

續漢口林東談

續漢口叢談卷一

晦堂居士偶

編書

往者有清乾嘉間。世值承平。漢上一隅。墨客流人。流連最盛。錫與鐵。翼際。拏舟後湖。文藻流風。照耀奕禩。居今眇思。嘵慕無已。比以避地。規來漢滄。適孝感徐君星槎。漢口小志。輯印已成。汎覽之餘。彌深感觸。方烏程范白舫為漢口叢譚時。並有歙人黃心齋相與往清來。翱翔壇坫。漢口漫志與之並作。休明鼓吹。雙管並鳴。茲風銷歇久矣。今叢談尙有存者。漫志則以未竣而佚。

按叢談中間有引漫志者 余嘗見心齋居士編刻之廣虞初新志。輒愛其漁獵富有。知其漫志。殆可比倫。侵尋放佚。不重為此邦惜乎。暑窗遣夏。筆為此書。其於星槎之書。倘亦范黃並時之唱和也乎。丙辰秋仲。羅田王葆心手稿。

近日有為上海小史者。其旨則專詳見今。因淞滬大埠。自來紀述良夥。

且雲間一郡。明季清初。此類紀鄉土里俗之書尤多。美備之餘。無庸廢述。漢口則記者寥寥。故於見今外述古舊尤詳。而牽連所及。尤不以商埠爲限。舉凡吾鄉舊典軼聞。就所繹知。皆予綜述。用詔後生。聊補缺佚。雖然。范君生盛世。意主發揮性情。我生值危亂。意在網羅放失。故范書愛文藻。此作重見聞。斯則與前此之說海市。見今之上海。有不相襲者。姑以達我胸中所欲言而已。惟一時僑居。據已見推測。疏舛之處。必不能免。尙望練習君子。進而教之。越月東裝將歸再記。

漢口鎮。自昔與河南朱仙鎮。江西景德鎮。廣東佛山鎮。爲天下四大鎮之一。方輿書中盛稱之。今則自上海外。無與比倫。他三鎮不可同年語矣。既居東南都會要次之班。若溯其遠源。討其沿革。詳其遷徙。亦復可有驚人者。姑舉此二千餘歲之遷變。略言之。

由兩漢而上。江漢大市場所在。余不得而知矣。其可考者。始於三國。三國

時。此地爲兵爭之劇要。夏口南北城名之移易。亦在是時。吾考三國吳志陸遜傳。知是時有石陽市。遜傳有云。孫權北征。遜與諸葛瑾攻襄陽。瑾督舟師上進。潛遣軍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將軍周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据此。稱石陽市盛。可見當日是地商場之况。按石陽。即東晉之漢陽。爲漢陽始置縣。在今黃陂地。然三國時便有是名。魏志稱黃初五年。孫權圍文聘於石陽。即此。然則石陽。今雖在黃陂。實則古漢陽地。其地既有城。又早見於三國時。是亦先有市鎮。而後有邑治。與今夏口同也。元和郡縣志稱。故城在縣西二十三里。黃陂縣志稱。在今縣北十五里。今名西城子。以圖考之。地去漢口甚近。於方位。在今鎮之東北。在季漢朝。地屬吳。魏二國邊境。今鎮有黃陂街之名。沿縣名名之。彼時之石陽市。亦沿石陽城鎮名名之也。今之黃陂街。雖不必由石陽孳乳而來。然當時軍用要地。莫如夏口。商用要地。則石

陽也。其時漢水入江故道。與今日有縱橫之殊。又聯湖瀦。納沱夏諸水。其地水勢廻環。故東晉又改名曲陽。宋爲曲陵。皆寫地勢與水勢盤曲。利於交通。故吳人在此用兵。必多具舟楫。卽平時商人舟楫。亦便利可知。宜乎當日市場必建於此也。蓋石陽市。與今武昌內隔以漢水瀟湘等湖。外又隔以大江。其勢與南岸之夏口。殆與今武漢相倚之勢同矣。典午南來以後。市場應在今夏口。大江南岸。武昌文昌門外。鮎魚套口一帶。按水經注云。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滢曰沱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軍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玩商舟所會一語。知商船所屯。傍岸必有極劇之市場。而水勢又瀦曲不流駛。可免風濤。利於繫纜維舟者。今套口水勢迴旋。內有湖。旁有洲渚。當是其遺。且是時鸚鵡洲猶在大江中。表裏皆便。據宋書沈攸之傳。及通鑑胡注。知當時有西渚。可泊兵。有南堂。可校射。是亦商地與兵地相維之證也。又括地志云。船官浦。東

對黃鵠山。讀史方輿紀要云。船官浦。在黃鵠東。自昔爲泊舟之所。有船官司之。因名。皆南北朝時。商埠之所在。小志已紀之。惟乾隆初。縣人吳邦治。有登漢口第一樓。獨望詩云。古市梁陳久。於今百萬家。其意殆指南岸而言。若指今漢口。則殊無据。因梁陳古市。斷不在今北岸之漢口也。然合下句觀之。似是指今埠而言。則詞人考證之疎也。至其地涌黃金貴之句。則暗用漢口上游之黃金口。而亦以喻漢塵之殷富也。人誰彩筆花句。或暗用隔江擱筆亭之太白故事也。皆以譏漢市富商。不知文字之可貴也。縣人張儒三。明府行簡。有漢陽縣識。稱唐宋市集。有南市。南市在鸚鵡洲。並云。陸放翁入蜀記。范石湖吳船錄。皆載之。但其證驗。尙不分明。今析言之。以唐人語證唐之市場。以宋人語證宋之市場。據盧綸晚次鄂州詩云。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征。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生潮。羅隱憶夏口詩云。漢陽城下多酒樓。据此。可知唐代漢口商埠之大概。惟

自梁以後。漸由船官浦鸚鵡洲之水市。迤而北渡江。抵漢陽之南岸。直今漢陽南門以上。而其時帆船之盛。如賈至秋興亭記云。閱吳蜀樓船之殷。鑿荆衡藪澤之大。及李白贈江夏韋太守詩。所謂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皆可證。至商船則多屬上游之蜀。與下游之吳。所以交通貨財也。卽其下抵揚州以觀。可知當時漢埠。實與揚州交易爲最劇。大略如今日漢口之與上海也。据此。並可知唐代商埠之內情矣。考唐自武德後。漢陽一縣。隸沔州。州郡分合不常。至後則隸歸吳王楊行密。至於南唐猶然。可見當時此地。與揚子江下游之關係。不第行商。與揚州相表裏也。

宋代漢口市集。則誠如張氏所云。陸范二氏之書詳矣。陸氏入蜀記。謂出漢陽門江濱城上。居民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幢幢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爲多。又謂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又謂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

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此即張所云宋集在南市也。明在漢陽門外不在洲上也。范氏吳船錄云。鸚鵡洲前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閭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荆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据此知南市之得名。蓋以其在鸚鵡洲之南。爾時大集在洲。洲乃四面環水者。其南則在武昌江岸。當今漢陽門。上直文昌門一帶也。按漢市。宋以前之大勢。六朝時在漢口一帶。其地外江內湖。四面環水。故業能盛。唐宋時在鸚鵡洲左右。其地亦四面環水。故更能盛。此歷代遷徙之由。亦遷徙後必能興盛之由也。近日有人建後湖開河環繞入江之議。亦仿此種舊市之式。略復成化前之舊也。張氏於此似未瞭然。陸氏之記。在乾道己丑。石湖所云。在淳熙丁酉。相去裁八年耳。蓋是時猶沿六朝唐人漢口舊市之餘波。厥後由南市迤北至鸚鵡洲。漸爲中央聚點。而當時隱然漸趨而達江北岸之勢已顯見。觀於胡寅南紀樓詩云。平時十萬戶。爲瓦白賈區。夜半車擊

穀。差鱗銜舳艫。則迤北之確證也。曰十萬戶。亦繁盛之驗也。南紀卽今之南門也。厥後斯洲以市密人稠。日以蝕削。兼之漢水入江之口。改而逼近。江流因之增高。斯洲遂沈淪。而南市乃天然移歸北岸矣。

元代商場亦趨重漢陽。余忠宣登太平寺詩云。賈客檣帆出漢陽是也。元初世祖行師。曾駐是邦。觀林元奉勅撰禹廟碑。可知當時視爲衝劇地。張氏漢陽縣識稱。元明南市。會於金沙洲。此專主南岸言之。不知北岸實亦漸與並雄。蓋歷朝商場。由江南趨江北之大勢然也。張氏之說。蓋本同治江夏縣志風俗商賈云。省城當七省衝。江夏附郭。水陸交通。百貨雲集。元暨明初。匯於金沙洲。崇禎間。鸚鵡洲沒於江。更匯於壇角。舟車絡繹。熙來攘往。號稱極盛。兵燹以來。開濠清野。市廛邱墟。此所述括取大勢而未甚分明。兵燹後殆指咸同時用兵言之。非清初之兵燹後也。匯於壇角。亦清初之事。非崇禎時便爾也。在明代未亂時。南岸不但金沙洲繁盛。据明一

統志稱。南城三里有南浦。一名新開港。商賈往來。皆於浦停泊。在江夏城郭之南故名。此亦南岸當日繁聚之一地也。

明代市場。由鸚鵡洲抵漢陽南紀門。漸漸下延。至東門。抵鐵關。爲崇信坊地。並設巡檢司。遂開今日漢口之上游一帶。明初南北岸猶連爲一陸。即古所謂沔口者。其水當亦甚微。當時漢口即漢陽。漢陽即漢口。但腹內有月湖橫隔之。隄外有玉帶河縱限之。而當時江陲無漢水界之。如今日之成爲兩截勢也。自成化間。漢水改道。直由魯山之麓入江。而崇信汎遂盡爲漢口南岸。仁義禮智四汎屬之。漢口北岸。而漢口遂兼据南北兩岸地。今人於渡襄河而南。輒云漢陽。非也。漢口之開場。初不以襄河口限之也。至明代市場景象可證者。如李夢陽漢江歌云。楚蜀帆檣風欲趁。吳國倫飲江漢樓作云。舳艫銜尾障晴川。張居正漢江望黃鶴樓詩云。賈客帆檣雲裏見。皆足想見當日商船之殷盛矣。故宋時商市之盛。由鸚鵡洲下至

漢陽南門。以次繁熾。至明則南門外猶如昔時。且其時地形與今略異。明漢陽縣志郡人王光裕曰。宏正間。南紀門外江中有洲。上多蘆荻。中有大河澆。

案此河今尙未涸。但已涸而兩岸都荒廢。

客舟蟻聚。兩岸貿易。居民相集爲市。民樂其利。此

可考。見漢市上起鸚鵡洲。延及南門之盛。至明尙未衰也。志又云。萬曆三十六年正月。自漢陽崇信坊火起。延燒東陽坊一帶。是年水漲。只存別山萬戶鱗集。是又可證由南門至東門以迄今之山頭街道。漸漸下延之迹矣。又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云。禹功磯之旁爲鐵門關。商舶雲集。闌闌外屏。是亦明代商市由西南而迤東北之證也。至闌闌之林立。其間可證者。郭文毅正域重修免溺堤記稱。漢口幾萬家。文毅萬曆時人。是明代以此時爲極盛也。故今日漢口之盛。肇於有明。而明代變遷之巨。在漢水入江之大改變。至其改變之迹。據明人堤防考云。漢水舊從黃金口入排砂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絲亦作郭師口。對

岸曰襄河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是舊日漢水入江。純成一種圓壁形。氣勢團聚。於沙水法宜。葵財。故能蔚然成大市集。與前代所占之市集異。地而同符。自成化初。漢水忽於排砂口下。郭絲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逕從此下。由魯山麓入江。而故道遂淪爲瀟湘湖。爲後湖。爲玉帶河。爲黃花地。今都歸淤塞矣。考黃金口。在平塘港上游。郭絲口。在黑山上游。今皆可覆按也。至當時變遷之速。有袁中道由草市至漢口舟中詩云。陵谷十年變。川原未可分。長湖百里水。中有楚王墳。可爲證矣。徐君爲小志時。余創爲合南北岸並志之說。襄漢郡城而收之。則古今並包之義。於斷限更明。意蓋本此也。

觀明末永明蒲度之給諫秉權碩邁園集中。有西游記。乃蒲氏赴湟中兵備任之日記也。可見是時武昌漢口之一斑。時崇禎四年辛未五月。度之自永明出洞庭入省會。記云。六月廿二日。入鄂州。假館武當宮之紫芝樓。

樓頭跨一聯云。塵世心隨明月靜。小樓人共白雲閒。廿三日。往謁藩臬諸君。皆例辭未晤。此行暑雨淋漓。投刺各署。又在在王者帝。闇者鬼。殊大不厭人意。惟是鄂城周遭幾廿餘里。長衢蜿蜒。曲巷逶迤。道上行人習習如蟻。余一蓋一輿。至輒不得進。每一闕之市。而百貨羅列。似遊五都。璠璣奪目。若入蜃樓。寶光燭斗。洵一大都會也。迄今滔滔江漢。尙餘大王之雄風焉。廿四日辰。勒八行。乞郵符於僉憲王公。力持不予。於是招二舟而西。廿五日。自黃鵠磯頭渡江。適南風怒生。纔一張帆。而鶴樓便如在天際。漢陽郡城。輒突入余眉睫矣。郡城之東爲漢口。鄖水出焉。兩岸居民。不啻若九牛一毛。而萬艦千艘。有如鞞者。如革履者。如箕如斗者。脚尾絡繹。彼岸幾里許。以岳之城陵磯方此。彼直小巫耳。時余舟逆流。排擠而上。儘費撐持。及到人烟欲斷處。而漢江江口夕陽斜矣。因小憩此。按此可見崇禎初年。武漢繁盛如此。皆嘉隆後百餘年生息所蓄也。不轉瞬而左良玉獻逆來。

盡皆墟矣。當日湘人共我同一省會。故摺紳必往謁臺司。武當宮在黃鶴樓之陰。余往年鄉試買卷。必至此。道衲養放生龜甚多。國變後十餘年。偉人造起義公園。取此類古跡皆平夷之。後人將不曉其在何所。豈第一武當宮也哉。抑吾觀江夏志稱明季武昌商市。祇金沙洲最盛。參以蒲氏說。知漢口但商船十分繁盛耳。

江夏志但及元明金沙洲之興。而未詳其廢於何時。余爲考之。則崇禎癸未。左兵獻賊。兩次刼洗。乃轉眼之滄桑也。魏賞延竹中記云。壬午冬十二月十六日。味爽。左將軍棄樊避。賊兵突至漢口鎮。鎮人不及逃。而郡城人素懼。已聞風空國矣。士甚強。馬甚壯。戟門甚尊嚴。鐘鼓帷帳。雖稍見奪於賊。猶甚懼也。而仇鎮人亦甚勇。於是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糞之。財其財。婦其婦。女而男。則築以刀鑊而逐之。越二日。監軍道皖城王揚基與大將軍舊迎之渡江。駐省城外金沙洲。洲人受其荼毒。與漢口同。二鎮故

並雄財貨。甲於全楚。不數日。蕩然焉。觀此知癸未春夏。漢口雄鎮與金沙。雄洲悉歸掃蕩矣。魏氏有叫天歌一篇。寫左兵虐民狀。未忍卒讀也。癸未浩劫。魏氏記中有討賊檄。諭賊官檄。聲其慘禍。但得大略。惟當時大冶余通守翼明。有崇禎十六年布告各寨討流賊張獻忠檄中一段。寫武漢慘狀。較詳於二檄。今錄之云。邇者惡跡彌猖。癡心不悔。徑攻漢郡。直抵江城。張榜諭以納降。嗟彼赤子無知。誤認綠林爲主。開科以造士。豈謂青衿有志。濫以黃賊爲君。敢竊天授之名。擅去崇禎之號。鑄西王之寶。豈異沐猴而冠。跪西王之階。何殊指犬而拜。呼祝於盤螭殿上。幾輩班頭媚獸。驚嘯晨燎。賦詩於黃鶴樓頭。何處惡舌羣鴟。爭鳴夕月。地留瘦狗之穢。洞庭之水。弗滌其羶。江泛殺人之膏。武昌之魚。不堪入食。嗟乎。愁氣擊而蔽日。可憐萬骨堆寒。虐焰飛而障天。莫訝百城火烈。此皆當時實狀也。蓋左兵劫後而賊徒又繼之。兩鎮之邱墟。可瞑目而得其狀矣。

清初市場尙沿明舊。乾隆初修一統志有云。漢口巡檢司在漢陽北。舊在漢水南岸。後改北岸。往來要道。居民填溢。商賈輻輳。爲楚中第一繁盛。明設巡檢司。本朝分仁義禮智兩司。移本府同知駐此。此可考北岸成積重之勢由來也。其通判一官。亦移駐漢口。旋於雍正二年移歸府城。同治中。復移漢口。居仁坊倚隄後街。光緒七年。又移西來庵廢址。舊禮智巡檢署。在循禮坊。雍正五年。添設仁義司於上路。改漢口巡檢爲禮智巡檢。十年。移府同知於鎮。就禮智巡檢署改同知署。此可見自雍正時市政繁劇。故設官因時而備也。至咸豐十一年。又移駐荊黃州府城之漢黃德道。駐此兼司稅務。可見道光後商場之劇。至移方面官以鎮之。自通商後。設江漢關監督於大智門坊。同治二年。建樞關於通濟門江濱。又於漢口南岸設子卡。則商場日拓。稅法日繁之驗也。光緒己亥五月。張文襄又奏割北鄉並漢口設夏口廳。改清軍同知爲撫民同知。而司獄官學官上及至聖廟。

隨之建設。於是始變商埠而爲邑治。甲辰以後。京漢火車通。又變東西澤國交通之勢爲南北陸地交通之勢。而有清一代漢市之愈推愈廣。日衍日奇。其大概視此矣。

同治漢陽縣志雜紀載唐裔潢風水論有云。漢口初亦蘆洲耳。明洪武間。未有人住。至天順間始有民人張添爵等祖父在此築基蓋屋。嘉靖四十年。漢口漸盛。蓋有小河水通商賈。可以泊船。故今爲天下名區。是說可爲漢市開始最確之紀載。余又見嘉靖中慈利人宋永嶽所著之亦復如是。載漢口開始建築。由日者遶得天干一氣。地支同流之吉日上樑。以後接聯起屋。相續不絕。此說亦可補唐說所未備。

亦復如是。署青城子不曉著者姓名。後見吳橋村慈利縣志人物傳。

稱永嶽字靜齋以增生官太平鎮巡檢世傳青城子亦復如是者永嶽書也是其證

但漢陽舊志及漢口小志都未徵引及

之耳。宋說見再續叢談卷二

漢口市廛始盛於明其火災之多而且巨亦肇於明方其列肆於崇信坊時。今北岸之仁義禮智四坊猶未立也。據明代漢陽府志便稱嘉靖三十九年大火其被火之詳不可考。要爲漢口火災第一始見於載籍者也。厥後凡火災之巨而略可考者具述如左。

一。萬歷丁未之火。清初漢陽府志云。萬歷三十六年。漢陽縣。正旦。自漢口崇信坊火起。

案此可見明代人於今之南岸昔稱崇信坊者卽謂之漢口不似今人以河爲界專區南岸謂之漢陽也。

延燒東陽坊一帶。

至蓮花堤轉入城。燬朝宗樓及門內人戶。是年水漲。從古未有。府治儀門外登舟。天水相連。止存別山。萬戶鱗集。山居民復疫癘。漢川縣西水建瓴而下。南水橫逆而上。兩者懷襄。不但田地盡沒。市鎮屋舍傾圮無數。流離餓殍以數萬計。災大浮於嘉靖三十九年也。府志又云。朝宗樓在郡治東。即朝宗門。嘉靖三十二年重建。萬歷初增修。丁未漢口大火。延至城外南。

門。此樓盡燼。知府舒體震重建。規制弘敞。江漢巨觀。按三十六年爲戊申。此云丁未。似誤。又云。

南紀門樓。明萬歷庚戌。知府舒體震修。据此。知此次火災。直由今山頭西上。至東門。以迄南門。其巨可想。復繼以巨浸。故至庚戌。凡四年。知府始克修復。是漢口火災之巨之一也。

一。嘉慶庚午之火。金谿李元復常談叢錄曰。漢口鎮。商賈居民湊雜。戶以十萬計。嘉慶十五年庚午春。大火延熾。殆數萬家。街市中截。彌望盡成焦土。然以貨物所集之區。不難重構。一月之內。室堵齊興。凡百販鬻。俱復其常。其時遍地皆小鼠。長不盈咫。或白晝游行。見人亦不甚畏避。雖以計取殺之。究多而不能除。顧未嘗見一壯大之鼠。兩三旬外。則小者盡長而大矣。此客於漢鎮者所親見。而詳述如此。當烈焰焚燎之時。即穴土數尺。不免灼爛。鼠之種類。宜無復遺。奚自而蕃于產育。縱或由他處走來。亦必有。大者。何以皆爲雛稚。又何以較平時而反增多。豈天之生物。既有此一類。

即不欲殄滅之。而故爲布種之歟。是則佛氏所謂四生中之化生也。初不必有種也。其事似怪。而要不足爲怪。試觀大旱涸澤枯燥。無殊於陸地。水族之生氣盡矣。乃經雨而魚蝦更繁。不同此一理乎。是巨災之又一也。按漢地多鼠。明季曾傳有啣尾渡江之異。似不足怪。癸丑之夏。討報社安。余於嘉賓樓。是晚俯樓下。瞰見庖福之側。巨鼠縱橫。覓食成陣。且皆大者。亦不避人。李氏所述。蓋有不足異者矣。

一道光末。隔岸新河之火。自來漢口泊船。以襄河口爲之歸墟。然淮南鹽商行鹽。雖在漢口。因鹽船絕稠而高大。則多泊於對岸之塘角。曰下新河。終清之世。舉如此也。余觀周自庵學士壽昌。思益堂詩鈔。有哀塘角行五古一章。則紀道光二十九年火災也。其詩敘述極詳備。可稱詩史。今輯其自注爲一篇。俾考漢口舊聞者。摭入焉。清道光二十九年乙酉歲。湖北武昌省城外之塘角。俗曰新河者。大火。新河者。因省城與漢口對岸江流經黃鵠磯。水奔駛。無泊船處。因於塘角開一河。水曲而回旋。用以艤舟。綿亘約數十里。尤以淮南鹽船。屯泊最廣。是時適有大編峨峨者四百二十艘。

互相牽繫。餘外又係艘六百餘隻。十九皆估客船。間亦雜有官舫。首尾聯絡。勢若蛇蟠。所以絕風濤。避寇賊也。歲十一月十九日。入夜。舟人醉飽者。勞役者。皆安寢矣。突有一大船中。鹽丁攤一鏡。吸鴉片膏。一火倏騰。漸延及什物船篷。以至於焚檣竿。俄而火燭長川。船人競起。理篙杙者。竄逸者。皆自夢魂中。迷駭昏亂。不知所之。而又千船固結。倉卒不可割分。上流火勢劇烈。炎炎若飛炮。下流風逆。卽解纜亦不得出。船塞江路。舟中兄弟夫妻兒女。皆忍死相覓。聲呼噪。漸至聽聞皆迷。但見風聲火聲。交互歛歛。人皆驚投如羊豕。自竄水火。有上躍如猿。躍起仍墮水火者。有逃入水。水沸致糜其肢體者。有一新婦。新產未裹裳褲。母子互跳擲。相抱焚死者。有一船迷對岸。將停而輪迴。風迫入火中。十口無一存者。是夜火發。燒及次日晨未止。浮脂羃江波。腥臭不可聞。災後無棺可殮骸。只以一席裹一尸。至數千百具。誠浩劫也。去汪容甫哀船之歲。又數十年。意者鹽商蠹國病民。

縱侈暴殄之惡。所必致者歟。是巨災之又一也。余嘗讀陶文毅奏議。及金眉生筆記。知嘉道時。漢口與揚州鹽商之

侈縱暴殄。與同時蘇州之銅商。廣東之洋商。及河

工之官員。其惡風至駭聽聞。宜乎有此浩劫也。

一。咸豐乙卯官軍粵寇之火。考江夏程維周廣文之楨。漂萍集。有哀漢口

一詩。乃述咸豐乙卯七月十八日。粵賊焚殺漢口事也。寫當日事甚詳。與

某君竹枝詞可以互見。真詩史也。詩云。楚客酩酊醉東魯。停杯擊筑歌漢

口。漢口西枕瀟湘湖。後湖一名瀟湘湖。東面長江開畫圖。漢水到此鎖鑰折。竹箭直

瀉彭蠡雪。天吳蹴浪生紫瀾。中有十萬新鬼血。五百年前樓上樓。漢上舊有此童謠。

荆南名鎮雄千秋。塵閑竦峙連雲起。畫戟朱扉艷羅綺。家家寶井埋青虹。

處處金溝闕流水。輶車橐駝飛輕煙。黃鸝湯子珊瑚鞭。錦帳沈沈鸚鵡舞。

紅牙黯黯巴渝弦。闌干三面臨春敞。面面花枝搖畫槳。平湖日煖東風顛。

戲局毬場誇勝賞。黑甜鄉裏游仙夢。大別山輕塵劫重。六朝金粉銷不得。

桃花滿地可憐色。流鶯何日不橫塘。紅豆何生不南國。卻月城頭夜吹角。
歌舞驚殘千院落。張燕突起黑煙來。黃鶴憑陵寇氛惡。保障何人駐上游。
油幢高擁襄河秋。坐使豺狼張巨吻。可憐民命輕於蚓。奪婦誰鳴委巷冤。
搜牢莫雪商人憤。白旗插江江水黑。義聲一舉呼殺賊。舳艫礮發黃頭郎。
紅巾烏散江南北。短衣快馬楊將軍。登岸拍手躍市民。市民願爲將軍死。
但請元帥濟師耳。已報青龍撼水犀。還須步騎搜餘子。斫案刀光指鐵門。
誓將滅此惟朝食。秦庭拚效包胥哭。臨淮拚嚙南八肉。乞師一騎聽行轅。
定挽長鞭及馬腹。幕燈照澈石榴墻。萬戶千門望大軍。竹臺寺遠迷煙樹。
中闢火光紅一路。殺氣奔騰喊震天。奔狼突豕風搏鷲。鄉團見賊不見兵。
連營戰鼓僵無聲。岑牟一片傾湖水。折戟千行委埃亭。頽墻射火光瞳瞳。
蚩尤毒霧排長空。羅刹突出夜叉繼。披髮袒裼歡元凶。屠剝縱橫矢亂發。
紅顏滿路慘倉卒。枉空熱血濺湘幫。無數弓鞋蹈白骨。衆賊手提觸髅面。

羔羊。鳧雁。開朝晏。青燐。嗚嗚。掩淚號。不見官軍來接戰。編戶。昔稱漢上豪。楚人痛絕悲陳陶。只今賊去焦土冷。猶看尸積青山高。江頭鐵牛爾可憐。委身白浪石磯前。睜睜眼對晴川樹。曾見紅樓燈火夜。繁華一霎荊棘涼。半礎無存斷瓦荒。野馬疑馳公子轡。落花如繡女兒箱。招魂昨日來江上。賣餅沽漿乞兒唱。烏鴉重覓伯牙臺。黑塞青林眼底開。我本黃鶴樓畔客。欲終此曲肝腸摧。楚江哀怨彈不盡。流入江南更可哀。此詩所述。蓋紀十年三月。武漢失陷。總督楊霽走襄陽。至七月。始經胡文忠督彭剛直等。自七月十五至二十五日。與賊大戰漢口。均用火攻。燬賊船賊營。而居民亦罹此劫也。是巨災之又一也。

一。宣統辛亥北軍之火。据中國革命日記稱。是年秋九月初九日。即重陽節。官軍於晚間。在漢口華界縱火。自張美之巷起。直上至五顯廟一帶。凡四晝夜。至十二日猶未息。外國所設堂院皆燬。而漢口中國大市。舉成焦

土矣。又金城湘漢百事云。吾國揚子江沿岸繁盛之區。漢口當首屈一指。民軍抵漢。盡力保護。居民安寧。詎自九月初九日夜。清軍進據華界。卽縱火焚燒。慘無人理。茲將被焚地址調查誌之。一河街上至大通巷河下止。一中街至安善堂止。一後街至馬路止。一下街至招商局止。一黃陂街後。僅帝王宮萬壽宮兩處尙存。餘盡被燒。一大智門一帶。至新馬路興業銀行旁止。統計華界房屋。燒去十成之九。漢鎮精華。至此殆盡。是巨災之一也。

漢口多火災。舊有二說。一康熙時。熊次侯祭酒伯龍。主人事爲說。其爲四官殿碑記曰。五行皆生人之資。獨火烈。民望而畏之。蓋有神焉。不可度思矣。苟祝融煽禍。而當事者漫不經心。吉凶同患之謂何。何燮理之爲也。楚介南服。火德居望。而漢鎮又適當五達之衢。黔廬赭壁。何時蔑有人共知其爲竹籬茅屋之所致。而終莫敢有建議毀易者。蓋凡民可與樂成。而難

與慮始。自非有實心任事之監司。主持其上。奉行惟謹之守令。勸勉於下。求其能任勞任怨也。憂憂難之。天佑南國。萃此吉人。我守憲程公衡。毅然下誅茅之禁。檄行郡縣。易以巒壁。維時太守楊公必達。邑侯侯公紹岐。實左右之。下逮縣尉李君。鎮司王君。亦駿奔恐後。旬月之內。向之黃茅白葦。一望而百堵皆興。苟非循良素著。何以得此於民哉。此言火災由於當日貧賸。隨意所結之茅店太多所致。而今日流民沿市沿江沿隄之棚戶。屯列如鱗。亦與此同。因豫防而先去此。以絕引火之物。用意在盡人事。與今之保安水龍會。用意正合。而消防之法則異者也。其說驗之今日租界。建築有方。而火災不作。其事益信。一康熙時。唐澤元明經齋潢。主風水爲說。其風水論。力詆黑山采石。能鑿傷山脈之言曰。漢城位居午方。漢口位居寅方。黑山則位居戌方。火庫三方弔照。以故丙丁火年。戊癸化火年。寅午戌火局年。漢口火災異常。亦鑿破火庫所致。其較著也。唐氏固教授漢皋。

者與王副貢翰並稱泮塾老師。此論旣出。郡人士據以公請。康熙五十二年。六十一年。雍正九年。三勒禁碑於黑石山外。有梅子山。臥虎山。龍壇山。鍋底山。仙女山。禹糧山。湯家山。石馬山。磨旗山。大別山。及大棺場前石山。皆附城龍脈所關。一併嚴禁掘山取石。後遂無敢犯者。咸豐兵燹後。官修漢口河岸。山民籍勢鑿取。遂經地方援請禁示。特具文耳。唐氏蓋以風水格局。指漢口爲平洋龍。宜坐空朝滿。魯山爲朝山。南岸爲近案。後坐空曠。正合其局。惟鑿黑山石能傷其氣。則盛不可保。兼傷火庫。易致火災也。其事雖屬方技家言。然存之。亦可使大聚中人。羣知任意好動作之多損。今人謀圖謀地方。亦無不坐此弊也。吾亦知今人必鄙斥此說爲迷信也。吾亦不與深辯也。吾因此。吾深思青城山隱者語陸放翁之言。今日潛災之法。則各段設立保

安會。鳩水龍以救濟。凡二十七所。又由水電公司設警鐘一具於水塔。以鐘報警於各會。皆事後補救善法也。

從前風水之說最盛時。士大夫無不孜孜此事。武昌鶴山之黃鶴樓。指爲長沙東望之水口。謂之龜蛇守門。自光緒初樓燬。湘中中興人物。從此凋零。而省運益日以落。此從湘鄂兩省之關係而言也。至吾鄂本省風水之說。則羣以黃州城外之青雲塔當之。方道光之季。沔陽陸立夫。漢陽葉崑臣兩太史。均在館閣。適青雲塔圯。鄉之術者走京師。言之朝士。均以修復此塔爲說。並謂此塔果復。鄂中當出封拜之人。時陸公負館閣重望。羣謂其入閣乃意中事。但頗不信五等封秩之說。然是時主修復者。在都士夫。以陸葉兩公主張最力。未幾茲塔重修告成。不數年陸公洊陟兩江總督。又無何而葉漢陽由司道升兩廣總督。以剿匪功。並力阻洋人入城。功授體仁閣大學士。錫封一等男爵。前此封拜之說。不驗於陸沔陽。反驗於後起之葉漢陽。葉公固世居漢口。今葉開泰藥室。其世業也。而術者風水之占。乃操如左券。不得不謂爲一奇也。惟當時倡修此塔時。江夏彭于蕃太

史頗不信其說。逮後陸文節與葉爵相均名位不終。所謂封拜者亦歸泡幻。太史嘗著之所為漁舟紀談中。此種事要未可以一時之見為論定也。若今之青雲塔乃咸同兵燹後重修。先君子曾與捐輸之役。塔額署曰全楚文峯。殆即關乎吾鄂風水之意也。

庚寅春黃州經古書院。曾以塔發題作賦。郡人士作者甚夥。余亦與焉。

漢口在明代本屯地。為漢陽十九屯之一。隸在城里。漢口為崇信坊。至明中葉。日積市場。因設漢口巡檢駐此。始漢口南北岸本聯為一陸。自成化初。漢水入江改道。遂歧為二。此崇信一坊在漢口南岸。自弘治後。遂建仁義禮智四坊。所占面積。則自今額公祠至艾家嘴。長十五里。於是此一屯中之居仁由義循禮大智四坊。天然自立於北岸。而坊司遂畫入南岸矣。今人於渡漢水而南。便目為漢陽。

不知固舊漢口崇信坊地也。

殆不然也。

凡巨川入江河。輒曰某口某口者均

兼兩岸而言。地理家稱口之義如此。

今之漢口。並南岸計之。占有在城里四坊之一外。並有棲鳳里地之邊際。棲鳳里度在漢城西郊關廂。亦以漢水入口改流。分爲南北。明清兩朝。茲里之在漢水南省歸典史汎。在漢水北分隸禮智汎。

崇信坊屬。民居比櫛。在昔均業估販商事。鳳棲里民。則多業農。惟地濱江漢湖滌。時有澇患。故居民必兼資城鎮肩貿。

仁義巡檢司。駐漢口鎮上路。所轄坊二。曰由義。曰居仁。附外五甲。皆商場也。其他並轄及禮智汎北迤而西。至距城六十里之豐樂里。著名村落凡六。其地勢低窪。與禮智汎之鳳棲里同。惟禮智汎多屯地。更名。賦額輕。麥秋豐稔。豐樂里皆農田。賦額重。恃秋稻爲生。嘗苦瘠。從前二司官缺。尤以仁義巡檢爲苦。與禮智司相遠甚。

禮智巡檢司。駐漢口鎮下路。所轄坊二。曰循禮。曰大智。亦皆市場也。其他兼轄及漢水北岸之鳳棲里。著名村落凡十四。其地南濱江漢。北倚湖澤。

地勢低陷。春收恃菜麥。秋收恃雜糧。以十年比較之。僅二三歲較稔也。惟兩司所共資之利。其居民皆以魚業爲大宗。

漢口市場下路。自咸豐十一年。五口九口十三口通商後。並逮甲午一役以來。租界拓地。漸推漸廣。時有交涉爭執。計英租界定於咸豐十一年。其人爲官文恭與英使巴夏里。德界定於光緒二十一年。其人爲張文襄。法俄界定於二十二年。英增界及日本界在二十四年。俄永租在二十五年。法展界在二十八年。日展界在三十二年。比界在三十二年。於是租界盡。復接以民廛。直至今洋火廠以東。猶透迤未已。自蘆漢鐵路開行後。廛居鱗次。則上自橋口。下延直至今。謹家磯矣。余於光緒二十年以前。每歲晚暑短。僦船東下。團風。往往夜泊。是磯。草廬茅店。三五零星而已。其時洋市。迄七八碼頭。便居人寥寥。今則三十里。幾比屋接連矣。

漢口版籍之數。舊新漢陽志。與府志不合。惟張氏漢陽縣識。稱光緒十四

年保甲冊。載漢口二萬六千六百八十五戶。十八萬九百又八口。而小志載晚清戶口。則仁義司所屬烟民萬四千八百八十九戶。四萬七千七百三十一名口。禮智司所屬煙民萬八千又二十戶。五萬一千六百四十九名口。以之較戊子冊減少丁口一倍。則後數爲不確矣。然民國四年警署所調考戶口。則戶數萬五千一百十七。男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五。女口二萬三千七百四十六。壯丁九千四百六十四。學童七千四百六十七。此或確實數也。至近日報紙及編譯各地理書。多統計曰八十萬人。或係合中外各種僑戶。流入往來四民等約計之歟。

補遺二則

庚午大火。梁恭辰勸戒五錄亦詳之云。嘉慶庚午四月二十日戌刻。四官殿左近之藥肆不戒於火。隨風蔓延。上至朱文公祠。其中大小橫街夾巷二三十處。前後上下圍將八九里。悉被其災。風勢不猛。而倏忽旋轉四方。

不定。黑焰迷天。火光五六處。相距或半里。或里許。亦不知其火從何處飛來。以致富戶並商賈。眷徒賄遷。相傳彼災者以萬戶計。無非奢淫之家。甚至轉移數處。仍不獲免者。廿二日侵晨始息。此漢口之異災也。時汪稼門尙書總督兩湖。聞報。急登黃鶴樓瞭望。徹夜。黎明即率兵弁飛楫渡江。止於後湖茶肆。指揮撲救。漢口素有奸民乘火掠物者。遂手書搶火者斬四。大字於粉牌。傳示上下。奸民斂迹。且反從撲救矣。次日辰刻。後湖黑烟亘漫中。露火光數處。屋牆崩裂。救撲喧呼。人聲與火聲拉雜間。茶市之後。平野一片。逃難者紛紜擾攘。鋪戶貨物。宅眷箱籠。堆儲幾徧。婦女老幼。各相坐守。忽見火然蘆蓆一幅。風捲入雲。自南而北。約半里之遙。竟墮於後湖。紙坊所移紙堆上。霎時飛焰燎原。勢不可遏。紙堆條成灰燼。且累及左右遷移之貨物者。吁。此殆欲倖逃而不得者。故旣遷而置於曠野。猶不免焚耳。

此則應列入本卷第十四頁嘉慶庚午之火一則後

又恭辰按。于蓮亭。又述道光戊戌六月十九日午刻漢陽江口失火。林少穆制府護撫張澥山方伯俱先登黃鶴樓。署臬楊至堂與余亦聞信趕往。見隔江火紅燭天。黑煙捲地而起。是時西北風大作。急命水龍前往撲救。至堂亦渡江。兩院與余目擊情形甚猛。無計可施。少穆澥山率余同禱於孚佑帝君前。少刻風竟止。羣見火焰下拂。似有自空中壓之者。頓熄。漢陽內街之得保無虞者。神之佑也。於此可見天人感應之理。按此乃梁敬叔述嘉道中漢口兩次火災情形也。其云于蓮亭所述。即于氏克襄鐵槎山房聞見錄中語。梁氏引之。于蓋道光中官湖北糧道也。此則應列入本卷第十頁道光末隔岸新河之火一則後

續漢口叢談卷一終

續漢口叢談卷二

晦堂居士偶編

明代吾楚江漢之隆運。莫盛於嘉靖一朝。其時漢濱鍾靈。山川望幸。漢口尙有轡輿之遺迹。如漫志所云。明世宗入承大統。警蹕漢皋。故有接駕嘴。送駕墩。迴龍寺諸名。漢口叢談稱。接駕嘴馬頭。俗訛爲薛家嘴。又有報駕巷。訛爲鮑家巷。送駕墩。訛爲宋家墩。接駕。今又訛爲集稜。漢陽縣識稱。迴龍寺。在大智坊。世宗臨幸。勅賜寺名。寺本官廟。咸豐兵興。後改造市坊。今故迹湮廢。不知所在。至若上游承天一郡。即安陸府爲世宗潛龍之地。而恭睿獻皇帝之分藩也。其改承天之由。据野獲編。嘉靖十年。歸州南邏口巡檢徐震。請於安陸州建立京師。上下部議。依龍興濠州爲鳳陽府故事。陸安陸州爲承天府。蓋賜名也。世宗由外藩而有天下。一時人士從龍入北都者。巍官崇秩。如孫榮。僖交。袁榮。襄宗。皋輩多有之。其漢繪楚風。頌揚興王。

之作。有勅撰承天大志一書。吾鄂名碩之與脩書者。黃岡王夢澤太史廷陳。京山王少泉太僕格。隨州顏淮漢刺史木。沔陽童內方侍講。皆其人也。余觀陸文節公所刊內方集。有答顧東橋一書。即論大志修書體例也。其議不主鋪張。而王太史因修志不肯諛頌。書成亦未進官。可見吾鄂當時人士志節伉直。不阿媚以求榮之雅尙。故當時逢君得位。卒歸永嘉一流。且其時不第承天大志萃當時名流也。而承天所屬諸縣之方志。皆出一時名宿。如鍾祥志荆門志。則出自孫司徒。時荆門隸承天府景陵即天志。則出自魯司成。潛江志。則出自初大參。沔陽志。則出自童侍講。時官司業。皆當時大志所本。惜大志一書之作。其始末但略見野獲編。其原書余終未之見。蓋初纂之書。既以不工迎合報罷。書遂不傳。其再修則出自閣臣。專志興邸。故朱氏湧幢小品。直目爲興邸志。非承天志也。余戊戌主鍾祥博通書院。諸生相隨訪問龍興舊迹。則碑刻頗多。而勅建之元祐宮。彼時構造尙有

存者。市間盤龍菜。猶王邸遺製。同治癸亥。江夏程維周廣文之楨。咏興獻陵詩有句云。藩宮一種盤龍菜。留與遺民話黍離。即指此也。興獻邸第。則夷爲平疇。僅存後宰門。考維周詩鈔自注云。試院即興獻王宮遺址。顧東橋名璘。上元人。今上江志作興都志二十四卷。當時以吏部侍郎領顯陵工事。進尙書。故主修志事也。

按沈景野獲編補遺。於此次修志。及廖鳴吾學士爲楚紀。均有微詞。實由未見內方之書。與夢澤事實也。謂楚紀

以求媚。亦不免過甚。廖氏於楚紀外。尙有聖皇南巡江漢賦。及瑞應頌。乃文人鋪張歌咏之常。清代幸魯盛典。南巡盛典。萬壽盛典。諸作。並同此風。明人好攻訐。遂指爲獻媚之事矣。

自古倖門不可開。明嘉靖初。張桂等以議禮粹貴。於是人士咸思染指此中。觀野獲編載嘉靖三年九月。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勳。上言獻皇帝當改葬北京天壽山。以會議不同而止。至嘉靖十年。光祿寺厨役王福。錦衣千戶陳昇。又祖隨全之說。力請上命會議。李時趙

璜極論其不可得寢。未幾而緣事監生詹啓。溫州武舉杜承美爲民兵馬周密。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仕僉事甯河。又劓前說。尙書汪鋐駁之。上不允。夏言乃力言之。上大悟。下旨。奏擾諸人本當拏究。姑宥之。再犯者必置重典。繼而湖廣壁山縣聽選官黃維臣等。又數奏遷陵寢。上廉知其妄。有希冀。命錦衣衛逮下獄治罪。於是遷陵一說。無復及之者矣。按此皆張桂等開倖門所啓也。求進諸人中。湖廣生員蕭時用。不知其爲何縣人。其事亦見陳眉公筆記。吾頗疑爲羅田蕭氏。其先蕭氏科名中人。有同中式舉人之蕭時賓。蕭時臣。疑時用或其族中昆弟行也。但他無可證耳。至聽選知縣黃惟臣。則確爲羅田黃氏。吾兒夔。強纂黃州府志訂補稿中。見其載有白明義道光汝州直隸州全志卷二職官表。明魯山縣職官表。明知縣黃維臣。湖廣羅田人。河南通志亦載之。然則惟臣乃以卸任魯山縣知縣。入都聽選。因而有人約其陳奏此事。故野獲編稱黃惟臣等。明其不止一人。

也。但誤書魯山爲壁山。若書作河南卸職魯山縣知縣湖廣黃惟臣。則得其實矣。惟維亦形近之訛。惟臣旣以此事下詔獄。則其後雖赦出。當更失其選官原資。亦趨風氣中之不幸者耳。

明嘉靖中。黃岡王稚欽。太史廷陳。早飲香名。以古文雄視江漢間。所箸夢澤集。道光中。麻城袁金溪。給諫爲武昌王孝鳳京卿序其集。刻於江漢書院。但摘刊非完本。吾於太史裔孫幼如孝廉處見鈔本。則多於袁刻。太史之文。力追峭勁與岸之境。自視極高。但不能出當時何李復古之外。然其天才宏放。固藝苑不廢之作也。頃在童太史承叙內方集中。見附刻有太史訪內方太史於漢口舟中。卽席投贈詩二首云。漢廣來非偶。人遐會亦奇。獨趨金馬去。整遣白鷗隨。泛舸疑牛渚。彈冠想鳳池。當鄰澤畔侶。顛顛不勝悲。每憶朝端舊。甯期漢上逢。舉杯酌鸚鵡。吹笛擁魚龍。天遠江俱盡。風迴渚自重。知君欲解纜。爲我且從容。此亦漢口一故事也。

內方先生集中有江漢歌十首。不專爲漢口作。然有一絕云。漢水東流吳楚中。陽翟賈兒呼北風。船頭帆擁浪花白。柁裏纜牽菱葉紅。似咏漢上商船之作。可見當時殷盛氣象。

孝感李西峯明府曾馥。六草軒文集六卷。星槎曾浼余序之。集中有浙江巡撫許公神道碑銘一首。卽爲雲夢許秋巖侍郎兆椿作也。稱公由刑部員外郎出守江蘇松江府。游擊楊天相。誣拏海商張茅等十七人爲盜。提鎮鋪張入奏。楊升擢參將。弁員皆遷。案下。制府轉檄公。訊得實。立平反之。讞成。七人得不死。調知江甯府。

按許知江甯府政績亦見同治上江兩縣名宦志。

按此書事不確。且變

易是非。据包安吳齊民四術書三案始末論曰。近世之言冤獄者。推柴大紀楊天相。大都謂大紀之禍起於與福文襄拉手。天相之禍起於提督陳大用。欲擅功單奏。不會總督蘇凌阿銜。予友寶山張孟和。故與大用天相

識爲予言蘇督部賄縱之洋盜八人。蔡牽實在其中。非僅後有二人在山東破案也已。然實係千總周兆熊所獲也。天相爲其營主。倚勢以白金三千奪之。是則行財冒功。天相故非無罪者也。据此知楊卽有罪。在冒功不在誣拏也。况蘇凌阿之爲此。乃受盜賄。及報復提督之單奏也乎。况所縱之海盜中。有元惡大憝。後爲害東南無窮者乎。觀鍾琦皇朝瑣屑錄所載尤信。按瑣屑錄云。乾隆五十五年。江浙洋盜甚猖獗。洪亮吉編修上成親王書。稱參將楊天相有功駢首。降盜某等漏網安居。皆由總督蘇凌阿貪贓斂法。至今人民言之痛心切齒。而洋盜則公然上岸。無所顧忌。皆此事所釀成也。寶山沈學淵桂留山房稿。有樓船行云。樓船將軍今楊僕。同人先笑後號哭。將軍執手擒賊渠。俘囚晨向軍門縛。軍門告捷捷若飛。水犀戰手衣錦衣。尙書寶帳宿醒醒。怒氣直上排天扉。自從去年節鉞至。海疆已報銷烽燧。奏上并無賊踪如何縛此狂奴來。將弁無乃不解事。襲趙文華之故事呼盜與

坐問盜因。盜言非盜皆良民。良民認盜罪無赦。大車濫濫徵將軍。將軍欲訴不得剖。三字風波莫須有。感憤同聲唱白鳩。淒涼空憶牽黃狗。紙錢百萬擁郊園。婦豎雲屯泣送君。獨有渠魁齊拍手。買香敬爲尙書焚。尙書餘怒猶未釋。千絲一網殷勤織。翠羽紅珊關內侯。風吹枷鎖巡城陌。參將陳大用以此案

牽連。枷號吳淞口。

將軍一去大樹傾。誰復入海鞭長鯨。偶談往事衆切齒。虞淵日落悲風生。君不見。議禮功臣不可奪。郭勳能庇李福達。又不見。海艘載寶不患貧。汪直能賄羅龍文。古來黑白類如此。今見武官不惜死。嗚乎奈何獨有武官不惜死。

案此詩即指楊天相。其云紙錢百萬者。天相就戮吳淞。觀者萬人。皆持紙錢也。稱軍門者或以參將加虛銜耳。

此所述尤

詳。惟軍門及陳大用。鍾乃誤以爲虛銜。又沈詩注及鍾錄。均誤作參將。皆當以包說正之。惟包李兩家。一云八人。一云十七人。略異。李氏集中。叙事文最佳。此處宜爲糾正。并宜改其銘中冤禽不鳴一語也。李殆據許氏子

孫所言而未核者歟。

漢口在成化前。既無南北岸之分。則今之漢口與漢陽。一而二。二而一也。吾以爲漢陽園亭池館之盛。在明季清初。點綴殊勝。後來當時承平雅尚。不似今人。但競侈於車馬服食也。光緒癸卯春。余授學於漢陽中學。前後堂。後堂即鳳山書院改建。休暇之日。涉目山麓小園。斷碑餘礎。猶臥荒畦。則縣人江西崖副憲繁之刻石也。副憲於康熙中。歿歷中外。告歸。居梅崖旁。爲樓於梅崖上。卽吸江亭遺址。題曰御書樓。勒聖祖所書勸農詔於石。下有覽輝堂。鳳山九蓮池諸勝。又闢一園於魯山之麓。砌石嵌空。聳秀靈巧。號靈芝峯。今猶在善堂中。先是宋氏購園於江氏。得之物歸宋園。事在乾隆初。至道光初。同善堂購園址於宋。因以有之。相傳來自吳門。李笠翁物也。張儒三孝廉有記書其事。光緒十四年。西崖之裔。言於知縣鍾桐山。卽捐梅崖爲鳳山書院基。課人士以經古。余堯衢太守改爲學堂。於門外。

鑿一井曰鳳池。鐫石志之。故其講堂仍沿覽輝堂名也。今又改爲漢陽高等小學校。

在西崖前。於明季擅園林之勝者。有漢南王氏。曰王章甫。郡丞。工詩。嘗構水明樓於鳳山脊。袁中郎宏道有詩咏之。又有元日坐水明樓二首。清代雍乾後。爲段寒香之寶笏堂。段爲黃梅喻宮聲鍾之外王父。沒後。喻石農曾詣其館。王氏當時復闢葵園於城西關外二里。招致雅流。如袁公安。麻城邱長孺輩。觴咏其中。公安昆季。道武陽時主其家。公安有漢陽過王章甫葵園和二仲韻詩。園中亦有奇石。縐透殊倫。題曰翠微峯。峯旁有井。號翠微井。與今湘人王益吾祭酒葵園。姓與園名均同。亦一奇也。故址今爲歸元寺。順治十五年。雲川高僧白光明主峰峴兄弟游楚。即募得園址爲寺。漢陽縣識不詳。爲順治何年。至光緒十五年。上人恩普。復募於宋壽丞軍門。劉斌廷觀察等入都。乞得全藏經一千一百二十七卷。建閣貯之。而乞羅田編修

周伯敬先生錫恩爲之記。又募建五百羅漢。堂前有放生池。養龜無數。游人多以餌投入。觀其競食爲樂。辛亥北軍破漢陽。以軍儲屯積地。寺半摧損。今猶未復舊觀也。

西崖副憲之父。九同廉訪。熊文端公爲志其墓。次子爲魚依郎中藻。康熙中。魚依官京師時。於宣武城西南黑窰廠。建陶然亭。名與清代相始終。至今猶在。蓋京城從前游讌勝地絕少。是地地勢低窪。荻蘆沒徑。北眺西山諸勝。可納諸几席。時魚依爲工部郎中。督南窰廠。日詣驗工。因就近廠之慈悲寺。依阜構此亭。取香山一醉一陶然之句。以顏之。自後南北名流。尋儔選勝。座無虛日。名在馮益都相國萬柳堂之上。題咏徧名家詩文集中。而相沿二百餘年。今猶未衰也。羣呼爲江亭。志作者之姓也。宣統中。南北後生。多由外洋入官。不樂老成人。未習先輩舊事。多不解江亭之義。余時在都。見某少年爲記。謬以櫛肖江景釋之。今恐益無知者。蓋吾國自改革

後。無一事不被橫風吹斷。此其小焉者也。蒲蘄吳東珊吏部。曾爲寺僧書碑。聲說其事。但碑文尙非至者。不足以發其幽勝也。又都中省府州縣會館如林。惟漢陽會館。在崇文門外。東草廠八條胡同者。大門外有石礎雙峙。立旗杆二。與他館異。都人因有旗杆會館之目。舊傳吳文僖相國入閣時。奉勅建立門榜。雖署漢陽。實則與漢川人共之。以清初漢郡轄屬祇此也。

漢陽南紀門內。舊曰試院。卽縣人熊鍾陵學士故宅也。其孫祖旆。於雍正三年。輪作此院。知縣閻鈞建之。人士不忘所自。又以學士本詩古文名家。及制藝大家。爲立學士祠於院東。額曰流萬堂。從前學使案臨。必詣祀之。余於光緒己亥。爲余堯衢太守校府試卷。與趙伯葳甘藥樵。儻此月餘。賡倡甚夥。

熊學士尙有讀書處。在尉武山。山有普陀寺。學士力學於此。座右古壁積

唾處。每陰雨外暈如血痕隱起。咸豐中燬于燹。旋脩復之。世傳學士讀書

西山。靜坐一月。恍然有悟。爾後文思沛然。

讀書作文譜。讀書樂趣。均載此事。

殆即是歟。

光緒中葉。長沙余堯衢廉訪肇康。守漢陽三四次。惠政時舉。雅崇文事。旣脩復吳漢昌太守魯肅墓於西關外。復於鸚鵡洲。漢處士禰衡墓。封樹一新。鐫志石幾滿。縣人曹仲惺明經生謙手筆也。旋梁節庵廉訪鼎芬興學武昌。又於禰墓側立正平小學堂一所。時權奸徧布其黨。在朝堂行省。梁曾棄官力彈之。復爲此。以寓撻鼓罵之之意也。學堂今猶存。憶丁未冬。余以脩通禮徵入都。梁公餞之臬廨二十七柳亭。酒酣。出所爲擊元惡疏。徧示座客。中有某閱兵彰德。龍旗前導。居然王者之儀等語。又請另籌巨賂。以壽慶王。禁其納賄之語。當時諸人誦之。但欽其直節耳。孰知今日乃親見疏中所云也哉。

葉東卿郎中志說。世居漢上。其先本溧水人。以析產有業在漢口。遂籍茲

土。自其父雲素給諫以來。便富圖史。校注羣書甚多。東卿翁生有殊秉。又游翁蘇齋學士劉文清相國之門。於金石印人碑版之屬。充牣流溢。故平安館古器書畫。照耀一時。逮崑臣爵相。殉身海疆。飛謗騰語。多出想外。致潤臣侍讀。及爵相子部郎名恩頤者。皆以憂憤卒。東卿封翁猶在堂也。金石家晚歲酷遇。莫過此者矣。侍讀爲吾黃簡學齋門壻。在都時。購宅虎坊橋西第一大門。卽今湖廣館也。橋西雜記成書此中。未幾鬻爲兩湖公產。余僑漢南。嘗晤修撰曾孫畏齋孝廉。爲述當日平安館金石圖書散落之由。殊可惜也。孝廉之祖小舫學士官都下時。侍讀改官觀察。出都赴浙。以保有藏書相託屬。學士於取與素不苟。於葉氏一物無所取。迨後相國爵夫人入都。盡舉所藏。售之廠買。其值甚廉。平安館三世之收藏。一時俱盡。學士每語人。太息不已。然漢口宅中。猶多珍品。則已於咸豐中。粵寇踞漢市。亦狼籍無餘。畏齋告予。當時長巷闊宅中。雨餘用以填街道泥滓者。名

書畫舊本書塞途。平安館朱記猶爛然也。張儒三孝廉亦云。咸豐壬子。賊入漢陽城。劈門入。取藏書斬刈踏之。賊蓋以爲妖書也。故仇視是物。此與辛亥秋。武昌兩湖存古各學堂圖書。爲軍人摧殘之事同。蓋秦灰之所無。亦今人所創最新之法也。

光緒末。漢市中以書名者。有黃陂馮葆民家。瀨體仿石庵。甚腹潤。聞其家小兒女皆解臨池。有七齡童子馮鏡。九齡女子馮鑄。勝署在市中。字仿北派。考叢談載大觀音閣門。覺悟羣生四大字。瘦勁有力。爲雍正乙卯九齡童子曾珩書。珩字一舉。早慧。逾冠短折。以諸生終。漢陽縣識亦載大別山南。有大石刻狀元石三字。亦署童子曾珩書也。

武漢圃中。有一種芸臺菜。俗呼紅油菜。紫幹亭亭。莖肥葉嫩。入冬登盤。清腴可匹黃芽菘菜。種宜肥壤。秋植冬擷。光緒初。合肥李勤恪瀚章督湖廣。酷嗜此品。覓種植於其鄉。則遠不及。或曰。土性有宜。勤恪乃抉洪山土。船

載以歸。於是楚人謠曰。制軍刮湖北地皮去也。亦可哂矣。

益陽胡文忠公。撫鄂數十年。軍興億萬。百廢俱興。吏治尤茂。其察吏之精。有草鞋委員之目。治軍萬苦。在黃州積勞成疾。世人猶傳血壁之名。澤被閭閻。猶在改漕折一事。當時州縣人士。多立碑爲文頌之。其門士汪梅村。孝廉士鐸。在鄂幕中。曾輯採文忠在武昌數年政績。公牘稿本。編爲胡文忠公撫鄂記二十四卷。其書因文忠於歷年不任職之員。多所參劾。其人及子姓。多貴顯者。恐行世觸忌。寫定後。僅存鈔本。不以示人。同治二年。桐城蕭敬孚。曾致書梅村。以錄副請。先生秘之。光緒十五年。先生年近九旬。時文忠門人張文襄公撫山西。是書乃歸之。及蒞鄂督任。書隨之而來。汪穰卿舍人在文襄幕。曾見之。今不知何在矣。

俞石農明經文瑩曰。陸飛。字筱猷。錢塘人。乾隆乙酉鄉試第一。初客漢口。與孝感胡牧亭紹鼎。漢陽彭棟塘湘懷。上元葉松亭廷芳諸君子友善。詩

筆雄放。畫作亦極蒼勁。予來漢上。於葉雲素處得觀之。卽荷風竹露圖。並山水圖。予竊爲題長句。時三君子已委化。惜風流之不再見也。考田詩話下同

明經又曰。予昔在漢上。與愚谷雲素往返論詩。一日以坡集屬予甲乙之。余謬加丹黃。不覺渣滓去而清光大來。無復才多之累。雲素曰。此坡公眞面目也。爲誦遺山詩云。蘇公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又云。彭丈湘懷。字念堂。一字棟堂。亦漢陽人。事母至孝。詩清和潤澤。古文亦有家法。漢陽詩人。自王孟穀讖後。無有與之齊軌者。與予諸世父多有酬贈唱和之作。刻有詩古文集若干卷。無子。板漸佚。余從雲素借鈔後。畢秋帆尙書總督湖廣。延杭州章實庵誠。修湖北通志。予以所鈔送志局。會軍興不暇爲。而實庵愛其古文。亦遂携是集歸浙中。他日當更向雲素鈔之。今案章名學誠。會稽人。此云誠。又云杭州。疑有脫字及誤記也。實齋作實庵。亦不合。

又云。閔貞。號正齋。廣濟人。僑寓漢口。晚游都中。寫人物花草。寥寥數筆。栩栩欲活。尤工寫真。吳侍郎省欽。題貞牛飲鍾馗圖注。貞父母早亡。求遺挂不得。心想手摹。落紙惟肖。遂以白描名於時。朱竹筠題閔氏墓碣云。貞爲小幅饋食之圖。坐父母於案。貞躬進食。朝夕荐食如平生。曹御史錫寶。題其奉饌圖記云。今來日下。王公貴人。爭得其片帑尺幀。以爲幸等語。余嘗聞某邸甚愛其畫。時班禪額爾尼來朝。緣出痘示寂。某邸命繪其像。時謂活佛死矣。經貞畫。死佛又活。性簡僻。酒酣輿至。抽毫欲飛。否則雖百金不能得其一幅。人呼爲馱子。好狹邪之游。嘗圖其生平所閱。各爲一照。裝褫一冊。統曰百美圖。求畫者亦多於伎席得之。在京邸。歲除。百逋俱發。卻伏案揮灑曰。汝等毋太急。我正爲汝輩要緊也。衆大笑。余作閔馱子歌。按漢陽縣

識。人物載與此略同。不知其爲廣濟人也。惟其人亦稱閔孝子。其貌父母像。乃見翁媪叩門而得其真。後供奉內廷。爲金司空所荐。當時如意館畫班禪。無一人能肖者。獨得白金文綺之賜。

有弟子周逢盛亦得其似以傳神名漢陽縣識舉金司空而缺其名今補之

又曰萍鄉劉金門侍郎鳳誥詩才雄贍未第時游鄂與雲素善爲題借書舫圖已而余來漢上雲素寓令余繼作金門見余詩夢捉醉影二語詢所去雲素笑曰蘇文生啖菜羹雲素爲余言如此余固未面金門後已酉萬壽恩科以公車道梅過余廬兼探雲素消息余適他出歸走晤於旅次已二鼓余曰試期迫奈何曰吾券健騾倍程可至飯已遂拍鞍行即以是科第三人及第

又曰周蓮塘兆基吳江人自幼隨其尊人客於江夏以江夏籍入庠己亥膺鄉舉甲辰成進士改庶吉士乞假旋楚與余聚晤於漢陽府廨者月餘嗣余造訪留酌黃岡李小松鈞簡在焉縱談酣飲不覺漏下三更城門闔矣乃蚤緣啓鑰渡江酌酹無所知但覺飄飄有凌雲之意口占一詩把袂浮邱子趨會清虛宮云云後小松卽以丙午科領解己酉入翰林今兩公

俱官侍郎。蓮塘今升工部尙書。

竹枝以寫土風。本樂府之遺。後之爲者。多失本意。以致俚滑不雅。則打油釘鏹矣。漢口一市。從前爲者頗多。道光中。程耕雲明經。兼有六首。黃心庵承增。有柳枝二首。徐鶴庭秀才志。有三十首。而以餘姚葉鼎三調元爲之最多。按明經工詩文。以所作覃懷公所豫成園記駢文一首。爲劉松嵐觀察大觀所推服。觀察嘗厲園中。錄其文。去語人曰。此行得程君作。不負楚游矣。今石刻在藥王廟東廂別墅中。秀才與兄潛溪明經。聰並稱。二徐有肖情集。近年報社中。亦多賦竹枝者。小志多收入。光緒中葉。余讀書菱湖。見坊間有漢口竹枝詞之刻。則全紀咸豐中。赭寇焚掠漢口之事。注中詳述亂狀極慘。至有室女走市中。任指一男子爲己丈夫。以避賊者。今小志所收。未及此種。蓋久不可得矣。

丁氏湖北詩徵傳略中。載諸家漢口竹枝。及月湖後湖竹枝諸詩甚多。尙不止如此。則所舉也。

漢上外籍僑商。一再傳後。以文學科顯者頗多。其始自吳文僖相國正治。

首由其曾祖父文仲。於明萬曆中。依外家賈漢口。隸籍。同時熊鍾陵學士。亦以曾祖父珙爲明楚府王官。由進賢徙漢。至葉崑臣爵相。爲其後勁。他如成都知府項太守誠。祀四川名宦。原籍歙縣。以父商於漢著籍。丁萃原戶部鹿鳴。由進士官主事。原籍上虞。以其祖父仁靜。商於漢著籍。邱南屏少司寇樹棠。由進士官曹。歷官中外。原籍上杭。以其父高知縣。炎。傲漢著籍。袁筍。陔。少宗伯。希祖。由詞垣陟卿貳。原籍上虞。以其封翁賃居漢口著籍。吳少伯。訓導長庚。殉節武昌。原籍歙縣。以翁業。齏漢岸著籍。汪綱庵。從九傳懿。有駢體南鍼行世。殉節漢陽。原籍吳縣。以其祖父蘭。官仁義司巡檢著籍。洪琴。西都轉汝奎。原籍涇縣。以其父錫錄。賈漢著籍。他如孫太守謀。其祖廷士。由休甯家漢。友人余太守長春。亦由白下緞商家漢。其以文苑名者。爲吳秋谷仕潮。有滌器軒文。野餘閣詩。及五家詩選。由其父其盜。由歙籍漢。又夏芳原之勳。有煙鬢閣詩。及載酒園詩話。律韻辨二種。其祖

父永。由江西籍漢。畫家閔孝子貞。由廣濟籍漢。皆是也。科第最盛者。則莫如進士孫鳴九。舍人皋一家。其先由休寧遷漢。弟章以舉人至江右道。早以貢生官汾州知府。舍人子蘭芬。以貢生官至山東布政使。蘭苾以舉人至廣西按察使。汾州子先祀。以官貢潁州知府。從子蘭茂。以貢官開封知府。苾長子紹基。以舉人官山東道御史。次崇實。次元愷。均舉人。崇實子漢。以庶常改主事。升郎中。

熊明府天楷。以進士官知縣。由南豐遷漢。又遷移黃陵磯。

諸家大抵以商至漢。每每

一傳而即顯。次亦祇再傳也。然則此邦最宜僑民可知矣。

乾嘉以來。漢口畫家。魯震人物。李序。韓花鳥。蔡植山水。有漢上三絕之目。程之楨。維周詩鈔。履棘吟自序。咸豐庚申。洋艘橫駛於漢口。是洋船於是年始至漢也。

漢南東門外。有鐵門關。明一統志云。吳魏相持。用兵沔口。設關於此。推官楊樞題聯云。漢門日抱龍鼉出。大別天開虎豹關。上有關帝廟。縣人李漢

滋。題有天地正氣四字。漢滋。洪口人。雍正中貢生。工書。吾讀內方集。有登大別度鐵門詩云。大別小別俱名山。巖斷迴瀾不可攀。雲擁關門排虎豹。風來寺閣響潺湲。盤渦汨汨江豚鬥。絕壁冥冥石蘚斑。萬里長安川路迥。且將迎望破愁顏。按天地正氣四字。今尙署於門額。但其字不甚工。必近人擬作也。

余嘗遊天門。聞其土人有天不開眼之謠。詢之曰。天門於科名有狀元。有探花。獨缺榜眼。爲此發也。惟天門科名。以蔣氏最盛。三世而魏科有其二。蔣笙陔殿撰立鏞。與京山易蓮舫觀察鏡清。友最善。殿撰官陟卿貳。爲京朝官三世。汽數十年。而家苦貧。其父丹林祭酒。沒於道光庚子。越年辛丑。殿撰歸家葬親。病中力疾南下。甫抵漢口。病危。遂沒於漢皋旅邸。父子相去一年耳。蔣氏乃大衰。蓮芳曾爲文於漢上哭之。今補堂法部。即其裔也。殿撰有詩曰香案集。

吾里編脩周是園先生錫恩。天產逸才。尤饒幹濟。張文襄公嘗許爲經濟才。文襄老眼。有知人鑒。嘗品藻其門人。謂合肥蒯理鄉檢討光典。聆其言論。確是學問家。而謂觀先生之氣象。則爲經濟家。人才各有所範。不可強也。先生古近體詩。清雄博厚。卓然名家。文襄於光緒中葉序其詩。謂近二十年來。江漢人才極盛。然未有先於伯晉者也。其推挹可謂至矣。先生未遇時。讀書菱湖。多得其中表。蕭君之仗助。及光緒戊子。先生以翰林典試陝西闈。後假歸。省親羅田。抵漢口。則其人死矣。集中有泊漢口打扣巷。哭蕭培園才蔭表兄二首云。汗血騏驎。駭駕心。長途一蹶。禍侵尋。門留趙勝三千客。手散朱家十萬金。游俠何人爲子傳。交情無我與君深。悲來不待山陽笛。狹巷重經。淚滿襟。翻覆儒交。互謗傷。痛君古誼。出於商。忍看華屋更新主。慘聽輜車寄異鄉。漢曲題襟成舊夢。琴臺泛榷賸斜陽。獨揩淚眼空江望。貧賤交情百事傷。案此二詩。宛似老杜贈別鄭廣文之作。非至情

激發者不能道。文襄謂先生之詩。妙在詞不沒理。與爲友。必緩急可倚。誠知言也。

大別所在。聚訟紛紛。余嘗剖別言之。則在六朝以前。多主在安豐。卽今羅田麻城

英山潛山霍山霍邱六安一帶唐以後。多主在江夏。卽今武漢其在說經家主古義者。多主班固

鄭康成說。斷在安豐。其在歷史地理家主今義者。多主杜預說。斷在江夏。此大都也。近代諸儒。如王氏鳴盛。焦氏循。洪氏亮吉。孫氏星衍。汪氏士鐸。成氏蓉鏡。楊氏守敬。姚氏晋圻。則力申班鄭義。而遵鄴道元水經注之旨。他如胡氏渭。蔣氏廷錫。江氏永。李氏惇。邵氏晉涵。羅氏汝懷。易氏木煊。則力申杜義。而崇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之言。此兩義之流別也。學者考古。欲研求此地之沿革異同。須分別此兩義觀之。鄙意則主古義。不取唐以後之說。

辛卯春。余初至武昌。僦宅爲哲興莊。背山構室。編文敎廠。其宅由來頗久。

道光中。程維周廣文有哲興莊看菊詩。今人多詭爲哲賢莊。吾鄂近世循吏最著者。無過黃安劉觀察秉琳。鄉人稱崑甫先生是也。光緒九年九月。北洋大臣李文忠奏片稱。原任天津河間兵備道。潔已愛民。政平訟理。丙子亢旱。活民無算。創備濟社。廣仁堂。實力奉行。與原任天津知縣王炳燮。講求理學。文教聿興。二員皆閩閩愛戴經。天津紳士李吏部世珍等。聯名呈請。附祀前督臣曾國藩等祠。地方春秋致祭。奉旨允准。此與近年興國馮刺史德材。因廣西政績。請入國史循良傳者。同一美事也。裕莊毅泰。於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升楚督。次年兼撫篆。以二十年楚省被水較重。本年春雨又多。江湖併漲。下游各省。亦水勢壯旺。於是瀕江漢各屬多淹沒。流民四出。裕督禁止截留。即漢口設廠收養。秋冬間。全活十餘萬人。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江夏有青蓮教匪。搜獲於省城烏魚池。江夏志已書

其事。比見裕莊毅年譜稱。時匪徒陳依精等。捏造邪言。供奉無生老母。歛錢惑衆。經裕督委員訪拏。審明。奏請將陳依精等分別正法。發遣枷杖有差。

道光二十年後。湖北以襟帶江湖。全恃隄垸保障。如荊州之萬城大隄。襄陽之老龍石堤等工。尤要。然自二十年至廿八九年。水患頻仍。歲歲衝決。逐年需款修築。其時裕泰官楚督者十年。爲民事之章數十上。皆荷發帑修理。亦爾日留心民瘼之賢大吏也。自二十九年九月始。籌捐收養江漢等處被水棚民。棚民者。皆江漢上游災民。流入武漢。以蘆棚棲止。沿江漢兩岸者。爾後習爲常舉。每秋冬後。棚民固不充塞省會漢市矣。但其在總督任。於二十四年七月。督署失慎一次。又於廿九年三月。又失慎一次。何以如此失察。想見當日官府恬嬉多而儆惕少之風氣矣。

心懺子續聞見錄云。道光季年。荆江泛漲。隣縣俱漂沒。流民逃至郡城者。

絡繹不絕。官長議捐廉發賑。知某紳素秉公有才幹。以其事商之。某曰。易聚難散。官然其說。事遂寢。越數年。某臨終。乃連聲大呼曰。易聚散難。遂沒。按此即荊州府事。其時因省城有賑粥之舉。故支郡官仿之。所云某紳者。尼其事。心懺子所謂一言而戕千百命者是也。

嘉慶中。鮑覺生侍郎督學吾鄂。提倡風雅。多可述者。方子巖蕉軒隨錄云。歛鮑雙五先生督學湖北。按試安陸。時府縣學校官十人。鍾祥縣教諭蔡理元。蘄州舉人。年七十六。潛江縣教諭徐洲。興國舉人。年七十三。安陸府教授潘恆月。興國舉人。年七十三。天門縣訓導胡學洙。鄖西歲貢。年七十。潛江縣訓導蕭協中。嘉魚歲貢。年六十八。天門縣教諭李如筠。江夏舉人。年六十七。京山縣訓導邱齊益。武昌優貢。年六十五。京山縣教諭柯光樹。大冶舉人。年六十二。安陸府訓導楊萬炳。松滋歲貢。年九十一。惟鍾祥縣訓導蕭煥。竹谿廩貢。年四十四。爲最少。自楊君以上九人。合六百四十三。

歲連閏扣去虛日。共閱甲子三千九百一十有贏。先生有郢中九老歌。亦嘉話也。按此吾鄉冷官中一段舊話也。

郝允登公餘筆記云。明熊元乘名桴。未遇時。常讀書西山寺。夜有虎當戶立。公叱曰。熊某當爲忠孝死。安能充汝腹耶。虎垂首去。後官副都御史。以死勤事。邑人爲建叱虎亭。觀熊公叱虎時語。已足奪彼之氣。否則惟有驚懼卻去耳。此非善養氣者不能。

舵桿洲者。在洞庭西湖之中。去湖之四岸自百餘里至二百餘里不等。在岳州府城百餘里。舟行至此。如遇風濤陡作。無地停泊。傾覆無從拯救。曾有人議於此建石台。以煩費未果行。雍正九年正月。世廟特降旨於營田水利捐納項內平餘銀。撥二十萬。建石台。爲舟楫避風之所。台周圍二百五十七丈二尺。共用十六萬七千餘金。餘作歲修之用。至乾隆九年。總督阿爾賽奏石台不便泊舟。停其歲修。銀撥他用。自後日漸毀圯。道光二十

年楚督周天爵。因沔陽新堤坍塌。奏請改滾水石壩。擬拆舵桿洲台基石條應用。時裕泰爲湖南巡撫。以督咨沔陽新堤坍塌。龍王廟閘。甚不得力。飭改作滾水石壩。而巴陵屬之舵港洲。有廢廟。在湖灘。曠無居人。後因藏盜折毀。賸有基址十數畝。多長大石條。去新堤復不遠。因奏請運回新堤。爲修滾水壩之用。裕泰卽令岳州府耿自檢。巴陵縣呂裕安詳藩司王藻。謂舵港乃舵桿之誤。每水漲時。幸有台基土壩。行舟藉以收口灣泊。如拆卸。則巨浪無所抵禦。洲地土壩。勢必隨浪坍塌。舟行遇風。無從趨避。即洞庭湖巡船救生船。亦無處停泊。裕泰卽據以入告作罷。此事乃兵災前。鄂湘兩省交涉之一公案。余於裕莊毅年譜中見之。特書以備舊聞。

武昌省城。自丙寅圍城之役。居民飽受荼苦。解圍後。而拆城之議起。皆以不拆城。城內卽不開市相要。於是首夷去漢陽門城。余以戊辰冬至武昌。則無復舊闔。自冬迄次年春。則馬路平治。與漢市無異。並舊藩司署改作

省政府。而氣象迥殊矣。惟是城建自前代。周圍一十九里有奇。其西南北三面。偪近大江。近世自道光三十九年夏秋盛漲時。水勢汪洋。未沒者不及三版。風浪掀激。危險萬分。時裕泰官總督。水平後。奏修城垣。因擬酌捐欸項。并各捐廉湊助。一面曉諭紳商士庶。廣爲勸捐。奏辦興脩。此未經粵匪亂前脩城故事也。又二十九年己酉歲。自五月後。水災疊警。民受害甚重。米糧騰貴。秋成失望。而是歲又爲科舉之年。裕泰先於六月。奏請以貢院積水甚深。將本年鄉試。展至九月舉行。時督學爲龍翰臣修撰。又爲選拔貢生之年。其試拔貢。曾與陳廣敷議。定試士取人以行之法。蓋當日雖國勢積衰。天災人禍。洊至。而幸有儒者。思有以補救之。故遂有中興之望也。

前清因各省駐防旗兵。存一滿漢形迹。亂時固無可補救。而承平時尤多滋擾。與明代各省郡王藩同病。誠一代秕政也。吾鄂荊州自設駐防以來。

與漢民時生齟。直至光緒末。吾猶目擊其孽。往往以小故成巨案。道光二十六年。裕泰督楚。遂有奏定彈壓鈐束荆防旗人章程之舉。其故因旗人滋生日繁。額設甲兵外。閒散益多。時潛漢城賒買物件。自恃右族。藐視漢民。往往酗酒滋鬧。是年五月。乃有與咸武幫鋪民搆釁之事。漢民因而罷市。向例旗人有犯。應歸地方官審理。乃旗人既自居貴族。不與編氓齒。絕不聽地方官約束。而地方官因投鼠忌器。恐得罪。不但激生事變。而一身將不保。遂遇事優容偏袒。以致縱恣日甚。荆市又五方雜處。其人與旗族積不相能。嫌齟無時無之。裕泰有見於此。因思有以彈壓鈐束之。否則尋齟報復。釀事無已。乃奏乞嗣後旗人不分兵丁閒散。不得成羣結隊。到處閒游。倘無故潛至漢城。生事滋鬧。即由地方官徑行拘拏。報將軍會同理事。同知。秉公審辦。不許稍存偏袒。務使旗漢人共守法紀。不敢相輕。而漢人之積怨。亦可漸平釋。永杜後患。已奉旨允行。但旗人游手率多貧戶。無

賴日衆。地方官皆不欲取怨若輩。終不能遵章以約束之。所奏祇成具文而已。

皖豫瀕鄂境之捻匪。不但咸同成巨患。在道光二十六年冬。便有豫省捻匪傅九功等。結黨竄入鄂境滋擾。經兵役圍捕。格殺擒獲七十餘名。是歲十一月事也。宣宗曾因總督裕泰辦此事甚迅速。不致成巨害。甚嘉之。足見此種股匪。其思蠢動久矣。

漢口桃花夫人廟。方志絕未載。其創自何朝。諸家考此事者。都未溯及。比見洪氏夷堅。丁志卷十三云。漢陽學士潘秀才。晚醉出學。前臨荷池。欲采蓮而不可得。見婦人從水溪來。行甚急。問潘曰。日已暮矣。何爲立此。潘曰。汝爲誰。曰。東家張氏女也。今夕父母並出。心相慕甚久。良時難失。故來就君。潘大喜。携手同入。自是旦去暮來。未兩月。積以羸悴。同舍生叩其由。秘不肯答。學正張盥苦詰之。乃具以告。張曰。子將死矣。彼果良家女。焉得每

夜可出。又入宿學中。此非鬼即妖。若欲存性命。當爲驗治。潘懼而求教。張取針串紅綫付之。使密施諸衣裾上。是夕用其策。明日。學人分道徧訪僧坊祠堂。或於桃花廟壁上。見繪捧香杵仙女。紅綫綴裾間。即以刀刮去。且碎其壁。怪遂不復至。按此云。桃花廟。即桃花夫人廟也。知此廟宋以前便有之。且繪壁仙女。則其廟尙麗可想。此可補方志之未備者。

孝感。胡牧亭侍御。至今里人猶傳其饒膂力。嫻技擊。其人本將門子。故有家風。吾觀王凝齋秋燈叢話。述胡孝廉事。即牧亭未通籍時所爲也。凝齋云。孝感有胡孝廉者。喜任俠。善騎射。膂力絕倫。途行遇盜。猝至。拔堤邊柳斃數人。衆各鼠竄。暴客聞其名。畏而忌之。赴公車。至豫省清化鎮。見童丐貌岐嶷。詰之曰。遭盜劫。無以餬口耳。胡惻然。收卹之。童慧甚。起居服侍。先意承迎。胡待之如子。一日。童指道旁密林中。謂曰。兒家邇此。祈辱臨。且告母拜謝大德。復曰。須屏騎從。勿駭鄉中耳目也。從之。行數十里。巉巖危徑。

渺無人煙。山坳中。轉出數人。身軀雄偉。裝束詭異。謂童曰。迎得貴人來乎。童指胡示之。衆環拜。胡詢姓氏。衆曰。我輩慕君久矣。到彼自知。遂擁之去。又行數十里。抵一處。棟宇雲連。入門則錦茵燦設。酒筵羅列。衆舉卮酬勸。胡性豪放。連飲數十觥。頹然而醉。夜半酒醒。轉側不能動。似有物縛之者。惶迫無計。門軋然啓。一女子秉燭入視曰。君非胡孝廉耶。胡問何由識。女曰。不憶南陽旅店事乎。胡問此何地。汝何在此。女曰。彼皆巨盜也。與君有夙怨。使童子誘之來。候盜歸。卽畢君命。妾不幸。誤落陷阱。屢徇汚。以死自誓。君奇士。能相救否。胡曰。速改我縛。覓弓矢良馬來。女如其言。胡張弓挾矢。與女疊騎而馳。行十餘里。火光照耀。羣盜追至。胡連發數矢。殪其魁。乃退。遂下騎。授女轡。送之歸。先是孝廉客南陽時。有私奔者拒之去。卽此女也。

裕莊毅年譜中。載其勦辦逆匪鍾人杰事。始末詳備。可補通志之不及云。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崇陽縣逆匪鍾人杰滋事。親往剿辦。鍾人杰係崇陽縣生員。因案斥革。擬徒逃回。嗣把持錢漕。與胥吏有隙。遂聚衆倡亂。於十二月十二日。戕官據城。府君聞變。卽帶兵馳赴咸甯。併飭湖北臬司郭公熊飛帶兵馳赴蒲蘄。以扼其衝。時楚省官兵。先因海氛不靖。多已調赴浙粵。餘兵甚少。府君行營。僅帶省標兵三百名。招募鄉勇。及徵調上游官兵。一時均未齊集。鍾逆復乘間襲據通城。併遣逆黨分撲通山蒲蘄。劫奪驛馬。焚掠居民。建立忠勤王僞號。併授逆知縣千總等僞職。府君以賊衆本係烏合。乃敢乘官兵未集。妄肆蛙張。又通山蒲蘄爲其出入門戶。屢次攻撲城垣。意在必得。設通山不固。則興國難支。蒲蘄偶疎。則嘉魚可慮。咸甯三面受敵。守備單薄。堵剿綦難。須先示以軍威。折其逆焰。方可尅期進剿。隨飭隨行將吏密授機宜。分往策應。併飭副將雙福帶兵赴援。三十日五鼓。賊果由山嶺分路潛進。攻撲蒲蘄之汀泗橋。官兵奮勇截殺。副將雙

福亦帶兵馳至。合力痛剿。斬獲甚多。賊衆披靡奔竄。其分撲通山賊匪。亦同時爲參將清保等所敗。兇鋒頓挫。二十二年正月。奏停止徵調陝甘官兵。先是因楚省兵力太單。奉旨調陝甘兵二千名來楚協剿。府君因續調之南北官兵。將次齊集。而提督劉公允孝亦奏明帶兵指日可到。統計前後所調。已有五千餘名。足敷分派。且再獲勝仗。賊膽已寒。不難尅期殄滅。陝甘距楚較遠。奏令無庸前來。時荊州將軍祿公普請帶滿兵協剿。府君以荊州爲上游重鎮。且與南省毗連。不可無大員控制。亦奏止之。初三日。副將雙福復大敗賊衆於汀泗橋。斬獲甚多。初十日。賊匪萬餘人復撲通山。盤踞山巔。飛石雨下。兇焰甚熾。把總魏鴻興先登陷陣。參將清保等率兵繼之。奮力衝擊。槍礮併施。奪去要害。賊衆大潰狂奔。斬獲無算。蒲蘄縣城亦於初九日黎明賊衆蜂擁齊至。占據城外東南山坡。經臬司郭公熊飛及參將劉定選守備玉貴等督兵開放槍礮。殺賊多名。猶復恃衆四面

圍攻。時進時退。勢甚猖獗。在城文武。併力守禦。頗形危急。適先期派往策應之副將雙福等。帶領兵勇八百餘名馳至。即由北路賊匪。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多名。城內兵勇。開門夾擊。賊衆大潰。十一日。南路賊匪復來撲城。又擊敗之。奏入。奉上諭。本日裕泰由驛馳奏。官兵勦擊賊匪。大獲勝仗。一摺。覽奏甚爲欣悅。逆匪恃衆撲城。該兩邑派防文武員弁。合力堵擊。用少擊衆。連次大獲勝仗。挫其兇鋒。可嘉之至。裕泰勦辦逆匪。現在崇陽通城兩縣。雖未即時克復。惟督辦派將弁連獲勝仗。尙屬調度有方。著加恩賞戴花翎等。因欽此。在事出力員弁。均蒙恩升賞有差。十五日。雙福等復揮兵奮擊。賊衆奔潰。時提督劉公允孝。已由穀城帶兵馳至。即於十八日拔營進攻。府君親隨教習。楊城管領義勇。亦於十九日。隨同遊擊謝正國。知縣夏廷樾等前進。奪獲高險賊卡數處。賊衆奔竄。府君即移營汀泗橋督剿。知府周鳴鸞。參將清保等。全日由通山進奪泉口界頭等卡。即日會合

進圍崇陽。以圖收復。奏入。奉上諭。裕泰等奏。官兵連奪賊卡。分道進剿。一摺。所辦甚好。裕泰調度有方。著加恩。先行交部議叙。等因。欽此。府君以逆匪聚衆滋事。除黨逆各匪外。大半愚氓。無知。怵於殘害。不敢潛逃。初非甘心從逆。現在大兵進剿。但期罪人斯得。昭示天威。若概予駢誅。亦殊可憫。因預禁將士。勿得妄殺邀功。一面多張安民告示。併密令前署咸寧縣知縣夏廷樾。前署崇陽縣知縣金雲門。諭令咸寧紳士。潛結崇陽士民。將首要各犯。設法羈縻。一俟官兵到齊。即行相機擒縛。二十日。劉提軍自石盤山率兵進剿。遊擊謝正國。亦同日敗賊於黑橋。進攻白蟻橋賊巢。鍾逆聞官兵五路併進。逼近舊居巢穴。驚惶無措。方與逆黨聚謀。欲圖竄逸。崇陽紳士等。乘機給令出城。各路兵勇齊至。遂將鍾人杰。陳寶銘。汪敦族。立時一併生擒。府君即由洪上一帶前進。收復縣城。復分兵前往通城。接應收復。一面將未到官兵。飛速截回。併將該首逆等。訊明。遵旨檻送京師。奏入。

奉上諭。本日據裕泰等由六百里馳奏。收復崇陽縣城。生擒首要各犯一摺。覽奏欣慰之至。逆匪於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據城戕官。建立僞號。經該督等調兵防剿。謀勇兼施。在事文武官員。弁兵紳民。均同心協力。迅掃檣槍。甫及四旬。收復崇陽縣城。生擒首要各犯。辦理迅速。甚屬可嘉。裕泰前已賞戴花翎。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併賞換雙眼花翎。劉允孝亦著加恩賞換雙眼花翎。發去花翎二枝。交裕泰劉允孝祇領。在事文武各員。弁併嚮導內應。羈繫誘令之紳士民人。及出力各義勇。均著據實保奏。候朕施恩。據奏。該督行營經過地方。紳民麩香跪道。帶兵各員。均能不妄殺戮。現在地方救謐。朕心甚慰。所有留撤官兵。及善後事宜。均著裕泰妥籌具奏。賊匪鍾人杰。陳寶銘。汪敦族。著即選委妥員。檻送京師。盡法處治。以伸國憲。而快人心。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二月。全獲逆黨一百二十五人。審明。復擇其情節較重者。恭請王命。就地正法。餘分別問擬。有差。奏入。奉

上諭。裕泰奏。逆犯全數擒獲。併拏獲首要家屬。分別辦理一摺。除鍾人杰。陳寶銘。汪敦族三犯。仍遵前旨。派員解京外。其僧白青鍾十四二犯。著於訊明後。卽在該處正法。逆屬十四名口。從犯一百二十五名。及各逆田產。著該督分別照例辦理。提督劉九孝。著卽回任。以重職守。其所帶官兵。亦著凱撤歸伍。所有善後一切事宜。著裕泰安爲籌辦。併將遷避居民。出示招回。俾各安本業。無令失所。此次裕泰辦理軍務。迅速蔽功。且於收復兩城之後。卽將首要各犯。併逆匪家屬。全行生獲。不留餘孽。甚可屬嘉。著再加恩。交部議叙。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遂改崇陽縣爲繁疲難三字。題缺。由本省揀員題補。添設巡檢一員。民壯五十名。千總一員。兵丁十六名。通城縣汎。改設把總一員。添兵七名。其原設通城汎外委。改爲崇陽縣洪上貼防外委。添兵七名。以資防守。嚴禁包攬錢漕。勒索積弊。併添設義學三所。延請品學兼優塾師掌教。復飭該學教官。於朔望輪赴四鄉。宣講聖諭。

廣訓。俾積漸薰染。以默消其獷悍之氣。奏入。均報可。按是役用兵不過數千。勤平叛衆數萬。爾時大吏奔赴事功。誠有足多者矣。

續漢口叢談卷三

晦堂居士偶編

咸豐三年二月。金陵會城之陷。吳人受禍最烈。彼都人士。追咎沔陽陸文節。最爲激昂。文節一死。尙不足以塞責。是時朝廷鑒其忠尙。予諡文節。以卹之。而上元縣人方伯雄。觀察俊。時爲御史。上疏力舉罪狀。立意撫掎。至於撤卹奪諡而後已。文節諡法。他書不詳。此據盛氏思補樓經世文續編姓名略中引用之。 徵曾文正事後一疏。

昭雪。更無公正定論矣。實則白下是役。圍城中九十餘萬人。皆由署督楊文定禁其遷徙。至有出城者。斬之。令後之受禍。不能盡咎文節也。其人民死於城破後者。自官紳以下。萬人。旗人男婦四萬餘人。爲數雖頗不少。然以文節比較鄂撫常文節大淳。則其失機雖同。而鄂人之死。多於吳人。受禍烈於吳人。殆不可計。至鄂人於常文節之責備。絕不似吳人苛責陸公。至於無已也。咸豐二年十二月。武昌省城初次之陷。時常文節守城無重。

兵。祇一向忠武之兵在洪山。而城內只烏合之三千兵。方忠武出兵洪山。敗賊沙湖。約城內開門接應。以收夾擊之效。常撫失計不圖。乃謂恐民乘而遷徙。必待客兵抵城下始出。未幾天雨。兵氣大衰。以致忠武懊歎。百姓哭詈。而常撫於文昌門瀕江一帶。又不防備。賊於此掘地道丈餘。城中聞聲。報常撫不聽。紳民又請率十八鋪練勇開門出拚死戰。而巽懦之提督雙福又遏之。致地雷發於文昌門。西面之城遂陷。聞賊入城後。城內司湖墩子湖菱湖溺尸皆滿。光緒壬辰。余讀書菱湖之兩湖書院。猶有抉竊者發見尸骸之事。其生靈烈禍。過於金陵。而尤有金陵未受之慘者。是冬十一月戊午。賊逆力攻漢陽。陷之。知府董振鐸巷戰死。陝西副將米瀚游擊李信。把總吳金彪。皆陣亡。於是賊乘勢得漢口。漢口爲東南通衢。是時承平久。百貨山積。萬商雲集。賊大焚掠。至五晝夜始盡。此一巨劫也。及至三年正月。賊全股下竄。俘掠武漢男婦。至五十萬人。分兩岸夾江而下。數日

不盡。此二巨劫也。試與吳人所遭較論。則鄂人之恨常撫爲何如哉。然當時並無人頌言奪其謚。撤其卹也。則陸文節所遭。獨不幸矣。吾考當時咎常撫者。祇武昌紀事一書。曾切論之。此外亦有題壁詩。詈之者。今則人皆忘之矣。吳人之於陸。且於後來賽會時。扮演以辱之。然則世事所遭。固因不同果者多矣。可勝嘆哉。或曰。吳人恨陸。第一在變鹽法。豪強失利。是其結怨在平日也。此尤足令辦事實心者灰心矣。

沔陽之敗。武昌王孝鳳京卿家壁。狄雲行館偶刊。曾有一文。持平立論。於當日僨事之由。頗歸咎江西巡撫張小浦芾。謂沔陽之退卻。由於張中丞乘上游敗後。忽然撤九江犄角之師。聲言回守南昌。陸公因以不支而退。斬水胡崑白明府璧華。求可齋詩鈔。挽陸公立夫殉節詩。有中丞何策屯京口。羣盜如飛入石頭之句。注。謂楊撫軍方移守鎮江也。此又歸咎蘇撫楊文定之言。與京卿同一用意。至於安徽巡撫蔣中丞文慶。則但空城而

已。而公自九江退守後。僅營兵五百人。夫以沔陽自將之兵如此。環顧當時。三巡撫退卻。惟恐不先一步。否則但有空城。又如此。此何忍加以苛責哉。沔陽之誤。誤在不籌備於出師之先。猝出以輕敵也。而劾公者謂小孤爲江南門戶。宜於此抵禦賊兵。豈非紙上之見也歟。崑白挽詩。又有曾議河渠資買讓。又聞鹽鐵倚桓寬之句。謂公督辦河工鹽務之著績也。又云。名高未改書生度。又云。身繫安危逢浩劫。想見公承平時之風采。又云。論兼成敗惜孤臣。亦持平之說也。吾觀當日承平時。號稱名督撫。如周文忠天爵。吳文節文鎔。李文恭星沅。皆一當賊。便無功而有過。此豈盡人謀之不臧也哉。厥後張中丞以在籍殉節。予諡文毅。完名以終。無復以九江退守事追咎之者。楊中丞則以庸才。人亦不之咎也。獨於公饒賢者之責備。當時在野。既有吳人之憾。訴在朝。又以祁文端居樞廷中。於其弟同城鉏鋤。先入之言。斯世遂無復申雪沔陽者。

文節開府時。提倡漢學。刻書甚多。癸丑。余在漢。上有輯其遺集者。余會序之。尙未刻也。

吳文僖公。葉崑臣爵相。爲漢口清代之兩相國。文僖官武英殿大學士。爵相官體仁閣大學士。嘗聞清代閣銜。惟體仁閣最不吉。嘉道後尤甚。有某書曾歷舉之。大抵非獲咎即遇禍。或不久即捐館也。即最近如張文襄公。亦未及三年便告終。葉相殆亦此中之一人。葉相故宅所在。以時代近。衆所共知。文僖之先。既依外族賈漢。其故宅亦必在此。方志各書不載。今不得而知。然吾鄉先正之流寓下江者。彼都則皆詳紀其故居塋地名蹟。据汪梅村先生同治上江兩縣志城廂考云。南京城東北第八甲洪武街。乾隆中。移守備署於此。即熊孝感故宅也。又云。第十甲西倉巷。明黃岡杜濬居此。又山考云。鍾山在上元東北朝陽門外。杜茶村墓在焉。金鼇金陵志地錄云。杜茶村墓方望溪墓表。具言在鍾山梅花村。而沈歸愚別裁集。則云在聚寶門外。卓爾堪遺民集。則云在燕子磯東麓。按茶村客死邗江。非陳滄洲幾不克葬。然太平門外遺墓尙存。近程棉莊家祖塋程氏子孫。猶守先訓。爲之祭掃。見方望溪墓表。按墓蓋湘潭陳恪勤公鵬年所葬也。時人口占詩哀茶村云。江南有客杜茶村。文采風流世所尊。不有滄洲陳太守

誰為營葬太平門。湖北通志云。墓在蔣山北梅
花村。後百年餘。秦訥夫客江南。以佳茗澆其墓。

又城廂考云。西北二十三甲居安里。

舊有樸園。熊孝感別墅。韓慕廬以為有武陵柴桑之勝是也。

金龜金陵志地
錄云。樸園熊孝

感別墅。亭曰洗心。曰尋孔顏樂處。齋曰藏密。曰深造。室曰潛窟。曰學易。韓慕廬記以為有
武陵柴桑之勝。其居宅在安居里。朱心齋得而葺治之。則名亦園。有通覺晨鐘等十景。

後為

里人朱莊恪公桂楨之曾祖瀾所得。改曰亦園。見金陵待徵錄。

又下江考棚
大程子祠。國

朝熊賜履有碑。祠今重修。又孝陵衛觀音寺殿上。有石高三丈。廣如之。背刻水晶屏
三大字。孝感熊賜履書。見甘熙白下瑣言。又載黃岡王澤宏鶴嶺山人集。入藝文考。

又東南

第二十二甲東花園。舊有中山東園。故名。見待徵錄。黃岡王昊廬宗伯亦

寓此。築紅薔山館。見白門風雅集。或云。即孫興公故宅也。又第十五甲大
油坊巷。姚元白在此創市隱園。其孫拓而大之。國朝乾隆間。屬熊編修本

改名塔影園。旁有借影園。龔文思詩句云。即江淹宅也。按熊編修即代文
端進遺疏之族子也。但非孝感人。故吾鄉人諺知者。凡我鄉先正僑葬金

陵者。彼皆一一志其處。而又極有分別。於孝感程端伯侍郎正揆。久寓江甯之青谿。乃絕不舉其迹。蓋以程爲貳臣也。即此一端。彼都愛護文獻。扶持名教。不分賓主。已勝他鄉人萬萬矣。故拈出以普告吾鄉之來者。

余少讀書里塾。先大夫自漢口歸。授以龍文鞭影。誦之。蓋宋人蒙求之流也。時七八齡。便愛覽其注腳。如見武穆精忠事。深惡害武穆之人。坊刻秦檜。誤檜爲僧。亦竟讀作僧字。師亦不爲正之。可笑也。惟讀有作輟。閱丙三塾始卒業。稍長。始知其書爲漢陽蕭漢冲侍郎良有所作。其注則桐城楊盡臣爲之援引。不注書名。明人陋習也。侍郎爲明季楚中華族。與弟漢穎參政良譽。有機雲之名。子丁泰。官至左布政。次子引萃。尋甸知府。良譽子鳴甲。官至右布政。死節。丁泰子驥彥。以拔貢通判。官至掛印總兵。回翔文武兩途。明代不多見也。入清初。驥彥子廣昭。歲貢。次子企昭。字文超。順治十四年拔貢。在家與同里蔣松崖孫石農講孔孟程朱之學。後又與熊文

端相國講學。文端深重之。崑山顧處士炎武亦與爲講友。光緒辛卯。張文襄相國創楚學祠於兩湖書院。祀楚師儒。宦楚寓楚師儒兼及湖南北先正。入祀極嚴。以文超列師儒中。主署處士。惜其著述見於四庫提要者。今皆不傳。

吾鄉有兩奇婦人。皆能授其夫以學。一五代時。荆南關圖之妹。南楚新聞。載關圖有一妹。甚聰慧。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嘗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寓居江陵。有鬻賈常某者。囊蓄千金。三峽人也。家於江陵。深結託圖。圖亦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祖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紀而略通文墨。圖以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後卒。關氏自爲文祭之。時人競相傳寫。一卽漢陽蕭吉甫丁泰之夫人。花箋錄載。丁泰初入貲爲上舍。其內子閱其文。輒塗乙之。庚子偕行入都。沿途討論。至入試日。

曰第可綴榜尾耳。果名籍將盡。因出都僻處。日夜課之。及春。色稍喜。謂子工力盡矣。奈天姿不超拔。技止此耳。但可望本房之首。遂舉第八名。婦人能帖括。奇矣。且能預決科名。尤奇。此二事皆掃眉佳話。而皆近出於吾鄉。爲並表之。

蕭漢冲侍郎之榜眼坊。在今漢陽縣學西。其及第爲萬歷八年。第一人則江陵張文忠之子懋修也。懋修爲文忠仲子。朱竹垞謂江陵以蓋世之功自豪。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卽謂殿撰也。江陵沒。言路爭起擊之。漢冲獨昌言於廷。力辨江陵非奸。但不免驕。不當辱其老母孱子。許文穆深是漢冲言。當時楚人多矜不肯爲之申雪。獨麻城梅長公之煥。爲持平之論。其言曰。使今日有綜名實。振紀綱。如江陵者。譴訾之徒。敢爲此耶。其言與漢冲爲倡和。在爾時殊不多見。後來廣濟吳亮思。天門黃問。時亦爲持平之論。清初石首王天根啓茂詩。有恩怨盡時方論定一語。竹垞稱爲詩史。漁

洋亦再三舉之。獨靈壽傳尙書維麟。撰明書。乃以與分宜合傳。宜乎竹垞斥其太過也。今則公論久已大伸矣。長公爲明季邊臣之最。予嘗求其著述而不得。今秋在漢市。得其所選古文四種。皆世不嘗見者。光緒黃州志藝文。亦不載其目。周氏楚寶。載長公別傳。稱其官庶常。在館中。時高陽孫文正承宗。性嚴重。獨推重之。今觀其左傳評選八卷。秦漢文神駒四卷。皆文正爲之序。推挹甚至。又有史記神駒四卷。則衷純子序之。不知何人。三蘇文駒六卷。則陶石簞序也。皆吾鄉人所不知者。但不知麻城志曾著錄其目入藝文否。容考之。

別有國語神駒四卷。爲沈灌評選。戰國策神駒四卷。爲許辯評選。坊刻合爲六種。

乾嘉中。漢陽藏書家。有黃氏。在平安館之前。其佳者有鈔本五百餘種。据喻石農稱。漢陽黃氏。於鳳棲山後。傍湖蓋亭。名曰荷亭。花開時。余嘗游覽焉。因得借觀其鈔本書五百餘種。是時殿本各書未出。愚谷雲素根石次第傳鈔。而余顧未暇。其書多鈔自竹垞老人。兼有文淵閣及曝書亭范氏

天一閣等書目。審其圖記。蓋舊爲高氏所藏。不知何許人。辛巳泣斬錄。即

其一種。根石鈔寄鮑以文。考田詩話。据此。知今知不足齋叢書中所刻之泣斬

錄。本之王根石。而根石又本之黃氏。仍吾鄉人爲之展轉表章者也。喻氏

又云。仁和諸生吳牧庵翊鳳。多蓄時閒未見書。鮑以文知不足齋書。藉其

飲助。其游楚時。知斬水王根石有嗜古之癖。多俾鈔錄。余亦得借觀。是當

時藏書。吾鄉又推斬水王氏矣。惟黃氏荷亭所在。今不可考。其地當在西

門城外。張氏漢陽縣識。號能補訂官志之缺誤。亦失載其名也。近日吾鄉藏書家祇宜都

楊氏。武昌柯氏而已。辛亥以後兩家書亦散落矣。

斬水王根石。工書。喻石農稱其入晉賢之室。詩亦有唐人風調。所藏墨池

堂帖。爲族叔受其秀才明福所得。以貽從兄厚卿。葉東卿郎中題跋。卷中

皆鈴王氏根石小朱記。余兄文伯。曾以眎漢陽關季華先生棠。先生甚賞

之。尤愛帖中化度寺碑一種。今尙藏舍姪處。按王氏收藏之富。始於根石之祖。都轉心齋先生國英。夙工書。以賢良方正。受知世宗。知宛平縣。見賞於怡賢親王。世傳其曾於籍沒年羹堯時。與其事。故多得冰山錄中物。喻氏謂其在京邸。得宛平王氏青箱堂所藏閣帖板本。又得李龍眠五百羅漢卷子。即岳氏所云海會圖也。其富可見。其子容生通判壽榕。儒雅能世其家。道光末。所藏無恙。粵寇出後。遂不可問矣。

喻氏稱段寒香老人嘉梅。字孟和。一字夢鶴。漢陽人。詩才富贍。其無題百首。梅花咏百首。爲世所傳誦。未刻稿一巨麓。余嘗訪之於其孫。祕不示人。今不知猶存否。詩話按寒香本諸生。故知錄稱爲江夏人。爲文清空流利。丰致天然。詩才博雅亦如之。所著曰寶笈堂集。吳仕朝輯漢陽五家詩。寒香序之。叢談稱其與蘄水徐佑倫倡和極歡。時同在雲南也。余在長沙。得徐氏故知錄二卷。爲湯將軍刻之。錄中多述與孟和往還之事。考其生平

始終於幕府。於陳文恭公處交尤久。

喻石農詩話云。雲素尊人葉松亭先生工詩。清真微婉。有唐人遺韻。雲素嘗貽余一單幅。即胡牧亭先生書其尊人五絕一首云。何處問泉源。飛花落亂石。似雪復有聲。仰面足千尺。詩意書法。可稱雙美。余甚寶貴之。按松亭名廷芳。溧水諸生。納資道員。有花餘亭詩存。夷猶恬曠。同治漢陽志稱胡侍御紹鼎。工詩及書。與交最篤。每作書。喜錄廷芳詩。江漢間至今猶有藏者。爲兩家韻事。石農此語所云。卽其證也。

漢陽西門外。有石榴花塔。在永安橋西。事見宋史五行志。至明黃一道爲作記。所述又與史有異同。當孝婦寃死時。榴花復生。時人哀之。爲立塔表其事。久之圯。明嘉靖元年春。黃一道糧儲漢陽。從朱子宜侍御衣之言。伐石撰記識之。

按張氏漢陽縣識。人物略云。衣。尤善文章。彙修府志三卷。極爲簡潔。惟同治上江兩縣志藝文考載朱衣。漢陽府志十卷。注云。明志又云。卷數從千頃堂書目。

志作三卷。今細按之。似上江志爲誤收。明史藝文志。確是指漢陽朱衣而言。又据上江志。清初鄉賢錄。載朱衣傳。但守沅州告歸。並未官漢陽。更無緣修漢郡志。此全是誤入。特正之。

漢陽府志稱不知所在。但云在治西一里。乾隆中。寶應王少林明府嵩高。來宰漢陽。重葺之。黃梅喻石農作詩咏其事。有賴有漢陽宰。重來昭覆盆之句。用太白郎官湖詩序故事也。少林蓋王樓村修撰式丹孫也。咸豐中。兵燹。塔碑又毀。知府周笠西樂復爲建塔立碑。今猶存。

鳳棲山。舊有寄軒。爲紀太守所構。今人亦尠知之者。喻氏曰。漢陽府治在鳳棲山之麓。山不甚高。瀕江故見高也。其巔有秋興亭。唐刺史賈載建。舍人賈至爲記。余所居寄軒。即在此亭下。前守紀秋槎淑曾所構。江雲窈窕。帆影參差。時出沒於危欄曲檻間。可以怡情破寂。秋槎。獻縣人。時與顧牧原駒。有能詩聲。按秋槎。据嘉慶湖北通志。乃文安人。乾隆四十一年任。軒即構於是年。以次年便調去也。此云獻縣似誤。今軒址不知何在。即秋興亭。自明景泰間。所刻題咏。布石亭中。爲雷碎後。今亦莫考其確址矣。

孫琬。字仁節。爲楚池侍御。漢之季弟。廉訪蘭苾之孫也。家漢口。曰鐵門孫氏。於漢陽爲盛族。仁節與諸兄析居。得鐵門舊宅。喻石農陳愚谷素與雅故。即以鐵門爲仁節字。

仁節嘗得鄉先正金忠節公正希先生遺札於金陵。札與馬士英言黔兵事。蓋聖安帝時所作也。孫氏又嘗得王阮亭殘札。內

有二紙。一與山東巡撫。一書楹帖與其甥。後歸蕪水王氏。又歸黃梅喻元鴻。尙有十餘紙。仍在孫氏。今不可考。葉雲素贈以詩云。君不見浩然

亭。姓氏入脣生古馨。又不見郎官湖。形勝可改名不渝。公墩我屋爭未艾。勝境本與幽人會。我家別業小西湖。秦淮舊址今猶在。况君門才冠晴川。鐵門高並蘇門傳。白眉年小尤俊偉。充閭瞥見鸞鳳騫。千軸萬卷惟其友。喻樛陳櫟足師友。字君以門君不慚。門第得君應不朽。狂呼落筆鏘金聲。元精耿耿震戶牖。何須遠叩七客寮。將因老鐵驚斂手。我時避席思擇言。乃祖乃父勤墉垣。承家夙奉義門訓。宜以世澤名後昆。舉酒屬君君不語。鐵骨寒香梅一墅。如此門第如此人。莫祇樓頭憶孫楚。

毛會建。字子霞。江蘇武進人。性好山水。工詩。康熙中。自儀曹郎罷歸。游迹幾周天下。晚至楚。與名流酬倡甚歡。楚詩紀多載之。愛晴川黃鶴之勝。豫築生壙於大別山南。顏石曰萬里青山。建一杯亭於其側居之。會建嗜奇癖古。書法蒼勁。類顏魯公。嘗登南嶽。摹岫嶽峯禹碑。重刊於晴川閣。補種樹稱韻事。皆有詩。卒後葬大別山之腹。卽所爲壙也。越百年。至乾嘉間。有武進諸生毛洋溟。燧傳來。子霞其伯高祖也。始一挂紙錢。拜掃其墓。喻文鏊有詩咏其事。有千里爲名死。麥飯無子孫句。可悲也。光緒戊戌。余主安陸博通書院。偶訪名蹟。多有子霞磨崖題字。蓋寓郢亦甚久也。洋溟亦奇士。與楚人多摯交。工詩。嘗江行遭風覆舟。稿佚。所憶裁二三十首。自是舍所爲詩。專力古文。痛母苦節。其味蓼齋集。多節婦傳。各得性情面目。無一語相複。有介甫風。其文取精於國策。縱橫排宕。不求合八家間架。尤嗜侯朝宗之文。喻氏嘗稱友人中自陳愚谷文以簡潔勝外。洋溟則以俊爽勝。

嘗與望江檀默齋萃論古文。默齋頗不滿震川。洋溟與辨。至於極口誚責。獨行士也。今大別山不復見。子霞墓矣。亭圯石佚。惜無好事者覓之。前此黃鶴樓。自兵燹後。至同治中重建。丁卯始告成。至光緒初復燬。後不更建。惟光緒末。巡撫端方。於舊址仿西洋法。築一警鐘樓。峙其上。張文襄自湖督入爲樞相。楚人士擬建風度樓於鐘樓後。以志去思。文襄遜謝。自書輿略樓三字。顏之。謂勝地不可以一人專之也。其旁有陶公亭。則故撫端方知契之門人所爲也。實則未焚以前之黃鶴樓。亦絕非明代舊樓址。即明代樓。亦失唐宋舊址。今人多不察。蓋古迹流傳。大都如此。考田詩話曰。黃鶴樓。崔司勳題詩故址。在陸放翁入蜀時。已不復存。葉慕廬封云。樓爲張獻忠所燬。今樓乃故楚勅書樓移建。是明樓址。不知果唐宋之舊。今址已非明之舊矣。元和郡縣志云。江夏城西南角。因磯爲樓。名黃鶴。放翁云。詢之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蓋故址在西南。今址視故址又移而

西。潘稼堂耒。黃鶴樓詩云。武昌三面臨江水。橫山如屏巨城裏。西峯蜿蜒欲入江。壓以高樓半天咫。三層迥與三霄齊。八面平當八風起。遙看縹緲接蜃樓。近眺崢嶸疊霞綺。樓之形勢與其規制。括此數語中。後有變遷亦可循是而得其址矣。吾考茲樓清代之興廢。孝感沈棠溪孝廉用增游記述之頗詳。謂順治間。楚督蔡毓榮鎮鄂。

按原文但稱蔡制府。以吾考之非毓榮即其父士英也。

購良材。招

良匠建之。時有黃鶴樓高九丈九之謠。嘉慶中重修。求大木不可得。將增石礎以益之。發其址。則四十餘礎。皆中穿貫以鐵索。若旗布綸交。雖萬牛不能撼。制府百文敏公聞之曰。此磐石不拔之基。不能易。亦不能益。於是懲貪吏。平鹽價。減庫息。士民感之。爲懸三月。楚治之額於樓上。至咸豐乙卯。粵寇一炬。委諸荆礫。凡十年。制府官文恭爵相。倡捐修葺。因而修採材木。偏及荆巫。越兩載。乙卯告成。此清代興廢大端也。又樓之主名。明以前但主費仙。明以後又附會呂祖。考田亦辨之云。黃鶴樓。唐宋圖經。皆以爲

費文禕登仙乘黃鶴。黃鶴憇息於此。又或據梁任昉記。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皆因黃鶴之名而妄爲之說。然未嘗以爲呂巖。自明以來。始撰出辛家酒樓。橘皮化鶴事。易費而呂。塑像樓中。不顧崔詩在呂前。著作家竟以入呂詩。余亦有笑問辛家之酒樓語。近且塑盧生於呂旁。展轉附會。可笑甚矣。今考道光中。盧生象尙存。見程之楨維周詩鈔注。又仙棗亭。有沔陽劉梧孫所書碑。行草甚工。燬於火。田間老人錢澄之詩曰。擬將遺蹟詢沽叟。無復臺邊舊酒家。又曰。自昔臺邊酒味醇。呂公買醉往來頻。笛從竊換仙音杳。枕到眠酣世界真。均難免後人口實。今按喻氏所引石鏡南樓之間語。則樓應在今官胡祠之後。潘詩則全指今址而言也。飲光老人笛從竊換仙音杳二語。則明遺民慨世滄桑之言。一竊字罵盡當時世事。與釋戒顯一律。均有黍離麥秀之思。所謂舉目有山河之異者。正可爲今日咏也。

今蛇山有唐人所謂中峯者。嘉慶中。蘄州陳愚谷工部詩。充江漢書院院長時。曾求得其處。爲建太白堂表章之。工部自通籍假歸後。屢長鄂中省府州縣書院。最後掌教省垣江漢書院有年。所遇當事皆賢。故得久於此。從容閒暇。以箸述自娛。嘉慶湖北通志及所纂湖北舊聞錄。湖北金石存佚考。即成於是時。偶讀太白黃鶴樓詩。有中峯倚紅日之語。舊不詳中峯在何處。乃徘徊黃鶴山首尾之間而得之。遂披榛莽。搆太白堂數楹。招客賦詩。喻石農嘗稱愚谷殫見洽聞。勤於著述。暝讀晨鈔。手胝口沫。罔間寒暑。其天性使然也。生平纂輯繁富。如湖北舊聞。湖北文載。湖北詩載。湖北叢載等書。均係湖北山川事跡。不入閒泛。又有歷代地理志彙纂。專記沿革。又有質疑錄。自天神地祇人鬼。以至道釋鬼神。一一考其原委。而以詩文附之。又有姓氏書。以姓爲經。以氏爲緯。每種皆以數十卷計。其小小記錄。如紀元韻譜。兼及中外名物類編。先事後文。復有科舉考。陶詩鈔。老逸

集。道聽錄。又有宋韻合鈔。取廣韻集韻。合爲一編。而以三十六字母次第之。蓋石農與愚谷投分最深。故其贈石農詩云。山林竟許詩人老。歲月還教我輩長。可知兩人交誼也。方兩人聚首漢上時。石農每有所作。必請愚谷是正。得其許可。始覺怡然。及其沒也。石農爲作傳。見紅蕉山館文鈔。此外愚谷門人。黃陂萬之傑。爲志其墓。惜其著述。十佚八九。每爲太息不置也。按黃州志列愚谷著述。約三十八種。可五百卷。石農所舉各目。如宋韻合鈔。老逸集。科舉等考。皆無之。而志載湖北方域書九十九卷。此亦未及刊行者。祇見金石考。音律考。竹書箋而已。

喻氏云。陳友諒塚。相傳在鄂城臬司署內後山。即黃鶴山。俗所謂蛇山。余親至其地。有詩。而紀載無有及之者。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讀孔邇雲樵館記。多載元末諸僞國事。有云。友諒愛姬茗華夫人。善月琴。友諒出師必以隨。呼爲粧駕。未幾物故。葬於左耳峯猴溪橋側。樹石月琴以表之。至

今人名月琴塚。又有桑妃者。友諒所至愛。海賈進金絲紐花襖。紫霞帳。皆以賜之。及敗。投武昌井中死。今按逐鹿記。亦載友諒妃事云。王師入武昌。友諒愛妃欒氏。投臺死。內人取其尸埋臺下。軍校毀臺見尸。一校脫其金鴻戲藻衫去。又裨將陸純夫。奪宮娥臂玉盤螭。張景入宮。取金照珠玉鎖獅等物。後皆按以法。是友諒妃。又有一欒妃矣。考今臬署後。陳漢王墓外。尙有宋人題字。或傳爲山谷書。辛亥鼎革之次年。聞廣濟饒苾生孝廉漢祥。爲民政長。曾撰一駢文墓碑志之。余未之見也。据居易錄稱。李子來。知大冶縣。見柯陳氏譜。知陳理敗亡後。入蜀改姓。居合江。子孫繁衍。散在諸邑。陳新甲即其後。理年八十。携一子。再入楚。居興國州。子孫尤蕃。不下萬人。即今柯陳是也。是漢亡較朱氏亡後。其結果爲更優。至愚谷先生之太白堂。并中峯。今均不知所在。按高觀山之尾。近城巨石。有博士泉等題字。

梅子山。北瀕月湖。懸崖石如砥平。偏西有摩崖。題海闊天空四字。字各徑

方三尺餘。豐平似北派。左方署名已泐。略識一李字。當是書人之姓。相距約十餘丈。又得摩崖題石更顯。字較前題爲鉅。曰靈鷲飛來。凡四大字。形體長勁。鐫石不甚深。左署不可識。右署名爲楊鳳威書四字。顯然可識。丙辰中秋後一日。余與星槎冒小雨。拏舟往游見之。漢陽志不載摩崖姓名。今補之。

出府城鳳山門。左迤不數武。有魯肅墓。爲光緒二十六年。知府長沙余堯衢先生肇康重修。十餘年前余見之。墓四圍羅民居都滿。今秋見之。則墓次蕭然四敞。無居人圍繞。城市變遷之速如此。可一歎也。胡牧亭侍御於乾隆辛巳。登翼際山。稱十年餘不到。編戶繁於曩昔數倍。今則恰與之反。可知鼎革之後。無一事不昔盛而今衰也。循武經鳳棲山麓東下。谷阜皆堆義塚。新增巨封。石碑四五。並有一塔。則辛亥武漢民軍之國殤也。更東爲校場。一曰操廠。湖畔新闢一園。主人張香根。循園而北。臨水一小亭。署

曰水心。內勝小憇二字。楹語二。勝二。爲楊星吾明府書。校場與洗馬口中。間一小湖。芰荷皆滿。曰東湖。湖迤北。卽西人所廟之普濟醫院也。踰嶺下。得稻田。中亘一隄。余始閱漢陽志。卽揣知所謂永豐隄者。當卽此隄。盡度一高平之原。得小市廛。鱗次二十家。果見路旁一碑在焉。卽明萬曆四十八年四月衆姓修永豐隄之記。卽叙修堤並平治赴漢口道路之由也。尙完好未泐。東出爲補乾亭。同治中。知府周樂所修。有記。更下則達琴臺。前楹悉爲辛亥兵興所頽廢。尙有一半可觀。然不能掩其荒涼蕭瑟氣象。園後爲光緒丁亥歲。黃天琛所立姬人吳金支墓碑。碑乃駢文。爲蔡燕生侍御金臺書。

吳振械養吉齋叢錄。稱清初達海製國書。呼爲滿洲聖人。

滿洲文士號巴克什故清初稱巴克

什達海筆帖式卽巴克什一聲之轉猶武士之稱巴圖魯也。

鈕琇觚賸續編。載清初淄川進士孫若羣。動必

中禮。時人稱爲小聖人。朱梅崖文集。有諸父待濱明經墓志。稱待濱居鄉。以善禮容見憚。呼曰小聖人。大抵此等稱謂。兼有褒貶二義。若康熙中。吾鄂朱聖人之獄。則尤此種名號中最不祥者也。朱方旦。自號二眉道人。德安府隨州人也。挾道術。徒黨甚盛。如符籙黃白諸術尤工。自標立教宗旨。大抵出入老莊。而又參以儒家及釋氏。說務新奇。以炫人耳目。其疏釋中道。自立詭說。與他人絕異。嘗謂人曰。古號爲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其徒顧齊宏曰。昔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

蔣氏東華錄作

陸光祖

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師眉山夫子。程朱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刊刻秘籍。流布士林。楚中士夫。皆信其說。湖北巡撫張朝珍。贈以聖教帝師額。順承郡王勒爾錦。時爲寧南靖寇大將軍。督師往陝西。道經武昌。朝珍亟稱之曰。朱方旦果

一時奇異神人。公宜晤之。勒往謁。一見大喜。縱談忘寢食。乃贈以扁。名其堂曰聖人堂。里曰聖人里。時吳三桂反。勒方駐荊州。剿賊。方旦在幕。言晴雨及兵事。利鈍皆驗。因具木薦之。方旦力辭不獲。謂其徒曰。余力修天爵。不願得祿。勒公太苦我矣。未幾。聖祖批諭曰。朱方旦係狂妄小人。軍機大事。萬不可聽其蠱惑。於時司道以下官民。望風承旨。尊奉若神。男女求道千計。陳金帛頂禮。方旦傲不視。必其人叩頭流血。始稍收受一二。又於廣座稠人中。一語中人微隱。故崇之者。莫敢有異志。大學士明珠聞其異。卑禮厚聘。招之入都。朝珍不許。方旦笑曰。我欲入都。卽行。巡撫烏能尼我。則請以千人圍其第。并遣急走入都。謂方旦如後期。非夫也。朝珍如言。比走抵明珠邸。闔言朱聖人到。已二日。方與太傅會飲書齋。忽一僕自內出曰。來者非張撫軍所遣乎。曰然。君何知我蹤跡。曰朱聖人言張撫軍有使甚勞頓。可先飯。飯已。朱聖人尙有言。使者大駭。已而入。方旦笑曰。汝來何遲。

有一函。速持付汝生。五日後。有大憂。此函屆時啓。母先。先不祥。慎之。四日返命。朝珍視函面。八月初七午正開拆。適湖南巡撫自京之長沙。道謁朝珍。燕之客座。正八月日時也。忽憶朱函。啓視。則速離座。三言。如言。則甫數武而巨聲發。巨輒自頂下擊。座成齏粉矣。會翰林院侍講王鴻緒。以愛女患怪症。服方旦仙丹死。上章參方旦。詭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妄悖逆。請正典刑。以維世道。有旨。命湖廣總督王新命傳訊方旦。並徒黨。審實具題。先是新命有寵姬馮氏。酷慕方旦術。造謁叩請。方旦收爲女弟子。在聖人堂經旬不出。傳聞與其高弟顧陸及翟鳳彩輩有曖昧。新命憤甚。憚不敢發。至是審明上聞。康熙二十一年二月。九卿等議覆。朱方旦應斬立決。其顧齊宏。陸光旭。翟鳳彩。甘稱弟子。造刻邪書。俱斬監候。旋宗人府復題。勒爾錦。張朝珍。贈額事。請行文查明具奏。上諭曰。此事毋庸行查。其贈額是真。尋議勒爾錦已羈禁。無庸議。張朝珍已病故。應革其世職。而朱

氏師弟皆駢首矣。方朱氏勢熾時。金會公太史德嘉。任安陸府教授。方且過安陸。會公有左道之憂。賦紀事詩五章云。舉俗霜犀炬。宵人岸犂冠。術蠱傾幕府。名漸到長安。小伎馮龜甲。儉生遲馬肝。感時蒿目者。徒有劍鉞寒。傳送厨鯖盛。郊迎廐馬忙。何曾工射覆。祇是信如簧。肉食謀諸左。師中鼓不揚。最憐手板吏。僕僕塚亭旁。踞坐臨公府。奴顏暱隸人。無端從祀竈。所至或如神。出祖家垂橐。停驂衆望塵。周官左道法。司寇幾時陳。婚宦俱須卜。苑枯總乞靈。大都盲顯者。容易蠱鄉亭。軺舫官儀具。杯杓弟子銘。煌煌天有監。曾不畏風霆。已見少君死。旋聞藥大誅。後來仍傳會。百慮一虛無。斧鑕垂腰領。禎符尙囁嚅。龍門史筆在。不媿聖人徒。嶮石農曰。方且所至坐受顯者拜謁。而蒼頭來將命。則卑禮厚賂以結之。因以勾得其瑣情隱事。言之輒中。溺於富貴者。不知墮其術中。詩中踞坐臨公府。奴顏暱隸人。真若輩伎倆也。按會公官安陸教授。隨州與郢至近。故會公親見言之。

唐代夏口商人。上與西蜀。下與揚州交通。前已言之。尙有可證者。据段成式劍俠傳。稱呂用之在維揚日。當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人來。悉令偵覘行止。按江夏即今武昌省會。其時江漢上游市廛。即在今文昌門一帶。商人多由此乘巨船往揚州。太白詩所謂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與此事正合。可知爾時交通之一斑也。

自來潛謀不軌。無敢陰結其事於通衢巨鎮者。咸豐中。上海有劉麗川之亂。一時騷然。不過乘爾時粵匪正熾耳。漢口初不聞有是種事。惟段懋生靖變紀略。稱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漢口民王爾寅陶二。謀亂伏誅。爾寅與陶二結黨圖不軌。陰置軍器。部署文武。遣黨李五等十六人。要卓刀泉僧僧陰白上官。時督撫他出。臬使張連登。秘僧西亭。密遣武昌同知王景皋跡所在。排牆直入擒之。驗問反形。下之獄。且出令曰。反者某。於衆無與。得

誓書已焚之矣。反側悉解散。姚道人者。大憨也。訊求得實。繪晒形緝。七日獲之。督撫歸。將入告。張請便宜行事。取其魁七人。杖殺閩馬廠。事遂平。則此

据同里周編修。光緒湖北通志稿錄入。惟考志稿中兵事。缺乾隆中羅田馬朝柱謀叛一事。未載。以本縣人修此門。反遺此要案。殊爲可惜。但不知見在志局重編。能補撫入否。此事

今人無復知者。但江夏志曾紀之。惟此舉若在同光後。當如何張揚。如何保舉。而此則並不出奏。自後百餘年久。無復此等事發生。至光緒末。則黨人秘密結社。遂以租界爲歸墟。敗於庚子。成於辛亥。而漢口遂爲發難之地。入民國。疊受震驚。在漢口者。亦以此事爲最。

王景彝琳齋詩稿中自注。多可備吾鄂風土舊聞者。其中秋竹枝詞有云。塗山剖石古曾傳。鍊石搏人一轉關。就使摩挲眞應手。生兒也帶一分頑。注。紫陽橋。舊多玲瓏石。婦人以是夕。暗摩石竅。謂可生子。又云。吾鄉有紫菜臺。質脆而味腴。距城三十里。則變色矣。洵別種也。詩以紀之云。甘說周原薺。辛傳蜀國椒。不圖江介產。又有菜名標。紫幹經霜脆。黃英帶雪嬌。晚

菘珍黑白。

自注。又有一種黑白。菜殊亦較他松獨厚。

同是楚中翹。又有高觀書院口占云。右收江漢

左南湖。環繞居然一大都。莫道八分山缺陷。要留不盡與寰區。自注。形家

謂山名八分功名。故未能顯赫。豈知留此一二分。殊綽有餘裕也。又云。院

前有清風明月古井。

景彝以舉人官至。浙江知縣江夏人。

今大朝街彭芎亭中丞所立之賀文忠殉節處碑亭。据琳齋詩稿。一名寶善書屋詩稿

有詩紀之。其碑未署年月。今按此稿。知建於光緒十年甲申秋。明府有重

建賀文忠殉節處碑亭告成敬志二律。其一云。一丈豐碑大道臨。雕獅鏤

象炳如金。依然屈子沉沙骨。同此羊公墮淚心。過客爭攜蘋藻薦。遺文不

受蘚苔侵。中丞大義農曹筆。

謂彭芎亭中丞。與會達周農部。

萬古山高與水深。据此。知此碑

乃曾達周繼志所書也。此誠可備後來考訂矣。

光緒甲申八月之朔。琳主高觀書院講席。與其姪仲權。於山之凹七中。忽

覓得爛柯棋盤石。初見縱橫刻痕。掘之則全石畢現。爛柯二字宛然。棋局交互十九行皆完好。因題四絕紀之。又云。是年八月初四日。漢陽門外董家坡。民房起火。延燒黃鶴樓。余時正住高觀山。登高一望。情形了然。因爲詩紀之云。燈初掛壁月沈山。山空微聞人聲喧。開門四望白於晝。西北一角火燭天。登高遙矚起城外。想是臨江偶不戒。料應撲滅須叟間。不至此疆侵彼界。高樓孤踞高山巔。不與江城相接連。尋常一墻尙隔火。何況百尺城垣墜。豈料西風勢太亟。助以洲前萬蘆荻。捷如紫電挾星飛。飛上高樓成霹靂。軒窗八面燦如虹。十二欄杆曲曲紅。仙人不喫元旦酒。黃鶴飛入朱鳥宮。畫棟雕梁一夕罄。無復金碧相輝映。勝地重爲瓦礫場。游人掃盡烟波興。吉耶凶耶不可知。老成歎息生猜疑。矧值狂夷焰正熾。時法夷蠢動祇愁兵燹兆其幾。我勸諸公莫悲悼。天焚不必定凶報。憶昔堯廷洪水時。草木橫塞禽獸鬧。益烈山澤一焚之。收拾洪流成再造。至今後代思益功。

大都以賀不以弔。况復斯樓幾廢興。往事歷歷皆可徵。我聞康熙甲子歲。此樓一焚藩逆平。又見咸豐丙辰歲。此樓再焚髮逆清。兩逆皆滅樓火後。保非瑩惑掃椽槍。又或天地抑鬱氣。欲倩祝融一疏利。又或羗氏狂暴氣。要憑回祿一蕩焚。本來造化一洪爐。鼓鑄都歸大轉樞。更借伯益一炬火。重開舜陞好輿圖。按李文石觀察然犀錄。有黃鶴樓爲歸德火神所燒云。二把手車古鹿車也。一日歸德某小車行。一叟雇車赴武昌。價八兩。酒貲一千。車夫劉三御之行。至武昌寓小店中。叟謂劉曰。盍往觀黃鶴樓乎。劉隨往眺望。久之。叟袖中出一尺。量其基址圍徑。記於小冊而返。明日劉仍御之歸。價如前。送至東門火神廟。久不出。劉覓之。至大殿東坐一象。白鬚紅頰。儼然叟也。方焚香拜。於爐內得銀八兩。錢一千。未幾聞黃鶴樓火。問其時。則叟言旋之夕也。時黃安李小軒方守是郡。聞其事往謁云云。据此。即八月初四事也。

王琳齋有博士泉懷熊兩溟先生詩序云。兩溟名士鵬。孝感人。以舉人大挑知縣不就。改選武昌府教授。推升國子監博士。品學俱重一時。此泉相傳爲先生致仕僑寓遺跡。字法古勁。刊石壁上。久埋沒榛莽間。余以光緒甲申。主講高觀書院。校閱餘閒。與侄仲權。徧游山麓。攀蘿捫葛而得之。別其苔蘚。表以石緣。並繫以詩。以志溯洄之意。將來重修邑乘。當請補入。時八月初五日。詩云。先生不厭廣文貧。竟以寒氈老此身。經學自推秦博士。詩名亦配楚騷人。一泉蹤跡猶留隙。至今石縫涓滴不絕三字鋒棱尙有神。笑我與公同耐冷。數來石上拂埃塵。按此迹。余於光緒乙巳往觀時。泉間之屋。爲黃陂陳士可參事毅所得。羣不知爲何人遺迹。觀此詩。知爲兩溟之遺。乃道光時物也。惟序中誤天門爲孝感。不知兩溟實以榜下即用改教。非大挑也。大挑不能徑選武昌教授矣。爲訂正之。又兩溟集名東坡。則所謂東坡者。亦即在此。謂小東門之坡也。當更取熊氏全集證之。

王氏又有信步至山陰。見石壁上刻有草書數行。字法蒼秀。惜蔽於荒榛叢棘。無人過而玩賞之。按此不知今尙在否。又有洞賓訪道處五字。徑尺許。亦刻山陰石壁上。又於山陰平地。得康熙七年重修黃龍寺碑記。僅缺一字。据碑。知寺舊在山陰。今寺乃後人改建。此皆甲申八月事。是時重修漢上伯牙臺。臺舊爲重福寺遺址。有桃花夫人廟。今廢。此皆可供吾鄂治考古之資也。

明代漢南人文。風尙最崇品藻。有東漢名士風。正嘉隆萬時。尤甚。戴純夫尙書金。在臺諫敢言。與同官黃梅石金。有二金之目。爲之語曰。楚有二金。臺中錚錚。此猶非鄉貫之談。迨後御史朱衣。以忤永嘉罷歸。御史朱寵。以忤分宜罷歸。里人重之。即所居之地。目衣曰東朱。目寵曰西朱。而稱其號曰別山。漢水二先生。衣爲別山。寵爲漢水。江陵張同敞。世稱別山先生。是吾鄉有二別山先生矣。足見當時清議風節之重。至萬曆間。蕭良有良譽。以兩蕭名海內。後社事風熾。於時漢陽諸生。

有文名者。相許以八龍三鳳之目。三鳳不可考。八龍者。桂龍。陽。劉龍岡。沈龍門。楊龍津。蔡龍坪。舒龍田。戴龍泉。孫龍峯也。漢陽縣志載。漢口大智坊河街。有九龍八鳳。山海雄鎮碑。道光間燬於火。所云九龍八鳳。或爲八龍三鳳之傳譌。抑或萬曆後更有名龍鳳者。鄉人侈而增其數乎。入清初。最著者。熊伯龍。仲龍。叔龍。仲叔。同科拔貢。其他知名。有劉一鳳。譚鳳祥。亦可推廣其數。其後又有蕭氏兄弟。稱二難。又有五若著聞當世。謂雷衡若。龔恆若。張嵩若。唐岱若。吳華若也。蓋以五嶽聯其名。如明人稱三甫四甫之例。亦足見品藻之風。猶未息也。

道學家作詩。如康節定山之流。以理語成詩。世號有韻語錄。近代考訂家爲詩。前如翁蘇齋。近如何蟻叟。好以金石考據入詩。亦不免博士買驢之譏。皆爲詩家別調。吾觀詩家積卷軸太多。雖不免窒梏性靈。然非不學者所能。衡以宋之九僧。江湖一流。此實更勝。同治中。沔陽劉堯臣拔貢。有九

日游黃鵠初阜一詩。訂流傳之譌。筆力清峭。無生硬杼槎之病。今爲錄出。疏證之。爲考方輿沿革者一助。其序云。按大洪山。即黃鵠初阜。宋荆湖制置使孟珙。隨人奉大洪山靈濟慈忍師佛足於此。遂僑名焉。而黃鵠山僅屬高觀山一節。六百年來。山靈叫屈矣。懵懂地師。乃謂阜系大洪出脈。則尤不值一噓。詩以正之。詩云。洱海來龍三萬里。北抵桃尖還迤邐。陂陀蜿蜒直西駛。八分靈泉隨鞭箠。斜跳雙峯入雲裏。勁氣磅礴鳴磯齧。江漢交并脈割止。省垣三面中流砥。全楚形勢了可指。古今王霸據者幾。何物紅羊。洪秀全楊秀清粵中起。嬰城營營紛蚤蟻。鼠牛虎兔龍躩尾。前攻曾塔後羅李。衆踣其足文忠掎。禽獮草薶腥臊洗。是山寸寸皆壁壘。呀谷谿崖填萬鬼。佛力不救劫灰死。鼙鼓遁逃壁窟徙。紺宇珠宮委礮矢。宋碣元碑無完理。九日同人訪故址。碎礫斷鏃叢榛杞。疎寮補葺猶可以。刹竿秃立風旛纏。衲衆鏡鼓佛前禮。梵唄馘空猶潮水。浮圖去天尺有咫。峭壁捫行石齒齒。

著嶺外垂二分趾。草樹冒穎蠓入耳。一上再上人重累。如木升猿磨附蟻。置身其巔心狂喜。俯視鶴樓翻在底。四山木葉飛紅紫。南湖水淺清且泚。鳧雁墨點沈菰米。回頭破碎見梁子。奈何塞竇禁行履。自厓而返曷能已。吁嗟乎。寶通寺名錫楚邱。崇甯萬壽古如此。大洪喧奪黃鶴恥。文人廊摧武無比。初阜肇窠書大紙。還山真面從此始。考洪山遷變始末。詳於元至正中。黃文獻潛武昌大洪山崇寧萬壽寺記一篇。其略云。鄂之城東有佛剎。曰大洪山崇寧萬壽禪寺。此黃鶴山也。而謂之大洪山者。蓋大洪隨之名山。自隨而鄂。自鄂而許。地雖易而名號不殊。示有所本云爾。鄂今爲武昌。山距城十里而近。山之巔。有岳忠武王手植巨松。斗牛亭仙人石鼓崖。尤爲奇偉。溯其所自出。推靈濟慈忍大師爲初祖。大師諱善信。受度於洪州南昌開化寺。爲衆僧執爨二年。僧力卻之。師泣不已。有老父告之曰。汝緣在南方。衆不容。曷行。逢隨卽止。遇洪卽住。唐寶曆二年。旣抵隨州。入大

洪山。遇旱。鄉人張武陵具羊豕禱雨。師戒勿殺。遂運誠默禱。三日大雨。武陵遂施其山爲寺。太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許以身代牲。輟汝血食。本捨身可享吾肉。即引刀斷左右足。白液旁流。儼然入滅。雙足留鎮山門。色久不變。四衆哀慕。稱曰佛足。有司以聞。賜號慈忍大師。賜所居名幽濟禪院。後以奇驗。加號靈濟。此隨之洪山也。宋末。隨數被兵。洪山又當其要害。爲南北必爭之地。邊境之民。旣多流散。叢林之下。亦無以安。荊湖制置使孟公珙。隨人也。與都統張公順。謀遷尊衆。適於樂郊。乃度地於茲山。請雲庵輿自隨。捧佛足。及累朝所飯。告極徙寺。額僑置焉。仍奏請賜命名。曰崇寧萬壽寺。曰輿爲之開山。此則鄂之洪山也。堯臣之說。蓋本此。大洪山寺塔。據陳愚谷湖北金石存佚考云。洪山寺塔。里俗相傳以爲唐鄂公尉遲敬德建。至形諸篇什。陳大章洪山四詠亦沿其說。予向疑其誤。以爲寺建於宋末。不應唐初先有是塔也。得塔記。足以證明矣。

按考中所云塔記。計元大德十一年五通。至大元年。延祐元年二年各一通。可知此塔乃元人所建也。附辨之。又按至大元年信女賀道慶塔記。稱住武昌南城右隅長街好禮坊。今長街名。熟在人口。据此知其名亦自元時便有之矣。

太白詩。一爲遷客去長沙絕句一首。坊行書中。標題爲北榭碑三字。兒時讀此。塾師皆索解不得。吾謂此後人隨意標寫之題也。然其來有自。讀宋李塋嘉定十七年鄂州重修北榭記碑。知北榭乃宋時鶴樓間名勝。湖北通志稱。碑在鶴樓後斗姥閣。李記略云。鄂渚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由元祐改作。元符末。黃公魯直見於題咏。惟北榭冠子城之巔。在邵公堂後。不知自何時建立。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爲大書匾勝。厥後名人稍有爲賦詩者。今五十載矣。日就圯廢。遂改建榭屋。闢而大之云云。据此知北榭本在黃鶴樓後。又通志稱鄂州雜詩碑。在黃鶴樓後斗姥閣。熙寧二年六

月立也。湖北金石存佚考云。計共五層。共錄詩三十九首。而此絕句列在第七。然其標題。則書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吹笛。可知原題自如此。檢繆本如之。王琢庵詳注本亦如之。乃知俗本率書爲北榭碑者。其意謂此詩曾刻於北榭之鄂州雜詩碑中云爾。然三十九首。何不可用此題坊書誤人。大率陋劣如此。致不可通。則不知其何意矣。

王景彝琳齋詩稿。有墜腰石歌序云。石在黃梅東禪寺中。相傳六祖以此石墜腰舂米。亦苦行之意也。上刻僧戒顯詩云。塊石繩穿祖迹留。曹溪血汗此中收。應知一片東山月。長照支那四百州。自注。欸署四祖遠孫。見金石粹編。上刻龍朔元年。八分書六祖墜腰石五字。此石余主黃梅調梅書院時見之。考田詩話。晦山顯者。即吳梅村集中所稱願雲師也。沈歸愚選別裁集。以登黃鶴樓句。爲僧詩之冠。而不知即戒顯即願雲。太倉州諸生王瀚。字元達。國變。爲詩哭文廟。焚棄衫巾爲僧。此戒顯之本末也。琳齋又

有贈王繼之詩。有句云。黔南五千里。舌音無變遷。自注。吾楚口音。與雲貴相似。接談。如對鄉人。亦理不可解也。吾謂此理易解。吾楚自元以來。人民多遷居蜀中。又由蜀遷居雲南貴州。故雲貴多江介間後裔。其方言安得不相同哉。不但語音同。其節令民風。亦大都與吳楚同也。琳齋在浙時。在四安有句云。人雜荊州與豫州。自注。亂後土人稀少。田地荒蕪。外來者惟湖北河南省人最多。吾知此由湖北遷往之人。其土語又必與湖北同。且雜以楚風也。大凡百姓遷徙之地。皆視此。如吾楚多存江西風俗。亦此理也。

以楚人輯楚詩者。從前代有之。今則久不聞矣。然前此所輯。多有其名而佚其書。彌覺可惜。其尙存者。或多屬湘鄂合編之書。或爲湘人自輯湘詩之書。故此事在吾鄂。殆可云絕響。就今所見。如廖大隱之楚風補。楚詩紀。此合編者也。鄧湘皋之沅湘耆舊集。及爲寶慶一郡之資江耆舊集。此專

屬湘省者也。若吾鄂所傳。祇孝感丁氏之湖北詩徵傳略一編而已。其書雖不饜人意。然在作者搜求頗苦。吾鄉亦幸有此書之存。光緒中。黃岡殷東坪廣文斐。聞擬輯未成。同里潘四梅明府臥園詩話。稱成廟時。吳門陶堯鄉侍郎櫟。觀察黃州。爲吾楚風雅主持。曾招王子壽比部。王香雪明經入幕。爲湖北詩徵之輯。未幾內遷。遂攜稿北去。近聞已散佚淨盡矣。此亦擬議有成。而卒不竟其事者。其專輯湖北成書而傳世者。惟乾隆中。黃岡王二思學博如琰。與江陵張惟甄明經旋均。同輯有楚北詩佩十卷。丁星海輯傳略時。曾假之於天門劉孝長明經淳。其書必有傳者。法梧門槐廳載筆中。引用書目。有鍾祥高密齋太守士熙。湖北詩錄。余在都下曾詢之荆門蔣員外楷。云家有其書。旋亂作。未寄出。故此二書皆未之見。丁氏傳略。凡例稱湖北著作家。從前留心風雅。纂爲闔省闔府闔縣之詩者。不下十餘種。此類。余只見夏槐廣濟耆舊詩集十二卷。及熊雨溟編文曰竟陵文選。曰詩話二種。頃徐星槎欲仿此輯孝感詩文。余力贊之。余皆未之見。他

如熊兩溟之荆湖知舊集。成書近在嘉道。必有可觀。洪素人江漢風騷錄。及湖北先賢詩錄。亦未之見。至於吾郡先哲。如蕪水李元瑩孝廉見璧之宏圃楚詩。蕪州汪蘭友明府薈之楚中風雅數十卷。及陳愚谷工部之湖北詩載十卷。皆未之見。今則篇章零落。國學頽亡。時事至此。更無復究心此事者。此道殆將滅跡矣。

法梧門與熊兩溟書稱。有陶選詩的。今未之見。又孫僭鹿欲爲湖北詩鈔。亦未果。此事苟非有大力者爲之揆。不易著手也。

紀吾鄉人物故事。方域風土。文藻見聞之書。漢上一隅。初以爲祇范氏叢談。黃氏漫志而已。嗣後又知嘉慶中。江陵三湖漁人劉南赤拔貢士璋。復有漢上叢談一書。但未見傳世耳。南赤此書外。又有荆湖詩舊鄧小記二書。推此類求之。凡在圖經方志之外。紀人物者。如隋志有張方楚國先賢傳贊。高範荊州先賢傳。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郭緣生武昌先賢志。明朱儼鏞江陵先賢傳。顧景星顧氏列傳。胡作柄荆門耆舊紀略。列女傳紀略。紀

事者。如楚之樽杓。唐盧求襄陽故事。唐余知古諸宮故事。並補遺。一作洛宮舊事
 易本煊雲杜故事。明童承叙平漢錄。大狩龍飛錄。王之垣承天大志。紀錄
 事實者。王禹聲鄂事紀略。郭正域楚事妖書始末。朱慶勤楚始末。蔡獻臣
 勸楚紀事。朱儼鏹荆變紀略。張芑殄逆紀略。查昇鄂渚紀事。龐穎嘉魚平
 寇錄。紀方域土風者。則自劉宋王侍郎荊州記以下。有可略述者。如庾仲
 雍江記。漢水記。宋沈懷文入沔記。鮑至南雍州記。郭仲產荊州記。梁元帝
 荆南地記志。李氏宜都山川記。宗懷荆楚歲時記。杜公瞻荆楚歲時記。庾
 銑續伍端休江陵記。吳從政襄沔記。韋莊峽程記。司馬儼峽山履平集。潘
 子韶峽江利涉集。按此二種地志書。而以集名。章實齋曾辨其非。王得臣江夏辨疑。江夏古今紀咏集。
 薛季宣武昌土俗編。廖道南楚紀。陳士元楚故略。楚絕書。瞿九思土俗章
 程。何遷全楚志。朱儼鏹江陵志餘鄂書。周聖楷楚寶。魏昌期梅川拾遺。高
 岱楚漢餘談。陳士元江漢叢談。張氏之漢陽縣識。沈氏之黃州府志拾遺。

按此類亦是地志書。此所舉乃最古者及私家能補官書之缺者。雜記文藻聞見者。如安陸李遠山道平郎小紀。

洪素人江漢風騷錄。朱錫綬沮江隨筆。畢訓咸漢江筆記。他如南中紀聞。遼邨紀聞。荆事搜佚。皆其類也。至方志圖經。尤不勝舉矣。若專紀一隅之作。如任氏方氏田氏王氏諸家之太嶽太和山志。賈氏之赤壁志。王氏之問津書院志。沈氏之白雲山志。胡氏之黃鵠山志。大別山鸚鵡洲諸志皆是也。

黃鶴樓一筆草成鵝字刻石。好事者多氈拓傳布之。今猶無恙。書石者爲門鎖國。世人多不曉其由。余觀荊州府志云。門鎖國。漢軍人康熙間宰松滋。初不識漢字。旣留心筆法。臨摩不問寒暑。久之成家。常懸一筆窗間。鋒頭忽燦若華。蓋其精神專注。故管城效靈耳。喜作徑丈鵝字。所過名勝輒書之。黃鶴樓刻石其一也。龐洵句云。石碑刊法書。縱橫勢經丈。曾聞五色花。幻自筆頭放。蓋謂此也。据此知門明府之爲是書。不止一處。至題咏之

龐洵。爲松滋人。乾隆拔貢。著有依綠園詩集。門君見筆端發花。乃藝苑中精神專一之所致。作文作詩。皆有此境。非怪異也。亦非久於其道。不能得見也。

漢口背湖枕江。一綫長堤廿餘里。塵市鱗集。惟限於地勢。凡細民無力居肆者。咸於肆旁設攤交易。不下千餘家。由來已久。戊申四月。陳小石抵湖廣總督任。前任趙制軍移交案件。約數百起。趙辭赴蜀任。舟維漢上。擬拜答各國領事官。適巡警道馮啓鈞。銳於市政。欲將攤市一律撤去。又未擇廣場爲之所。聞趙來鎮拜客。傳諭閣鎮一律拆攤清道。攤商以爲暫時拆卸。不得不遵。時已三日。羣擬復舊。馮又傳諭不准再設。爲擇地謀生。大拂商情。羣執香向有司衙門請求。趙是日仍拜客。易輿而騎。正在市中。衆遮馬呈訴。趙見衆攔阻。勒馬回奔。駕舟而逸。一時鼎沸。無業游民和之。所謂大擺隊。二擺隊者。不下千餘人。附和滋事。焚燒搶掠。旦夕不寧。趙離漢而

亂作。陳小石聞警。立派張彪黎元洪帶隊保鐵路電桿。及一馬頭。又札救火會巡防。時盛石郎宣懷。方辦鐵廠。與兵工廠。請派兵彈壓。小石謂可無慮。此乃馮道操切激變。既經准其復業。收拾至易。時江寧端制軍在下關。派師船待赴上游建奇功。恰是時大雨時行。由宵達旦。至次日午始止。市廛寂然。事後派員查勘。僅焚燬洋商一、二家。華商四、五家。洋婦略有受傷者。略加撫恤而已。馮道薄加譴責。而趙督鄂半載。其去時留此大咎。幸陳爲收拾。乃其接任後第十日之事也。

會城之孝子巷。詢之人多不知者。見江夏志人物始知之。稱明李之茂。事母郭氏至孝。母亡。甫斂。適獻逆陷城。舉家避去。獨茂留殯側。賊詰之曰。不忍捨母耳。賊曰。孝子也。留薰於門而去。鄰人多匿其室。獲免者。今猶名孝子巷。巷在正覺寺側。又烈女渡。文昌門外江岸。有三字碑。詢人亦不知。江夏志疆土云。紅石磯。在文昌門外。有鐵犀鎮江水旁。號烈女渡。即馬烈女

投江處。又同治五年重建碑記。黃肇敏撰書。檢烈女中。無馬氏傳。此碑藝文中。有其目。無其文。其本末究無從知。何貴此方志。又人物武功中。有明張安。安鄉伯。張榮。忻城伯。張昶。彭城伯。張尙忠。以知府爲定遠將軍。此或是永歷時所封乎。

齊學。裴見聞續筆。載方蓮。舫蔗。餘偶筆稱。湖北漢陽府東門外江中。有獸似獼猴。常上岸曝日。人多見者。此乃嘉道時事。不知墻否。當是由巫支祁傳聞附會。不知彼乃淮瀆之龜山也。至偶筆又稱。湖北省城東門外。長春觀大殿階前青石內。有貓宛然如生。水澆石面。則鬚毛畢現。相傳貓聽經入神而化。殆所謂精誠貫金石歟。按此事今已無聞。或咸豐中。省城三次陷賊。觀被焚燬。遂失此石中故迹歟。是亦會城之一異聞也。

胡月樵。黃鵠山志卷一名勝云。明洪武初。教諭沈浩然。拓創江夏縣學於黃鵠山北。九年。改楚府廣阜倉。按此云黃鵠山北。則指今廣福坊一帶而

言。是明洪武初。江夏縣學在今廣福坊矣。何以證之。廣福。即廣阜音近之。訛。洪武九年。改初年之江夏縣學爲楚府之廣阜倉。於是移縣學於鳳皇山之陽。卽今縣學地也。江夏舊志不知此。故而混列此語於今縣學之下。非也。然則今之廣福坊。確爲明初楚王府廣阜倉遺址矣。吾初以爲陳友諒之廣積倉地。非也。

英人自鴉片戰後。其目中直視中國若無人。舉一事可見。咸豐元年正月。英領事闕那死。其目有番察理者。於福州省城烏石山造墳埋葬。紳民聚觀者千餘人。時裕泰官閩浙總督。以烏石山在省城內。關全城風水。不應違約妄行。致貽後患。飭府縣往阻止。並諭以本地民人。從無在城內埋葬之例。故人民因此共抱不平。來山阻攔。官卽准行。而民心不服。卽強爲之。終必發掘。衆怒難犯。官不能庇也。番目畏懼。因言該國例於人死十八時內埋葬。今爲時已促。求代覓葬地。遂指南門外官山空地一方。給令暫埋。

紳民始各散。番目感激不已。此事見裕莊毅年譜。然以今日之眼觀之。辦此事猶屬示弱。直當據約阻止。更不必他言。方是正辦也。

光緒辛丑。余授學晴川書院內課諸生。因家三槐嶺。每道東門內。見敬節堂前石坊。書名節完全額聯。爲湘水東來。江上淚流斑竹血。夕陽西下。城邊塔映石榴紅。考張氏漢陽縣識。載漢陽西門外石榴花塔。未知所據何書。後見吳興陸氏十萬卷樓叢書中。有夷堅丁志。此事在十三卷中。云紹興初。漢陽軍有寡婦事姑甚謹。姑無疾而卒。鄰家誣婦寘毒。訴于官。婦不勝拷掠。服其辜。臨出獄。獄卒以石榴花一枝簪其髻。行及市曹。顧行刑者曰。爲我取此花插坡上石縫中。旣而視曰。我實不殺姑。天若監之。願使花成樹。我若有罪。則花即日萎死。聞者皆憐之。乃就刑明日。花生新葉。遂成樹。高三尺許。至今每歲結實。按此乃宋高宗紹興初年事。但其石榴花不知枯於何時。世稱石榴花塔。必其後有人感孝婦寃。於冢上成塔。故有此

名也。惜其夫母兩族姓名不可考。即其遺塔及壟所在。今亦無從考。蓋節婦堂聯。卽本地事成對句。而以湘妃竹配之也。

張文襄視學湖北。下車觀風。有擬郭景純江賦。用禁體。不得涉及水旁字。後以蕪水范季常先生爲第一人。考此事蓋有所仿。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上自盛京還。道入榆關。登澄海樓望海。雪霽千峯。波明萬頃。天容海色。洵屬奇觀。時張文敏梁文莊侍從。因奉命聯句。凡字畫涉水部者概不用。仿歐陽咏雪禁體也。十九年秋。上自吉林至盛京謁陵。禮成旋蹕。以十月二日入關。再登澄海樓。舉成例。命汪由敦劉綸。用禁體疊前韻。事見熙朝新語。文襄蓋援此試士。亦以避窗下宿構及剿襲也。

道光戊申。龍翰臣方伯方督學吾鄂。是時新城陳廣敷溥。方自漢入湘。小憩武昌。今觀陳廣敷先生詩文鈔中。有戊申上元。係舟唐角。與懿叔兄上黃鶴樓。乙夜阻重城。遂宿龍翰臣學使院齋。論拔萃科十二年一舉。當以

材實。勿以浮華。醉起題五言一首。留爲左券。詩云。宵來上元月。圓暈籠四
遐。憑江控高館。浩矣寫湘巴。唐角對漢口。百產縮精華。連檣上燈火。混若
蒸朝霞。瀟瀟明發雨。夜宿使君衙。此邦豈無士。士倘在蕪葭。有則必識之。
學使君言大非誇。明年就君求。磊落紛都挈。懸知安期棗。食我端如瓜。此詩
實云亦見陳懿叔先生詩鈔中。此可作吾鄉一故事也。

歐陽小岑筆記。載道光戊申。陳廣敷與懿叔同游湘。客其家甚久。當時朋
輩傳爲異人。郭筠仙羅羅山劉孟容諸公皆來見。廣敷所言事。後來皆驗。
今觀二陳先生詩鈔中。廣敷先生詩鈔。有贈郭筠仙庶常云。侍御。朱伯喜
媒善。俾吾靚龍。翰臣唐。復於方伯所。隅坐接庶常。秀貌而儒趨。中有鬱勃
疆。欣聞房杜目。方伯實云。熟視眞子房。相携黃鶴樓。寒吹落下方。新居移雄楚。
樓名。有梅菜未央。紫苔媵白菜。魚筍適我腸。徐徐引其蠟。因就乞一觴。蘇淞

方海運。青兗有跳踉。蚩蚩貨布夷。鼾睡仍在旁。假今觀譚綸戚。繼光三驅謚海疆。海氛雖云靖。士夫猶故常。岷輿在經正。內治而外攘。譬我齊我家。性善各有萌。善苟共條達。心知浩穰穰。此雲油油施。彼苗葉葉當。事任雖未及。慙慙日方長。或擾或不耘。定自審周行。又有萬樓觴。月歌留別湘潭諸君子云。我來弔湘妃。覽茲南嶽還。矯如千仞控鸞馭。丹霞五色開風翰。飛流窈窕三十里。黑龍潭左開驚湍。耒陽岑寂無所有。杜陵祠宇荒江干。平沙落日看驪馬。主人大度江河寬。昭潭城下秋已中。了了清鏡當高寒。東海夷氛苦未燼。河江所灌波連山。公等乘時各有適。而我壯志何漫漫。春秋一得一偶爾。斯文天欲開榛菅。風帆曲轉已江左。更略西極攬百蠻。丹梯百尺留指爪。白雲迴首天南端。

按此詩刊在陳懿叔先生詩鈔中。今按乃廣夫詩也。此鈔中於兩人詩多夥鈔無分別。則編者之失

也。此二詩皆當日陳氏客中湘一時之作。可以見朋輩之相期許。又廣夫詩鈔中有曾伯涵學士屬戴醇士侍郎寫竹。贈郭筠仙太史。題其上曰。風

格在張留侯李鄴侯之間。學士有詩。欲與偕隱。予來見之。以爲眞老筠。行看子也。次韻一首云。曩子勤子家。十年曠關山。子行勤吾國。立懦廉其頑。瀟瀟千尺姿。入此半段間。濯淖而蟬蛻。邈矣不可攀。子儻從曾侯。愴然彼一灣。塵埃所不到。琴筑夜琤潺。我邀一世中。復誰爲往還。又有長沙舟中重次一首。回寄老筠言別云。客留會言逝。顧瞻二女山。屈潭况未到。慨然知我頑。張李之側左。留我三日間。千載接晤對。昭昭非夢攀。瀟湘下洞庭。澄爲此一灣。午別醉自可。夜雨乃琤潺。逝矣雖云遠。仲也當來還。謂家懿叔觀廣夫贈筠仙詩。知其在鄂登鶴樓外。又曾寓雄楚樓。時方開正。故有紫苔腴白菜之語。以紫鬘鬘菜。乃會城洪山特產。向來少人詩者。陳氏殆其先河矣。

敖英東谷贅言。予行役麻城。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信宿。因問請曰。先生娑娑邱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某平生居恆以禮義灌溉此心。以廉恥潤

色此身。以勤儉訓子孫。此外奚所事哉。按鳳巖疑是鳳韶誤書。

續漢口叢談卷三終

續漢口叢談卷四

晦堂居士偶編

曩爲蘄黃四十八砦紀事時。不知有黃岡吳德芝黃州四十八砦記也。嗣閱周是園先生錫恩所纂湖北通志稿。武備門中。輯清代武功。所引書目。始知此記尙存。然通志稿祇採記中順治三年東山王光淑易名甫一役而已。意者吳氏此記。第紀事文一篇。非書目歟。先生在時。亦未及詢求。不知藏書家尙有茲秩否。當爲紀事時。鄂砦篇內。亦遺卻順治八年。麻城梅氏僕作亂一事。今補記於此。辛卯歲。麻城梅氏僕方繼華等。聚衆爲變。時麻城訛言。有旨贖僕如前明時。繼華刼其主梅鈿財物。招集無賴。歛金入會。約其黨數百人。謀不軌。先以邑中故宦包占丁糧爲詞。誣控於撫院。復條列主僕九款。巡撫某誤信之。麻城知縣徐鼎。爲之榜揭三日。麻城諸家奴挾退殆盡。遂成大變。羅田二砦皆震動。各登山砦以守。麻城諸生王元

凱梅鈿等赴省告變。以計擒繼華誅之。餘黨復亂。殺王士杰全家。衆逼城下。巡撫馳赴麻城。令巡道某率師靖亂。平之。徐鼎革職。因頒奴僕律例。有勅賜陣獲家生。價買四項云。考梅鈿後佐于清端。平東山之亂。麻城當明季。家僕之盛。甲全楚。梅劉田李爲最。不下三四千人。曾立里仁會。挾制其主。與張獻忠合。遂釀成崇禎十六年破武昌省城之巨劫。旋復反正。奴黨仍鞅鞅不得志。越九年。遂有此變。吳梅村馮再來均紀其前此變端焉。攷麻城明代四姓衣冠之盛。如梅同知在廷。舉人國正。國森。同知國葵。克生。都憲國楨。瓊。宇副使國樓。彬。父巡撫之煥。武進士國林。漣。廷和。助教之煒。皆梅氏之著者。劉忠言參政訓。訓孫士約。知縣璣。璣子莊。襄尙書。天和。天利。孫錦衣衛指揮守有。及太子太傅僑。守有子掌錦衣衛承禧。又有知縣漢。漢子端。簡尙書采。於時又有府尹淑相。同知承禮。克昌。郎中潔。知縣瀾。凍。僉事諧。知府奕。同知子弼。泮。又有俊卿侍郎鍾英。知縣仲。推官承棠。知

縣侗。知縣仲轡。同知仲幹。通判仲轸。知縣綱。瑄。通判昺光。進士廷舉。守泰。知縣炎。通判方。同知文杰。知縣涵清。推官孫源。知州秉衡。知縣怡。長史秉鑰。指揮永繩。成。胃。左都督守濟。主事守春。其他得蔭襲者六人。皆劉氏之著者。又太僕卿田生金。通政使生芝。同知生玉。主事生蘭。自生玉外皆進士。爲田氏之最著者。又御史李鑑。主事文祥。知縣文璧。知州文欽。推官采。知府寵。尙書長庚。進士灝。知縣宏。知州本芳。長史騰芳。知縣鼎漢。亦作羅田人袁。郎中爵。知縣承奉。同知長年。世荐。進。承槐。主事道。通判燧。知縣新楚。知縣鄧林。署丞廷對。春瀾。知縣文簡。游擊廷標。惟吳馮所舉四家。梅田尙未及劉李之盛。但不知何以舉梅田而反遺周氏。吾觀當時麻城周氏。搢紳簇起之盛。有可考者。自周按察鑑後。如知州梓。鑑。孫公賢。兵備廷徵。子汝舉。縣丞鈇。鈇子元孝。光祿宏祖。元孚。太僕宏禴。子知州謚節。愍應泰。又有知州宏迪。僉事崇極。都督僉事宏謨。僉事崇惠。文熙。主事岱。侍郎思敬。知

府思久。參議思稷。知縣思大。博士應嵩。主事應明。知府之夫。侍郎邦環。知縣愷洙。同知瓘。知縣晏。廷制。廷璋。通判珪。知縣傅資。運使載。通判龔宏毅。知州祥。廷聘。同知戴。知州思韶。進士邦基。仲。知縣世璽。制。應崑。知府世盛。知州維光。助教溲。尙書損。進士振岱。郎中諡烈愍之茂。守備世岐。武進士應盱。應嶠。應延。幼堪。其仕進不亞劉李。但祇侍郎一人。其遠害尙書。則在思文帝偏安之朝矣。

光緒麻城縣志選舉中。彙列明代諸姓科目總表。今錄之。見一縣人物衣冠之盛。表中所收諸姓。凡進士舉人祇一人者不錄。今彙數其鄉舉人數。進士附之。凡治城儒學街吳氏二人。南門詹氏二人。進士一。北門詹氏二人。南門邱氏三人。各鄉壩上李氏十六人。進士七。望仙橋黃氏五人。唐家巷唐氏二人。進士一。白水畝田氏四人。進士二。萬仞崖楊氏四人。鎖口河劉氏十七人。解元二。進士十一。七里橋劉氏四人。進士一。新店周氏二十

七人。進士七。寬兒山熊氏四人。進士一。七里冲王氏三人。西畷陳氏三人。八里畷鄒氏十二人。進士二。萬似崖黃氏四人。解元一。進士一。新河劉氏三人。進士二。其一入翰林。古城畷曾氏十四人。解元一。進士三。白杲董氏十三人。解元一。進士五。八里畷鄧氏三人。進士一。烏鵲林汪氏三人。紅石橋喻氏十人。進士三。拜郊城陳氏二人。進士一。相公山項氏三人。七里崗梅氏十一人。進士四。其二入翰林。吊橋方氏三人。進士一。曹家河劉氏二人。五壩山毛氏九人。進士三。古城畷毛氏二人。進士一。浮溪河金氏二人。白杲阮氏七人。解元一。進士三。長嶺崗萬氏二人。進士一。夾沙洲喻氏二人。八里畷王氏二人。進士一。栗林馮氏二人。白田畷熊氏六人。進士一。曹家河曹氏二人。解元一。進士一。曹義洲曾氏二人。白田畷劉氏五人。進士一。入翰林。望花山蔡氏五人。進士一。岐亭劉氏二人。進士一。中館驛林氏二人。香山趙氏八人。進士二。一入翰林。駱億山邱氏二人。進士一。青山李

氏二人。掘斷山周氏十三人。進士六。陳家寨陳氏三人。進士二。三角山耿氏二人。進士二。岐亭陶氏二人。解元進士各一。明家畷明氏二人。旂竿山周氏二人。皆進士。鳳坡毛氏本姓喻二人。麻溪河朱氏二人。雙輪山陳氏二人。皆進士。新店謝氏四人。安家畷王氏二人。新店彭氏二人。皆進士。石陂王氏二人。三角山彭氏二人。斗坡河秦氏二人。白吳魯氏二人。八田畷魯氏一人。進士。大抵人文科目衣冠之興衰。存乎一時之風氣。如齊魯。如洛閩。皆以地望表學術。次則搢紳科第。亦乘地望。從前直省皆有之。吾楚在明代湖廣郡邑。則數黃麻。在近代湖北郡邑。則數黃孝。如上所舉麻城。明代科目。可見一斑。故風氣之開。必積久乃成。成後亦可積久不滅。其滅也。必有種種摧敗之方。盛極斯衰。理固然也。故地方風氣之移易。與其變滅。其中各有至理存焉。亦足供社會研究之資也。

余爲蘄黃四十八砦紀事。山砦列傳中。有蘄水相國姚崑斗明恭一傳。據

明史。楚詩紀。黃州志。諸書而成。究未詳贍。後在長沙。見王船山未刻稿。有搔首問一書。紀相國盛德一事。今補志於此。方相國家居時。有盜葬其祖墓者。家人炯得之。掘取盜者之骸。置籠中。將焚之。相國不肯。命置諸蕭寺藏之。未幾失所在。蓋盜者子孫仍竊以去也。人服相國之忠厚。此與相國乞改兌漕便軍事。皆可見其爲人。與明季鄉紳虎視梓邦。魚肉小民者。正相反。但不知當時何以致鄉人伏闕訟其不法。或者其子弟爲之也。夫崇禎五十宰相。無表見者多矣。何獨責備於相國。致府縣志更不爲之列傳也哉。

夏逢龍。天門人。使氣好大言。以施與排解服衆。人呼爲夏包子。范氏叢談。謂其小名

爲包子。惑於省城東門山隈僧大元之言。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作亂。自稱總統兵馬大元帥。張黃纛。踞閱馬廠官廳。面南坐。旗纛皆白。其黨翦髮爲識。按此類與辛亥武昌起義情事多同。亦奇也。旋自稱爲永王。大元爲其軍師。守省城。自

將兵規漢黃德。至七月敗。走黃州。爲黃岡諸生陳王謝縛送都統瓦岱軍。

中斬之。

按擒逢龍者。聖武記作易惟聖安。陸志作易爲恭。黃州府志。江夏志作陳王謝。漢陽志作宜畏生。今從黃州江夏志書之。

初。陳王謝與逢龍

善。以事係省獄。逢龍叛。釋之。贈以金。送之曰。事不成。以子山中爲歸路。及敗。逃至王謝家。遂縛之。先是民間有包子。不過三口之謠。三口者。卽黃岡團風下之三江口也。果於黃郡獲之。

道光戊申。楚中大水。武漢成浸。已酉益甚。漢黃河鄂間。藍縷屬道。會垣據黃鵠磯。城不沒者三版。居民編蘆息其上。有面胭脂山而居者。初登樓。駕木橋通出入。水漸及戶楣。如蟻封。急呼家人。抉牆輒而出。就小舟。舟或觸市瓦必覆。凡出者皆僦居山頂。天炎如炙。老弱俱病。及水落。無不生計蕭條矣。

程維周紀事七律六首。有城堞編茅成里。社戍樓垂釣卽江湖之句。可以見其概矣。

咸豐壬子十二月初四日。武昌陷。癸丑正月初四日。賊燒城走。長驅躡九

江時鄂垣城中闌闌邱墟。尸骸撐拒塗巷。各家藏書。均投廁溷中。九月。田家鎮官軍潰。賊復上竄。武漢居民夜聞警。均挈眷趨避湖汊。漢口居民。多走漢川。刁汊湖分水鎮一帶。或陷淖。或跣行。沿塗岸號哭聲不絕。男女躓路。爭道爭渡如蟻。多行昏黑中。上抵西江亭。情形大略如此。此種倉皇紛擾之狀。聞辛亥八月以後。蓋數數見也。

江夏程之楨維周詩鈔俚俚吟中。有壬子武昌城陷後。爲武昌哀一首云。豺虎壓江官閉城。盲人側耳坐瓦罌。官軍盡納入城。賊於城外鑿地道。城中獻策者以大甕埋城底。坐警者其中聽之。隧

道振振鑿有聲。誰其守者如泥嬰。砰訇大聲起城底。堞口兵埋雪窖裏。西頭黑月射文昌。賊鑿文昌門。東西逃卒如流水。須臾城門兩道開。刀聲齊逐人聲來。登弧次第森蛇嶺。鬪髐狼籍滿天街。窮搜婦女掘貨財。太索十日昏陰霾。達官以死謝百姓。一死爭抵十萬命。初聞小醜下岳州。金口黃陵兵齊收。藩籬自撤長江路。外援那見臨淮戍。北風偵報快如弦。礮臺四面皆

賊據浮橋一夜巨飛虹。舳艫銜尾馳青驄。川勇疾呼請火攻。滿城安坐處女同。漢陽對岸屍如山。衆賊擔屍屍滿灘。鄂民待命盡股栗。大帥築城催愈急。相持一月燕慕巢。慘聽九門鬼燐泣。岳陽不守守江漢。下策猶可資防捍。咽喉連破下淮徐。流毒東南遍塗炭。蠟書辜負向軍門。

先是軍門欲奉書城內為賊所

隔因作蠟書命壯士泗南湖以達

覆局猶賴此志存。同心惟解兵法意。錚錚繡尹常鎮軍。

夏江令緒

公諱麟。巷戰。手刃數賊而亡。先時鎮軍常公奉向軍門檄。由湖南來援。至是死云。

此可略見承平逢亂之大概矣。

咸豐甲寅六月初二日。武昌再陷。維周廣文又有詩紀事云。記得春鏖化戰場。鄂門局又變滄桑。蠟書路絕鴛拋紙。木偶人嗟燕處堂。壓卵一城懸旦夕。投戈千里走衡湘。可憐鑄鐵難成錯。不死登陴死出疆。獻策紛紛幕府顛。禳災壓勝託神仙。黃金價少無雙士。白骨纏腰當十錢。

城中餉絕。守城兵每日給米一

勺當十
錢一文。

鎖鑰漢陽先棄地。瘡痍全楚盡呼天。上遊重鎮稱南紀。覆轍何堪
踏往年。索餉饑軍舉掣爭。睢陽不作忿難平。羊頭屢受軍中賞。蝸角徒觀
壁上兵。媿婦幾家懸破釜。亂燐青晝閃空城。定知故鬼逢新鬼。慘說三年
虎口生。坐鎮蠻天肅建牙。雄城委棄等泥沙。紅羊已換仍逢劫。黃鶴如歸
不見家。陣月銷殘金口壘。腥風刮盡秣陵花。王師何日收江漢。再拓東南
靖塞笳。此亦當日僅存之一斑也。

同光間。江漢上游。上自荊門。下至監河。四鄉拐賣婦女。名曰圍口。常有痞
衿鄉暴。坐掌其事。地方有無依寡婦。往往強逼改嫁。而瓜分其利。不從。則
搶奪以行。此風荊門尤甚。衆痞所居。俗呼曰小梁山。白晝四路搜尋。道遇
婦女獨行。則擄集一室。載諸遠方賣之。或婦抱幼子。則奪而投諸水中。謂
之招花葆子。傷天害理。莫此爲甚。一日大憲聞風。札飭各州縣訪拏。就地
正法。駢戮滿道。江陵所屬熊口。有某痞亦在訪拏中。藏匿村民樓上。差役

捕之不得。一夕遙望樓上火燄冲天。奔赴救之。至則無所睹。怪而搜之。遂見獲。訊實。以石灰籠貼死。心懺子績聞見錄

元和胡綏之員外玉縉與余言。緬甸經乾隆中用兵。始終未臣服。余考之。但未行冊封之典。與按年入貢也。實亦奉中國爲上國。道光初。孝感屠可如制軍之申。爲其父南洲廉訪述濂狀。曾紀緬甸入貢一事。南洲以進士官知縣。後終雲南按察。其由文山知縣擢騰越知州。適州南野人獷悍。阻遏緬甸國使不得達。野人復劫掠漢砦。南洲奉檄。剿撫有方。緬目孟幹叩鐵壁關求謁。南洲宣諭一切。孟幹言國主久願歸款。且修貢獻。南洲聽之。已而貢馴象土物。朝廷錫之花翎。命往宣慰冊封。野人望見旌節。不敢動。馳至阿瓦。緬人坐擺持經受勅印。旋遣使隨南洲入朝。召見南洲。恩賞有差。緬甸自用兵後。十餘年未通貢使。至是略備藩禮。時乾隆辛亥八月也。南洲旋擢永昌知府。按此可證緬人通貢實有之。但不時至而已。抑吾觀

康乾朝用外吏。往往專其人於一省。不令遷轉他省。故當時多有由某省知縣或佐貳。歷官至方面未離原省者。亦可見當時用人。於此煞有深意。蕭山王南陔中丞。由閩令至閩撫。而梁蒞林特書之。實則此種非創見也。如南洲由滇令至滇臬。亦其一也。至道光後。則此意遂失矣。

孝感丁湯銘以畫名於時。高宗南巡。應徵赴召於行在。進畫稱旨。隨扈入都。供奉內廷。十四年。年八十七。放歸。賜帑金五百兩。固辭。乞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上允所請。仍賚金如數歸。卜居鄂城。築八千卷賜書廬藏之。其子析產時。以賜書與沃田一區。各爲一分。其孫願捨田就書。咸豐中。避寇氛。藏石陽山中湖莊。乙卯。尙無恙。戊午後。仍被燬。其從元孫中書宿章。字星海。繪爲八千卷賜書廬圖徵題。燬後。又爲圖徵題紀之。程維周詩鈔。磨盾草有鄂門災一詩自序。同治丁卯十月二十五日。鄂垣火藥局不戒於火。大小洋礮數百尊。火藥火器。一時齊發。摧塌民房。傷斃

居人無算。沿江三百里皆震驚。余聞而哀之。賦是詩也。詩云。鄂門晨旭輝
曠曠。長江千里銷狼烽。竹樹晴川碧晻靄。林巒黃鶴青龍葱。觀音閣上罷
齋鼓。萬家煙火方朝饗。轟然一聲拔地起。六丁霹靂無其雄。地豁山坼隘
柱動。神嘒鬼鬥青天聾。丹旆繚蓋紛紛下。滿城黑霧騰虛空。礮子百千萬
億突。闐闐南北東西攻。排牆迅似天花陣。折棟疾如滄溟風。男顛女踣童
叟躓。須叟五岳摧昆蟲。馬骼飛過鸚鵡渡。人髻亂落龜蛇峰。餘怒更思拏
蟲虜。出水竟欲升蛟龍。濤頭百丈屹江上。傾檣斷柁沈艤舫。金口老父朝
出汲。忽爲折臂爲傷胸。痛極不知火藥變。驚定方悟奇災逢。我在黃州坐
擁席。屋瓦震撼聲隆隆。初疑地中鼓角發。旋訝邊圉兵戈誥。那知省會萬
家室。此時已化阿房宮。吁嗟乎。軍興武昌凡三陷。鬪饑臺並南樓崇。散亡
召集閱十載。泉刀貨殖稽流通。舟車旣竭權算力。火器更藉番夷功。確黃
百萬委焦土。不燒巨寇燒顛蒙。達官歌鐘晏未散。衙府圯落煙塵中。豺虎

充斥尙中野。履霜誰解呼晴穹。按是冬之災。沿江漢二三百里。皆聞其聲。多疑爲驚雷。後始知之。吾族時有中武鄉試者。歸述其狀。感歎未聞。此詩大略括之矣。

同治中日照丁心齋觀察守存。官督糧道。人但知其制舉家。不知其人實究心物理學。余嘗見其所箸造化究源之作。其言物理多與西人科學暗合。其中有一則。即紀武昌火藥局災之事云。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巳刻。余在楚北糧署正欲易衣會客。忽而屋瓦坼裂。牆壁搖撼。窗格皆震碎。有聲。急趨出。則見正南黑烟突起半天。蒸蒸日上。旋聞大聲如巨霆者三。知爲火藥局失火之故。窗之前榻已傾折而北矣。少頃窗之後榻又傾折而南。其勢更猛。出視附近居民廟宇衙署。無不傾圮狼藉。蓋局中火藥三十萬觔。分爲三處。一并轟然。當屋瓦震動之時。聲已發矣。乃以相去數里。聲未到而氣先到。因地上之氣。徧滿空際。本無罅隙。及火藥一燃。而地上

本有之氣。爲火所奪。氣與氣積。以至推牆倒壁。及火藥一轟已過。氣復還而補之。故一前一後。一南一北。可見空中之氣。爲力甚大。其氣之去而復還者。譬如積水小池之中。投之巨石。猛然一擊。水必四分。及石沉水定。四面之水。仍必逗入。此其徵也。寶應劉佛卿嶽雲格致中法。引丁氏此說而釋之云。據此證聲之能傳。由於氣之推動。西書以水之傳浪。喻空氣之傳聲。亦即造化究源。積水小池之理也。余謂此吾國研究聲與氣之理論也。至此火藥局災。爲爾時之巨眚。余族廉甫孝廉臣銳。卽以是冬中式武舉。在鄂親見此災。嘗爲余述之。謂研藥之牛斃數十頭。不知去向。其日吾羅田去武昌三百里。亦聞其聲。地爲震動。黃岡洪右臣給諫良品。驚巢野錄亦紀其事云。同治丁卯十月二十五日。鄂城火藥局災。甓瓦飛空。堂室基址。陷爲深坑。江水爲沸起。數百里地皆震動。局中供役員丁數十百人。皆成齏粉。屍骸無存。蓋自兵興以來。設局籌備軍器。火藥爲一大宗。庚申太

西就撫。嗣後洋樓洋館。互市江漢間。其人專擅火器。中國倣之。製造洋槍洋礮。需備火藥尤多。至是遭此慘變。王比部柏心賦楚炬詩傷之云。巨炮乃攻器。戰野無所施。攻器作守具。抱火翻自糜。捐金購番藥。利器驚絕奇。日引蜃鱷族。口講曾不疲。儲胥侈軍實。山積何壘纍。欬然毒燄熾。地軸驚傾移。青天走霹靂。百萬豐隆椎。不曾震虎豹。摧彼昆陽師。楚炬縱焦土。只以燔瘡痍。哀哉鄂城內。數里無完尸。化爲煙與埃。魂魄亦無遺。殺機騁酷烈。伏禍始島夷。師方久不戢。禍必自種之。沾沾任淺智。造謀者爲誰。干城自有節。安用奇技爲。蓋傷此浩劫。而追咎扇殺人利器之作俑也。湖北通志災異書此事甚略。但云傷人千百計。房屋震倒無算而已。

胡牧亭題郭春然畫云。春然倦游歸漢口。書畫爲業。偶題牡丹數幅。今記二首云。熱鬧場中縱眼看。歸來小技試毫端。勞人莫訝鉛華少。今日開花是牡丹。遂有春風筆底生。欹斜朶朶各含情。從他澹泊無嬌艷。已占人間

富貴名。

黃鶴樓。宋時有石照亭在其間。仙人呂先生曾題詩其上。王鞏聞見近錄云。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澈。名曰石照。嘉慶湖北通志。稱石照亭在縣西黃鶴樓下。今久無此亭。卽知有此亭者亦少矣。又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在石照亭窗上。或云元圭乃先生別字。按此呂元圭。與邯鄲呂翁。均非洞賓也。其在鶴樓本爲費仙。云呂仙者。元非是此呂仙。又別一人。亦非洞賓也。呂亢圭事。見墨莊漫錄云。楊小漕言其兄官江夏。有道人自稱呂亢圭。言事往往有驗。卽呂先生也。其名亢圭。是拆解先生二字耳。今譌爲元圭。當是形近致誤。此可證吳曾之說。又戴叔倫詩。有呂仙祠下寒砧急之句。此呂仙亦非洞賓。今人多附會爲一。据黃休復茅亭客話。李八百亦稱李洞賓。又李日華

紫桃軒雜綴。稱戲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顏洞賓。非純陽呂祖。是宋時更有顏李兩洞賓矣。明代詩人題鶴樓。始入以洞賓事。大都緣此呂先生而誤。今漢陽東門至洗馬口一帶江岸。自出東門外。去岸近者不過數丈。由此漸下至洗馬口。則漸覺去岸遠。地稍廣拓。然在明宏治正德以前。則出東門去江岸至數十丈之遠。舊漢陽府志。述朱子宜侍御衣之言。其兒時所見如此。其時沿岸有短牆。橫亘數丈。迤北迤南一帶。皆有居民。宅深者有房二層。民居室後。舊有瓷井二。井去江又數丈。洗馬口臨江居民屋後。可馳馬。則明代江岸去城遼遠可知。乃未三四十年。至世宗季年。則江岸漸圯沒。有逼城腳者。自巡按史公勘砌江岸。去城可數丈。自後接踵爲之。至近愈近。東門則愈狹。往北則稍寬。狹者不過數丈。可知今日城外江岸。乃嘉靖以來之舊。較宏正以前。相去遠矣。至漢口沿江江岸之寬狹。不必考前明。卽近二百餘年中考之。尤有今昔之不同。葉調元漢口竹枝詞注云。

米廠大碼頭之外。父老相傳。尙有街道兩條。今皆崩圯。是亦可想見當時江岸未興築。逐年瀕岸之圯於水者。真歲歲不同也。

今漢陽南門去江岸亦近。然在宏正間。南紀門外。原有南壇。自江岸至城。計五百餘丈。乃郡人王光裕之言也。是時南門外江中。有大洲。洲上多蘆荻。中有大河套。客商蟻集。兩岸居民。相聚爲市。皆大擅利。自嘉靖末。江洪泛漲。江岸崩卸。自城去水。不滿丈餘。皆由爾時無江岸故也。清乾隆四年。知縣沈孟堅詳稱。郡城自東門上。大碼頭起。至西門外小碼頭一帶。面臨大江。正當受衝之地。南城外張王磯。水激如射。撞洗更甚。若不亟脩護城石隄。城恐難完。漢陽縣識云。今則南城外。毗連鸚鵡洲。僅限一溝。水泛時始通舟楫。春冬間一杠可達矣。据各說觀之。可知漢城注意在江岸。必時防不測。乃克葆有嘉靖以來之狀也。

黃岡呂時素德芝晉起堂集中。多有吾鄉故事。今摘之。其麒麟山懷古詩

注。謂荆藩鎖其妃於沈香樓。王名慈壘。元妃桂氏。賢不見容。國破後。爲尼居朝陽庵。王嬖童何姓者。致亂宮禁。王府飯必數年陳穀。人謂之老米癡子。王嬖童無禮於妃。妃銜之甚。亂後童投左甯南爲伴當。有黃州衛百戶陳鴻卿。烈士也。充討賊校尉。遇童於黃州江上。曰。吾爲荆妃殺此賊。手劍斬之。時陳克溥陽爲討賊校尉也。

呂有長春殿懷古一律注云。明楚藩家廟。今名黃龍寺。詩云。資陽湖畔敞秋涼。古殿長春冷夕陽。草沒珊瑚闌蓮柱碎。苔封石象薤衣荒。人從鳳窟思

高帝。元末謠曰。真龍藏鳳窟。後太祖起於鳳陽。

天不龍泉葬假王。

龍泉營。楚府王寢也。獻賊之亂。假王死於江。

欲向老僧詢

往事。琉璃佛火挂欵梁。按假王謂華奎也。

時素讀陳滄洲先生虎邱詩序云。先生守江甯日。值聖祖南巡幸蘇。左右求賄不得。讒以行宮不敬。下獄議死。方待命。會織造曹公寅之子。失名。後爲鹽運

使。早卒。

方八歲。捧一扇來獻。上喜其慧。問地方事。以陳鵬年真清官對。因釋其獄。命仍守蘇州。公至虎邱題詩。前讒者指鷗盟二字爲悖逆。再挂白簡。上諭廷臣曰。鷗盟二字。有何悖逆。不過不得志。託意漁樵耳。不聽。

乾隆丁巳秋。中丞楊公爲四忠祠。以祀建文忠臣。一蘇州知府安陸姚善。一守淮河應城士樊信。一太常卿襄陽廖昇。一錦衣鎮撫沅州周拱元。命呂德芝爲記。記中力斥奉天靖亂錄之非。又引皇明傳信錄。載宣宗即建文幼子。國破時。方二歲。得不死。育於宮中。成祖一日入宮。其乳媪教之牽上衣而泣曰。孩兒餓殺矣。上曰。汝生長皇宮。何至餓殺。但我此位。乃汝父故物。終當還汝。言訖淚下。後遷北都。遂立爲皇太孫。留南都監國。及仁宗嗣位。有王姓太監。以輕舟從。至燕。不數月而仁宗崩。太孫卽位。是爲宣宗。此或者傷建文無罪。爲此以快人心耳。非必實事。

明末黃岡萬常銘處士鼎銘。嫺三禮學。自題堂聯帖云。陋巷簞瓢。須知樂

在何處。深山鹿豕。當求異以幾希。故呂時素有句云。常向深山羣鹿豕。祇從陋巷守瓢箪。

一貓影石。蔗餘偶筆誤。屬長春觀。得江夏志。始知在龍華寺。訪之亦不得。比見王械秋鐙叢話云。江夏大東門洪修院。有石長七尺。寬四尺。有奇。中具蟾形。宛然如生。順治初。掘土得之。牆基下。一日。忽移觀外。衆昇入。次夕復然。如是者數。道人鑿池蓄焉。不復出。康熙中。牛公撫楚。製欄杆爲衛。云夢蟾求之者。此又地與形均不同。余於己巳春。爲長春觀撰碑記。同洪戒山人與黃績宣。往驗觀中古物。詢之。則觀中絕無所知。後閱同治江夏縣志。始知所謂貓影石者。在東門內龍華寺大雄殿月臺石級上。因即往觀。詢之僧。則云舊傳有此石。今不知所在。因徧覓。卒未之見。疑僧衆有意秘之。或感豐中燬於賊也。黃岡洪右丞給諫湖北通志志餘。亦稱詢之土人。亦云在龍華寺也。今通志亦載之。

明季有僧名無可。乃有名無不可者。鍾亦谿駿聲。養自然齋詩話卷一。華容嚴平子。名首昇。崇禎十一年拔貢。後遞入空門。號籌僧。又號無不可。著有瀨園文集。

朱子宜侍御。以直言忤永嘉。罷歸。搆北望亭以寄忠愛。今不知在府城何處。又府城明初本有北門。曰朝天門。在府署後。清初即已閉塞。今亦無迹可尋。

漢陽趙志云。漢陽舊城。東南枕大江。北控月湖。門八。東迎春。西孝感。南沙洲。北廣漢。東南朝天。東北慶賀。西南漢南。西北下議環。一千七十二丈。宋宣和三年。水漲城圯。嘉定初。知軍黃幹。請修復。卒未施行。咸淳十年。如幹所請修築。宋史載城鄂州漢口堡是也。按清初漢陽府志稱。北門曰朝天。此云東南曰朝天。北曰慶賀。未知孰是。

清初漢陽城內之郎官湖。僅同溝洫。水漲時尙與縣學之泮池相並。然在明初。則其湖極闊。朱子宜侍御稱沿湖居人漁湖中。利頗厚。湖可縱舟。城內水滙於湖。自水門出江。其年爲弘治庚申。自是居民各於屋後培土爲圃爲室。而湖遂廢。今止存一溝耳。近來正官不遂。起擢不時。僉謂鳳眼墳

塞。而南樓屢燬。城腳漸陷。以受水出水者失其道也。按當時風水家以湖爲鳳眼。其語甚新奇。宋時有謂湖在城北者。賀鑄有考證其誤。豫章詩話載夏均父題詩。有南湖乞得郎官號句。亦可證。光緒十四年。知府逢潤古菴相原址。仿拙湖形。以存古迹。其南紀樓屢燬者。以萬歷丁未災尤鉅。各樓俱燼。其他正德末燬。嘉靖初。知府孔鳳重修。所云城腳漸陷者。即指嘉靖末洪水大漲。卸去江岸一事也。惟自郎官湖塞後。每夏水漲積雨。城西南一帶。輒深數尺。光緒辛丑夏。大浸拍天。余初挈家僦漢陽。每出門。常喚奈何也。嘉慶通志稱。湖滙城中諸水。南從水門達江。豈不信哉。

明季漢陽魏延賞。孝廉晉封。慷慨有氣。工詩歌。崇禎十六年。獻賊破武漢。作戰城南。哀江南。以寫憂憤。草檄聲罪。計圖起義。所著竹中記。紀獻賊亂武漢事。及左良玉縱兵殃民事。甚詳。文亦賅簡。惜今未之見。吾考當時磨盾檄賊者。尙有熊次侯學士。文載葉氏吹網錄中。

江漢間詩文酒社。世有所聞。自清初熊次侯學士。王懷仁教授。建尋聲社。一時文士。多噪東南。雍乾中。熊嶠鄰秀才如岡。與里人朱相裴梓王郢玉輩。結謙林社。以文章道義相高。克嗣其響。乾嘉中。嚴布政瑞龍。有續漢上題襟集之刻。黃默谷燁照。有甲辰吟社。歙人黃承增方軫等。有新雨聯吟集之刻。張宏殿等。有江漢詩會。道光己酉。黃岡喻一銘秀才恕。與友姜培德。王丙。汪以鏗。聯高觀詩社於武昌蕭寺中。壬子亂作散去。道光末。黃陂魯士俊。與陳子寅。程韻笙。汪仲閔。同結詩社於鄂城。咸豐中。江夏程維周。廣文。孝感丁星海。漢陽劉可忱。曾結漢陽詩社。亂後廢去。有清末造。宦應清。與日本西村子俊等。有漢上消閒集之刻。同時梁節庵先生。程子大。李子申。楊錫侯。李心蓮先生。周世臣。羅四峯。結閒刪詩社於武昌。星槎云。同光間。田子固秀才維翰等。曾聚詩人爲題襟勝會。此皆詩文結社之彰彰者。若同志一時酬倡之事。則更不可縷數。今則一切衰歇。非爲政團以通

仕路。則倡報社以高聲氣。無復問津此事矣。

同治庚午。大府以亂後。提振文學。爰有崇文書局之設。以與江浙書局相應和。時提舉局事者。爲永康胡月樵。觀察鳳丹。相與提倡宗風。時值南皮張文襄公督鄂學。宏獎士流。楚風丕振。會垣學舍。以居高才。校書溫經。多士翕作。官吏之中。亦以儒雅相尙。先是何白英。觀察作餞春詩。有最難知。已逢人海。聊覓新詩。入醉鄉之句。陳心泉廉訪。大加歎賞。因慫慂爲詩課。於是有鄂渚同聲集。正編之刻。文襄爲之序曰。宋人嘗言京朝官之樂。將日力分爲三。以其二了公事。接賓客。以其一爲棋酒。蓋以此樂。惟官都下者有之。若官於外者。尊而方面。卑而令長。或兵衛森嚴。或喧囂倥傯。恆無暇從事於筆硯間。此事遂廢。勢使然也。月樵胡君。以觀察需次湖北。領武昌書局。校刻善本。經史小學之書數十種。丹黃鉛槧。日不去手。公事偶暇。乃集同人爲詩會。月再舉。同會諸君迭爲主客。分題選韻。觴咏陶然。數月

以來。裒然成集。余讀其詩。奇情逸藻。各擅其勝。唐法宋派。無美不臻。至於新題險韻。爭奇角巧。佳勝迭出。正王谿生所云。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乃引穆天子之歌。彼若曰太華三峯。此必曰潯陽九派者。璀璨溢目。蔚然大觀。昔蘭亭禊會。多未成詩。西園雅集。不聞著作。以方斯集。風致殆復勝之已。余於風雅。夙有嗜尚。然自丁卯冬。乘役車來楚。卒卒三秋。道路舟車。鑱院燈火。勞精敝神。惟與帖括時文爲緣。不惟友朋談讌之樂。所未嘗有。即道塗間有暇。日惟覺筋力疲沓。性靈窒塞。目遇佳山水。亦復瞠然過之。無復一字吟詠。噫。余朝官而塵俗如此。諸君方州大吏而雅尚如彼。一讀是集。輒不勝其慙慙而歎羨也。雖然。諸君亦適以需次待闕。或解組戢影。故得暇日以從事此樂耳。寢假聯翩眞拜。握節褰帷。鶴書入山。隱淪再起。方亦將勤勩憂勞之不暇。則此樂又豈可常得乎哉。是集一出。遠則段柯古之漢上題襟。近則畢弇山尙書之樂遊聯唱。與此當鼎峙爲三矣。同會者。

江夏彭君漁帆。平湖張君鹿僊。閩縣陳君心泉。六合唐君薇階。四前輩。海甯何君白英。永康胡君月樵。兩觀察。間時與會。不能必赴者。日照丁心齋。觀察。江夏張月卿。尙書。黃岡劉幹臣。軍門。涇縣朱荻舫。大令。錢塘諸遲。鞠孝廉。江都車竹君。廣文。漢陽僧蓮衣。同治庚午大雪前二日。香巖居士。張之洞序。按是集卽刻於書局。中興後。鷓鴣樓間一雅事也。余近得是集。觀之。始知其先自丙寅己巳。便已有初編之刻。其結社實不起庚午也。衣。蓮

爲咸同中詩僧。朱錫綬沮江。隨筆稱。蓮衣曾爲金牛湖僧。蓄視最多。殆其人也。

江夏張月卿。尙書。凱嵩。以進士起家。粵西縣令。循迹卓著。赭寇初興。有爲獨秀峯題壁詩者。於當時督師。及粵中官吏。多所諷刺。獨於尙書。亟稱美之。甲寅夏。余訪書長沙。見有左文襄幕僚筆記。頗於尙書有所訾議。爲改正刊之。中興後。尙書解組歸鄂垣。營寸園於城東。尋詩課子。收召後進。吾里周伯晉編修。時爲諸生。最爲所賞。光緒初。尙書蒞嗣次珊京。卿昆季。同

科登進士榜。嘉話騰一時。寸園前楹有事無事齋。齋東曰晚香亭。中楹曰亞字軒。軒西有步欄。迤西有拳石。曰蒼玉堆。皆自爲詩題咏。同聲社人。皆有和作。尙書自爲之記。曰。余以同治戊辰。輿疾旋里。故廬經亂。焦土僅存。乃購城東姚氏宅居之。宅南隅有隙地。縱橫各數丈。凸出近市。行人往來如織。寢廬弗便。庖馭弗宜。余以棄之可惜也。始爲治園計。匠人請命曰。是下無泉源。上無坡陀。又修廣不及武。奈何。余曰。平泉十里。花木蕃也。歸仁一坊。賓客盛也。余將踵韋公之罷歸。仿迂叟之獨樂。狹焉庸何傷。越歲病間。乃命人剪除荆棘。繚以短垣。壘石於中爲假山。平地嗟峨。如堆蒼玉。環植雜樹十餘株。四時之花悉俱焉。入門迤北。構屋數椽。地敞而高。晨起輒坐其間。督家僮澆花灌竹。是爲事無事齋。其西則晚香亭。夕陽旣墜。明月飛來。花影繽紛。在人襟袖。稍折而南。面山開軒。室中影如亞字。爲朋輩談讌之所。左出壁門。柳風桐露。參差交互。竹籬間。循廊緩步。拾級憑欄。則東

鄰紫荆一樹。落花殆滿簷際矣。園成。兒輩請名。語之曰。余以先人餘蔭。被三朝厚恩。致身通顯。顧實無寸長也。曩者操寸柄。握寸印。違時多事。三寸之舌。斲數寸之管。禿日勞勞於方寸中。以至於病。夫雲出膚寸而澤及四方。珠生徑寸而光照後乘。以予寸心自問。殆無能爲役矣。今退老是園。寸木拳石。可以怡情也。寸晷分陰。可以習靜也。余固不欲詘寸而進尺。累寸而成丈也。夫亦得寸則寸而已。其用劍南詩意。而以寸名吾園。兒輩唯唯。乃爲之記。並系以詩。詩多不錄。

同時胡月樵都轉鳳丹。爲紫藤仙館於城東黃家巷。在候補街側。館東即正覺寺也。與尙書寸園相去甚近。屋四十餘間。入門而北爲廳。檐下有藤花一架。雙柯碧蔭。爲百年物。郭仙坡爲書紫藤仙館額之。前有石山。西得小室。曰學書山房。復西園門曰蓬門山。上有亭。古藤一株。東有修竹百竿。入一軒曰座中佳士軒。又東有亭有池。北有小樓。樓下有井。深數丈。迤北

當門有石。有室二楹。一曰三聲草舍。一曰牀上書連屋。劉半青爲之圖。袁廉叔題圖額。月樵自爲之記。同聲社皆有題咏。都轉每月延同人課二次。有消夏延秋欸冬等集。時沔陽劉瑤丞拔貢國香館於張香濤學使署。署中有紫藤滿架。學使暇日。輒令人採花著饌。揉花蒸食之。味劇清佳。孝廉乃本此意題其圖。皆承平韻事也。

蘄州明遺民顧黃公徵君。手改白茅堂集。道光中。尙存蘄州東門李瑩湖。孝廉承洛家。孝廉本故家。爲鄖西校官。道光乙亥。蘄水胡崑白明府璧華尙見之。崑白李氏壻也。詣弔其墓。有句云。白茅刪稿在。碧蘚斷碑存。即指此也。考先生墓在蘄州東郭外二里許。曰時思園。其父天錫墓亦在其間。崑白又稱。先生有字說未刊。昔年吾友童懋南孝廉曾見之。向在某家。光緒末。陳介庵太守官蘄州。曾携至武昌。當時聞多錄副者。辛亥亂後。原鈔不知落何所。副本當尙有存者。又崑白同時有黃岡汪彛仲明經士倫。曾

重輯杜于皇集刻之。并脩杜祠。崑白又屬其蒐編遺老王子雲智林村稿。同時里人孫南溪承則爲茶村集作注。數十年乃成。今皆不可見矣。見求可齋詩鈔自注。及湖北詩徵傳略。

又據險考田書彭棟堂所輯杜茶村詩後六絕句。知汪氏之先。彭氏曾有輯本。近日惟劉幹臣沈卓

吾兩刻

本而已

黃公詩。以樂府爲明清兩朝第一。同時名流周岷公。湯次會。談長益。練石林。皆極推之。談氏謂爲千餘年來第一手。宋漫堂說詩。謂王世貞。李攀龍。陳子龍。李夔。諸家樂府。皆在可軒渠之列。獨先生直接漢唐。亡友童懋南本之爲論詩絕句云。氣大難收有怒潮。一篇純駁雜相招。若論樂府真奇絕。不獨才能冠本朝。

嘉慶中。通城吳格齋孝廉壽平。雄於詩。其格齋詩話

亦作畹雲書屋詩話

云。白茅堂集。

沈博絕麗。當與牧仲初白諸公並驅中原。乃十家詩布滿海內。黃公名不

出薪黃數百里間。茶村謂楚人不善爲名。信夫。光緒庚寅。張文襄創經古書院於黃州。院長周伯晉編脩。以論黃州詩絕句試士。有某君本此意爲一絕云。亮節雄才顧赤方。未交榛楛有雌黃。楚人不善爲名譽。五百年來孰短長。先生極稱其善。數爲余誦之。惜忘其名。

吳格齋往來夏口。夙負詩名。才華震世。有漱六堂存稿。僑漢上旣久。間亦流連聲色。撰閑情麗品。評鶩羣艷。銖兩悉當。有續琵琶行。灑灑數百言。一時傳誦殆徧。自題其後云。余年落拓無成。意氣墮唐之甚。買酒聽歌。借以自放。往往形諸筆墨。亦升庵所謂顛欲裂風景。聊以銷壯心耳。朋輩乃以爲訴於戲。碧海青天。羈愁莫訴。美人香草。騷士寓言。又誰知之。其僚侘無聊。可慨見矣。

吳格齋云。甲子春暮。與友人飲於漢上劉氏酒樓。座有雛鬟。能爲新聲。歌悔庵讀離騷弔琵琶二曲。音調激楚。諸友樂之。浮白無算。漏下已三鼓矣。

余卽賦云。銀燭光浮裊碧煙。高樓分送酒如泉。卻憐此夕春歸去。猶有春情在四絃。醪醑暗送晚來香。一刻千金夜許長。莫向尊前調楚調。惹人幽怨到瀟湘。飲罷爲之解繡巾書之。研雲書屋詩話下同

又曰。漢皋後湖向爲荒里。近年茶肆酒帘列置上下。亭館數十椽。間植花柳。湖光野色點綴可觀。豪竹哀絲。夜分不斷。壬戌暮春。余與沔陽余輝山及黃生懋之。紹之。踏青云。午景初長後。邀朋過大隄。煙痕湖水落。黛色柳條齊。酒醒茶宜淪。歌闌鳥間嘯。尋春興不極。不覺夕陽西。漸喜重三近。高城未斷煙。梨花寒食節。芳草暮春天。聽曲傷流水。多愁損少年。莫令幽興減。江景付歸船。又晚遊後湖遇雨云。柳岸斷斜暉。微涼上短衣。江帆隨日落。湖鳥背煙飛。煮茗香初發。眠琴興不違。莫愁歌未竟。軟語促人歸。月橫纔到樹。雲起倏迷天。幾點催詩雨。都迴送酒船。鞦韆香愁路滑。袂薄任風顛。忽喜長空靜。歸途趁晚煙。蓋亦未能免俗也。

又曰。漢口後湖茶社。以第五泉爲最著名。同人每於此聯詩會。石舫有看梅一聯云。美人舞罷歌喉潤。高士吟成舌本香。用季迪詩。巧於關合。又與同人雅集云。高朋半是無雙士。勝地重來第五泉。詩話今按嘉道中。漢口一鎮。蓋以後湖爲最繁盛之地。又爲最文雅之地。誦范白舫後湖試茗詩。及閔文哲五癡山人稿中。後湖茶社遠眺詩。證以格齋之作。皆可見是地。茶社之劇。自湖心亭開始。第五泉。湧金亭。習習亭。等繼之。范氏已歷述矣。即教坊歌舞。亦以是處爲至多。當時邑人熊夢華秀才壩。有後湖一詩云。一鎮銷金窟。風流奈爾何。路隨芳草遠。人向夕陽多。曲榭沈絲竹。輕衫鬥綺羅。那堪追往事。獨訪廢襄河。可與格齋諸詩互見。爾時後湖光景。据李雲田後湖即事詩。知清初後湖便多游讌之地。故有相逢周小史之句。由是年復增盛。漢口鐙事。每於二三月間最多。周喬齡有後湖晚步入市觀鐙詩云。萬林火樹架新橋。蹴踏香塵市語囂。自古繁華襄漢口。清明以後

試鐙宵。可見後湖鐙景更盛他市。夏秋水漲。日暮呼船。載酒清歌。夜分始返。又是一番勝景。按當時最下之妓。率在送駕墩。米廠一帶。今則在永寧巷。大水巷矣。又考當時燕聚雅游。爲都人所爭趨者。自寶林庵外。莫如天都庵。蓋寶林宜宴叙。天都則專供清賞。白舫詩所謂景覽天都客似雲。寶林筵宴日紛紛是也。故天都游賞之詩。流傳特多。自後湖外。以此爲最。施襄竹枝詞。亦以兩處並稱。所謂半爲燒香半游戲。天都庵與寶林庵是也。潘國祚有天都庵看芙蓉詩。上已宴集天

都庵詩。方矩有晚步天都庵納涼詩。蕭在鎮有同方酌圃。范省堂。天都庵步月詩。抒寫佳興。幾於四時俱備。今則自鼎革後。往來宴會。多在一馬頭嘉賓樓。海天春等酒館。游衍之人。光宣時多趨月湖畔之琴臺。今則劉園納涼樓外樓玩月。翼際山供遠眺。馬路看江景。各因時取資。無一定招邀之勝地矣。從前後湖嚮戲法者極盛。多見於道光以下。竹枝詞中光緒中葉以前猶然也。

明季漢南園亭池館之勝。甲於江漢間。當萬曆之末。世運承平。士夫解組歸來。無不假此行樂。其先蕭方伯丁泰。於漢陽城西。買得王太常故宅。於鳳棲山梅巖間。重加修飾。於巖下爲池。池上爲小閣。複道而上。曰吸江亭。大江洲渚城郭之盛。一覽而極。亭東架巖而出。側爲曲房。曰天吹綺窗。凌虛梅槐。遠映神仙窟宅也。巖前有別業。老桂婆婆於道。其南曰覽輝堂。其北曰先春樓。密砌幽篁。與山爭勝。最西夾巷而下。曰九蓮池。池中金鯉大者八九寸。池上築退密齋。於時南北雅儒士夫。文人墨客。游江漢者。自黃鶴晴川而外。登眺之盛。以蕭氏園林爲之最。王章甫水明樓及葵園次之。李大參園亭又次之。及崇禎末。劫火一變。而樓台花草。灰燼無餘矣。惟宋人梅巖磨崖二字。屹然尙在。按王太常名秩。官太常少卿。子宗彥。均有名。蕭氏園。入清初爲江西崖副憲所有。其吸江亭改爲御書亭。餘如覽輝堂。九蓮池。皆仍其舊。堂名則至今猶存小學校中。

小學校即舊日鳳山書院。其名始於明代。即明趙蕃蔡鏡說書處也。

其李大參園亭。當爲李學仲宗魯知白若愚父子之園。一人皆明季官兵備參政。其園當名西園。因學仲有西園樵話一書也。至王氏水明樓。一名望卓樓。所以居李卓吾也。袁公安兄弟亦寓焉。兵廢不存。

前據常談叢錄稱。嘉慶十五年。漢口大火後。徧地皆小鼠。長不盈咫。白晝不畏人。李元復以爲化生之物。是語亦頗有見。據康熙漢陽府志稱。後湖多產白鼠。可見漢地本易產此物。考正字通云。隆慶辛未。夏秋大水。蘄黃瀕江之地。鼯鼠徧野。皆鱖魚所化。蘆稼諸根。齧食殆盡。然則漢口瀕江漢湖。水本多鱖。李氏化生之說。果可以正字通語證之也。歟。

月湖與郤月城。及魯山城。蕭公城。馬騎城。宜并釋之。方可略推測其相爲沿革。范氏叢談云。蕭公馬騎郤月三城。疑皆在今漢口左近。惜無從考。吾以諸書參合推校。頗有可略窺一二者。漢陽府志云。月湖在縣治大別山之陰。東以長堤限江。西通漢水。古有郤月城。在沔口左。湖或以此得名也。

漢陽縣識亦云。月湖。舊志以與郤月城相近得名。此皆由城以推求此湖得名之說。吾更由湖以求其城。蓋此說乃月湖有隄以後之言。其未修隄以前之湖。其形未必與今似。容可由之以得此城。嘉慶通志云。郤月城在縣東北。引水經注曰。沔左有郤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城曲陵縣是也。後乃沙羨縣治。昔黃祖所守。吳遣董襲陸統攻而擒之。禰衡亦遇害於此。据此知郤月形如偃月。故亦有偃月之名。又治名曲陵。曲亦狀其迴環之形。吾知當時地勢環曲如月。故水形繞之亦如月。斯築城亦如月也。戴監軍築之。黃祖守之。黃祖害禰處士於此。其後祖亦被擒於此。殊見天道。然此乃東漢時漢陽之治城也。元和郡縣志云。郤月故城在漢陽縣北三里。太平寰宇記云。郤月城與魯城相對。以形似名。皆以釋東漢時漢口之故城也。至三國時。漢陽之城則名魯山城。通志云。魯山城在縣東北。引水經注云。魯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舊治安陸。吳乃徙此。此城爲

吳人所立。以與南岸夏口黃鶴磯之城並峙。此卽三國時漢陽之城也。以後歷代仍之。至唐初蕭銑時猶存。中經六朝。均治此城。此亦可云六朝時漢陽之城也。然惟在梁時築新城爲最著。故方志亦有梁廢城之名。府志列梁廢城云。在大別山下。方輿記曰。梁武帝築城於此。按南史。武帝自襄陽趨建業。鄧元起屯大軍於夏口。築漢口城以守魯山。今大別山橫頂城是也。湖北通志釋此城。又引舊志云。齊永元二年。蕭衍舉兵東下。東昏侯勅竟陵太守房僧寄守魯山。卽此。陳天嘉中。王琳據江郢諸州。附於齊。齊人守魯山。爲郢城聲援。亦卽此。唐武德四年。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蓋蕭銑置州於魯山。又卽此也。此皆可證六朝至唐初時漢陽之城。舉在此也。此城在魯山上。魯山至今不變。則此城至今可知。卽三國六朝至唐初漢陽之城亦可知。惟東漢時之偃月城。通志亦云在東北。是與魯山城同一方位。寰宇記云。郤月與魯山相對。是兩城相與並峙。云東北。

則其地確在今漢口。云形似月。而月湖又緣之成形。因以得名。則在今月湖旁可知。寰宇記成於宋樂史。其時漢口入江。不在今地。沿湖諸堤亦未興築。但沔水經此入江。其流亦必環曲。此城在其左。正在今漢口。則此城緣漢口水與月湖水自成曲勢。又與魯山一綫相對也。此確可信者也。郤月既略知所在。則按之以定馬騎城。其故址雖不必定知其所在。其築城時代。要可略知。何以言之。清一統志通志既載所在。均云今堙。漢陽府志及縣志。均云馬騎廢城。在郤月城西二里。荊州記。按此荊州記。決非劉宋時王侍郎荊州記。俟考。城基周五里。高一丈。未詳何代所築。長棚崗卽其舊基。崗今無考。吾謂此城既已知其周圍與其高度。又存其舊基。則其城必後於郤月魯山二城。又必先於宋代八門之城。但究爲唐爲宋。則不可知。然據漢陽縣識引舊志。則宋自有城。元因之。其說云。趙志漢陽舊城。東南枕大江。北控月湖。門八。東迎春。西孝感。南沙洲。北廣漢。東南朝天。東北慶賀。西南漢南。西北下議。環

一千七十二丈。宋宣和三年。水漲城圯。嘉定初。知軍黃幹。疊請修復。卒未施行。咸淳十年。始如幹所請修築。宋史載城鄂州漢口堡是也。元季復圯。此宋城之大概。其址則在今城範圍中。今南紀門猶沿當時南紀樓之稱。元季之圯。大約由於天完徐氏都漢陽。屢經攻守之故。至明城則爲洪武初。知府程瑞所修矣。意者此爲唐城歟。或北宋以前之城歟。以郤月城西二里度之。或與郤月夾沔口水與月湖而在岸西。今城西一帶多小山隱起。所謂長棚崗者。或近是。又據明趙弼詩。有馬騎城下碧波流之句。則知其又近水次也。惟蕭公城。據輿地紀勝稱。在縣西北五里。相傳梁武帝所屯處。而縣志稱在城北五里。梁武帝初起兵所築。時未卽位。故稱蕭公。朱衣有詩。是爾時猶知所在。但此城與梁時魯山城。又似一時並有兩城。殊不可曉。存以待商可也。

環月湖一隅而隄防有三。初涉斯地者。頗難析別。今分別言之。東路曰兔

溺隄。始於明正德中知府蔡欽。一名楊柳隄。其隄自鐵門關至漢水亭是也。一郭公隄。始於清雍正中。知府郭朝祚。其隄自大別山尾。抵漢水南岸是也。一三擱石隄。俗名龍鑿隄。始於僧人募脩。自梅子山北抵漢水南岸是也。泛舟月湖者。先宜問津於此。

天完國主徐氏都漢陽時。所行之政。其時銳意謀統一國土。爲上下游兼

攻政策。以元帥明玉珍入蜀。進取雲南。後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傳二世。以元帥陳友諒入

吳。進取吳越江閩。後建國號曰漢。改元大義。傳二世。改元二次。曰太平。凡三年。曰天啓。凡三

年。其他建設。都不可攷。祇天啓元年。元至正二十年。命中書禮部鑄管軍萬戶府

印。二年。元至正二十一年。鑄天啓通寶錢二事而已。

續漢口叢談卷四終

續漢口叢談卷五

晦堂居士偶編

明季清初。漢陽人才最盛。當時新建徐世溥。便有天下人士惟長汀黎媿曾。漢陽李文孫之目。王漁洋謂崇禎中。楚中名士。首漢陽二王。二王者。王士乾懷人。王世顯亦世也。又有楚中二王之目。謂懷人之子王戩孟穀。與湘潭王岱山長也。文孫名昌祚。官大理卿。有真山人集。詩名與孟穀齊。懷人名冠尋社。亦世一號仙潛。官永嘉知縣。文與熊鍾陵齊名。有僊潛文集。詩未之見。孟穀有突星閣詩鈔。康熙丙辰。薦舉鴻博。湖南祇有山長一人。光緒湖南通志有列傳。冠清代之首。王閻運光緒湘潭縣志。藝文。王岱有溪上草堂文集。內詩集凡四種。是時兩湖都一行省。故以二王合舉也。明按代及清初。兩湖鄉誼最篤。不第船山多鄂友也。萬曆中。全省共舉黃梅瞿容夫先生九思經學。都南北諸生爲一公呈。南北舉人爲一公呈。在瞿聘君全集中。可見湘鄂文士結合之故事也。吾前稱嘉靖朝爲楚風之極盛。又辨王夢澤脩承天志不阿上旨。而沈氏

野獲編反詬其欲藉以階進。見明人之好攻訐。後觀王元美蓺苑卮言論脩志事。亦稱王顏輩爲不可及。可見公論自在。實則據集中所言。夢澤入郢。大志已成。但參閱數處而已。尤可證沈氏之誣。童內方但與顧華玉論脩志事。宜未與其役也。而當時人才甚盛之說。則王元美朱竹垞氏亦曾言之。其爲吳明卿集序云。楚於德靖間。最多才子。以夢澤爲之嚆矢。而顏本。廖道南。童承叙。張文邦。孫氏父子翼之。明卿爲其疇偶。文邦。茶陵。張文毅。治也。又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吳明卿與李本寧。狎主齊盟。海內不敢違言。據此。則爾時楚材甲一時。早播大雅之口。不第從龍之盛而已。至葉向高序雲夢鄒太僕觀光孚如集云。當世論才必曰楚。京山齊安下雉皆翹然者。至近日而雲杜江夏郭黃離二三君子始張楚矣。亦可證也。至若夢澤之後。其家才亦不弱。如太僕主簿同軌。臨漳令一鳴。孝廉一翥。給事中追騏皆是。此爲吾鄉明季盛事。用更述之。

明代吾郡門風之嚴整。莫先於黃安耿氏。耿氏既有先進遺風。一書以示範。張楊園陳榕門皆述之。此外惟黃岡王氏。門才極盛。而家風至嚴。夢澤太史。以極諫謫裕州。旋以忤按臣罷歸。年未三十。其父南墩參政濟。猶在堂。拒不令見。謂見當杖殺之。夢澤日夜涕泣求達。卒冒死以見。南墩亦置之。其家風如此。當時猶有一事。尙見先正典型。足敦薄俗。麻城劉莊襄公天利。爲正嘉名臣。其最敦古處者。則予夢澤之子同舟以女是也。公字松石。時官兵部尙書。其年輩實與南墩倫。又爲南墩摯友。折節友夢澤。許以仲女娶其子。未幾夢澤以罪謫。旋又廢業。松石仍申前盟。南墩作書辭謝。語至懇切。其略曰。陳於門下實兒子輩。近又狼狽。罷返編氓。賤且辱矣。稚孫舟蒙劣甚。曷敢仰衡尊行。輒玷華胄乎。而公初議益堅。嘉禮竟就。夢澤本狂士。然深佩莊襄。於莊襄之沒。爲文祭之。並序其事於首。此亦吾郡雅談。世無知者。爲表出之。

羅田張玉泉兵備明道。學宗朱子。其著述不傳。同時聞人集中亦少見其姓名。惟黃岡王廷陳夢澤集載紀游一篇。則與玉泉同游西山之作也。其文道逸樸雅。直逼齊梁。今錄其記云。辛卯秋七月。磐濱李子。龍津黃子。按黃。以暇日游武昌之西山。玉泉張子。五邱王子。及予從。既渡。沿迥江岸。初經市井。墮跡原隰。故阡新術。遞歷互出。古松夾道。輿行松間。風激木末。響中笙簧。雲陰藉淥。山禽逐葢。既出九曲道中。宛轉盤折。登頓欲疲。曲竟古碣不屋。別蘚考刻。感慨陳迹。遂乃息梵宮。登萃景樓。攀蘅掇藻。駢秩賓筵。饗子割鮮。魴鯉雜薦。鼓吹墀列。歌聲近筵。數觴且輟。攀磴緣蘿。直至絕頂。率情草坐。命酒藉石。袖拂烟霞。喜鶯驚鴛。悉出尊俎之下。面挹大江。帆檣陸離。遙攬白雉。山名倦雲歸岫。近引寒溪。迅湍赴曲。俯睇故城。頽雉積莽。吟謝客之詩章。撫孫權之劍石。豪華狼籍。俛仰愴神。遂奮起回立。觴轉若環。勸酬不文。謔浪無禁。已而落照在山。候吏催暮。於是二君過歸。予三客留。

龍磬磯。宵酌磯頭。臨流洗爵。忽見江光霞色。窈窕微茫。超然有塵外之想。惜二君之不偕也。遊之明日。磬濱君賦之。屬諸君和之。以及予。予曰。古稱登高能賦者。爲大夫。予山人也。不能賦。請爲君志之。今按玉泉以正德八年。魁某經房。是科夢澤太史亦以書經魁其房。年尙未冠。與玉泉爲同歲生。玉泉則越十二年。年五十。始登嘉靖己丑進士。時夢澤入詞館已久。至辛卯。爲嘉靖十年。玉泉詣郡城。始與夢澤爲西山之游。此記所由作也。今羅田志。但書兵備字。希程。惟傳魯堂詩集。載其字玉泉。予爲義川書院志。據乾隆舊志。但知其詩集爲玉泉而已。據府志。知今縣西二十里。玉泉寺。爲其讀書處。其泉淨瑩如玉。故名。兵備讀書於此。因以爲號。更以命其詩集也。吾邑先正佚聞。流傳極少。明代舊事。尤爲僅見。今特志之。

漢陽江漁。依水部構陶然亭於宣武城南。自爲碑記。今已不可見。然清代題咏此亭名作。以船山雙藤十餘詩最流傳人口。近日游人題咏。見於報

紙作者常不絕。然其地創於吾鄉人。而鄉人宜游京師。從無萃鄂籍君子爲一時觴詠雅集者。有之。自同治戊辰夏始。是歲爲陶然雅集詩社者。凡八人。安陸蔡業廣。勤甫。黃岡盧璣采韻珊。陳天驥金門。麻城陳魏煥熙堂。黃道榮華卿。蘄州王師勉吾。孝感程含詔子奉。余聯沅摺珊。於閏四月十三日。以蔡勤甫主席。觴咏而歸。孝感沈用增棠谿爲之序。

熊固芝贈余楊星吾先生辛亥。自記隣蘇老人年譜。有同治乙丑會試事云。乙丑二十七歲。正月抵都。寓荊州會館。是時南皮張文襄之洞爲翰林。提倡風雅。大會天下名流於城南陶然亭。守敬與陳一山與焉。守敬以迹近標榜不赴。厥後南海桂君文燦。有記刻其集中。會試薦而不售。鄧鐵香招住其廬中。此事余初官京師時。聞都人誦說之。不知其爲乙丑會試事也。及閱湘潭王代功爲湘綺府君年譜。則云。同治十年辛未。四十歲。三月三日。至京師。寓黃文曉岱宅。五月。潘侍郎伯寅。以世家高科。久居京師。主

持壇坫。張編修香濤。新從湖北學政歸。提倡風雅。因府君入京。乃以朔日招集四方英彥。約飲龍樹寺。無錫秦炳文。南海桂文燦。績溪胡澍。吳縣許麈。元和陳倬。會稽李慈銘。趙之謙。長沙袁啓彖。洪洞董文煥。遂甯陳喬森。黃巖王詠霓。錢塘張預。福山王懿榮。南海譚宗浚。瑞安孫詒讓。朝邑閻迺旒。集者十七人。酒酣。潘侍郎出紙索書。府君贈潘張詩各一篇。此所述作辛未。相差八年。疑鄰蘇作乙丑。爲老年誤記。王譜作張文襄新自湖北學差歸。則辛未之說尤合。但作飲龍樹寺。則訛。徐珂清稗類鈔云。同光間某科會試。場後潘文勤公祖蔭。張文襄公之洞。大集公車名士。宴於京師陶然亭。所約爲午刻。先旬日折柬招之。經學。史學。小學。金石學。輿地學。歷算學。駢散文詩詞。就其人之所長。各列一單。州分部居。不相溷也。凡百餘人。如期而至。或品茗談藝。或聯吟對奕。無不興高采烈。日晡。大眾飢矣。枵腹竟日。漸少高談雄辯者。文勤覺之。詢文襄曰。筵爲何家主辦。文襄大愕。

曰。忘之矣。今奈何。乃倉猝遣僕赴酒樓。命送筵。至皆草具也。且餒敗。時街析起矣。大衆飢不可忍。強下咽。有歸而患腹疾者。按此但稱同光間。與辛未之說尤近。百人之說亦與王譜十七人異。當可信也。陶然亭此種雅集。以後更無有再舉者矣。

吾鄂在有清一代入政事堂者。孝感熊文端公。漢陽吳文僖公。大冶涂佺廬相國。漢陽葉崑臣相國。襄陽單文恪公。凡五人而已。熊吳爲世名臣。襄陽尙少表見。葉功過不掩。大冶以附納蘭太傅。與清流爲敵。其干清議處。尤在附納蘭合傾湯文正公。物論不少恕之。實則大冶生當明季。便有才名。尤爲竟陵東鄉兩公所器賞。入清初講求有用之學。初仕開封。及充州推官。平反當時故國黨案株連大獄。全活至數千人。典試分校。所得率知名士。官戶禮兩科給事中。於籌糧餉。定樂章。均有成績。彈劾不嫌府怨。撫江南。於清刑獄。興學校。及戒士女游觀。以變積習。尤爲善政。入閣辦事。如

大清會典一統志。皆總其成。有大制作。皆出其手。使陝西時。挈鄉人旅糶歸自護之。人多感頌。罷職僦居武昌。爲倚疇閣以娛老。論其生平。亦卓有表見。徒以失所宗主。細身貪人。遂以一眚掩其生平。殊可惜也。從古居大位者。最懼敵公論。仇正人。秦檜以仇岳忠武。嚴嵩以仇楊忠愍。遂罪不可恕。不然。邱潛李紱。曷常不爲二人力滿雪哉。抑大冶同時如崑山徐健庵司寇。亦嘗傾睢州黨納蘭。據蕭敬孚文稿。知睢州之中傷至死。崑山特有大力。然後人責備之者。似崑山可恕。而大冶爲不可道。則又崑山箸述傳世之功。收召名流才俊之力也。袁簡齋因顧黃公爲詩。竄龔芝麓之責備。謂文人善爲人文過。此亦理之所有也。後人於此。當知所以自處者矣。歷朝鼎革之秋。史家稗乘。大抵詳成而不詳敗。細勝朝而頌新王。故凡亡國之文獻。最爲零落可傷。若太史公極力表章憤王之卓識。當世寧有幾人哉。余少好留心鼎革代謝之事。每於各姓譜中。得不脩飾之質言。反可

以證補史佚文者。其用亦如金石家之有助於考史也。嘗閱同里周氏譜。而知徐壽輝起兵。斬黃以倪文俊爲丞相。其建都蘄水。蓮臺省各官尙有羅田之周。往信仕聰兄弟。壽輝以同里雅故。擢爲樞密院周知國事。其名沿用元代。絕非明太祖之官。特仕信兄弟後爲太祖賞其爲故君守義。授鎮撫世職。故譜與方志叙官。先大銜而後小秩。此可確證也。嘗觀吾族康熙壬辰譜。又知羅田清初官山西大同鎮都督同知之周室鼎。其人本前明永曆帝武秩。曾授封爵爲某國公。方志但著入清以後之秩。又光緒黃州志宦績。載羅田黃惟鏗。明拔貢生。清初官廣西右江道。後爲貴陽兵備道。按察司僉事。然據王船山永曆實錄。知惟鏗於永曆中。以僉事參黃朝宣軍。此皆方志所未詳者。故存之。

又吾族乾隆丙子譜。載王文弘之妻節婦楊氏。爲黃岡楊王廷曾孫女。王廷官平朔將軍。封許昌伯。蓋亦永曆之臣。今黃岡志及府志都佚之。則以

避忌故。夙昔讀書所見。知當時緣此以汝沒者。蓋不一其人也。然即周室鼎楊王廷二人之膺五等爵觀之。亦見永曆朝爵賞之濫。此二人姓名都不見於記載。弘光隆武永曆時事之書。可知其人無大表見。而爾時之內附闖孽。外附跋扈武臣。以爛羊屠狗進者。知其人亦殊夥也。

漢陽武昌古蹟。名湧月者有二。漢陽名湧月亭。嘉慶湖北通志稱。在縣治北鳳棲山上。宋黃清老建。今巨石上有湧月二字。漢陽府志稱。在城隍廟後。萬曆中。因修裏城石碎。是此二字已佚矣。武昌名湧月臺。嘉慶通志云。在江夏縣城西。黃鶴樓側。宋黃清老書湧月二字。後人摹刻於此。而續以臺字。據此知漢陽先有湧月亭。而後摹此亭中黃清老題字歸之黃鶴樓。而名其臺也。顧黃公白茅堂集云。湧月臺三大字。舊傳曹孟德書。誤也。有詩云。不見卻月戍。虛傳湧月臺。月來照石鏡。月去暗蒼苔。有客携樽至。何人吹笛來。浮雲無處所。常傍大江隈。按今人相傳。以爲雲路二字爲曹瞞

書。壯觀二字爲太白書。不知清初亦以湧月爲曹瞞書也。黃公辨之。蓋知二字本出自黃清老也。世論流傳。以俗語爲丹青。多目睫之見。此類是也。黃鶴樓在南宋時已廢。放翁入蜀記。稱樓號天下絕景。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也。據此知南宋時樓址。至乾道時已迷。然爾時鸚鵡洲猶存。尙可以正對洲渚。想象得之。今並洲亦無。則定唐宋時舊址。益無標準。據唐永泰中。閻伯瑾爲黃鶴樓記云。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元和郡縣志云。江夏城西南角。因磯爲樓。名黃鶴樓。然則唐之樓在磯上。又在西南隅城角。似今樓尙與所指合。錄異記云。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人言真人一日於衆中。叱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奔入樓下江中。云所叱者。白龍也。太守請一見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白龍長數丈。皆見之。據此稱奔入樓下江中。又云以符投之。可見樓去江必不甚遠。不然何

以云樓下江中。何以能自樓投符於江中乎。此又似與城角磯上之語合。而陸又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則又似不在磯上。然則宋樓又與唐不同乎。嘉慶湖北通志稱。入蜀記言石鏡在山麓。而黃鶴樓在石鏡亭南樓之間。則今之樓址。視唐宋又移而西。其云今樓移而西甚合。然未能確疏證。唐宋之樓在何處。其云今移而西。似指宋樓言之。若唐樓磯上城角之語。固瞭然與今樓差有同者也。

通志又云。唐宋圖經以爲費文禕仙迹。初未嘗以爲呂巖也。詩人歌詠。唐宋諸家。亦但想像仙靈。未實指其人。自明以來。乃易費而呂。至於肖像奉之。而文人遂以入詩。今按楊基於洪武癸丑登樓詩。有臥聽呂巖吹鐵笛之句。是明人以入詩之始也。後來釋戒顯錢田間詩皆仍之。然吳氏能改齋漫錄稱。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云云。其詩原題於石照亭窗上。此呂先生非洞賓。乃呂亢圭也。據此知明人用呂仙。

乃沿用石照亭之呂先生題詩故事。諸人亦非不知有費仙而誤。陳愚谷通志之說。輒以此相譏。亦未合。但呂先生吳氏明明云非洞賓。則明人呂巖之誤。則恰如陳氏所譏矣。至呂巖之關於鶴樓。實原於仙棗亭故事。元陳孚有呂仙亭詩云。昔日呂仙游洞庭。可知此說起於此。故縣志因有呂巖游此之說。實則明一統志之言仙棗。亦未明指呂仙也。呂仙亭之名。既始於元。嘉慶通志乃云景泰四年建。改名呂仙。又不合矣。然則明人之用呂祖事入詩。殆互緣石照仙棗二亭而來。不知可以詠二亭。而不可以詠鶴樓。此二亭故事。乃後出之說也。又余闕亦有呂公亭詩結語云。何必乘白鶴。吹笛過南樓。易黃鶴爲白鶴。直開明人沿誤之先。其誤又不始於明矣。此說考田詩話亦辨之。余已錄在三卷。其譏明人之誤。與陳氏同旨。蓋兩人本雅故。故說亦相襲也。考田之未能析別。亦當以此正之。至鈍齋文選。稱樓凡三層。外圓內方。中祀呂仙像。角巾卉服。橫笛製甚古。則純是清

代之樓矣。

今大別山下。大江之內。漢水之右。月湖之外。張文襄手創之漢陽鐵廠在焉。光緒辛卯。余始遊此。時方初督工營造也。未幾屹然雄立。江漢之漕。馳名五洲之中。旁魄閎厚。冠絕一時。然在宋時。亦恰有於此地爲冶金以濟幣政者。清一統志。嘉慶湖北通志。均云鐵錢廢監。在縣北大別山下。地名靜江營。宋紹興二年。知軍皇甫煥奉命鼓鑄。歲辦錢十萬貫。元時裁。今煉鐵又于此地。乃七八百年前不謀而合如此。此一奇也。文襄之設鍊鐵廠於此。同時又開鑛於大冶鐵山。余考宋史地理志稱。大冶有銅場。又云。興國軍大冶。有富民錢監。又云。大冶有磁湖鐵務。輿地紀勝稱。豐寶場。去縣九十里。出膽水。浸鐵成銅。嘉慶湖北通志云。商民監。在縣東。豐寶場。在縣北。鐵務。在縣北。今鐵山下有鐵山爐。宋時于此置爐煎錢。據此知宋人又於大冶開礦鑄錢。亦與今不謀而合。又一奇也。然二者今昔爲用之廣狹。

則迥乎不侔矣。

按大冶為產金冶金之地。自晉以下便發見。晉書地理志稱鄂縣有新興馬頭鐵官是也。今世稱通商之埠曰馬頭。然則馬頭二字亦始此。

漢口舊有七橋。喻義橋。

通志云。在漢口。

九如橋。

通志云。在漢口循禮坊。後湖堤上。按橋今為市廛。其名猶存。

安膺橋。

通志云。在漢口居仁坊。

萬壽橋。陸渡橋。廣義橋。

今偽作廣益橋。

新盛橋。

通志云。俱在漢口後湖港上。今為市街。名多廢。

此皆

見於嘉慶通志者。漢口小志則言之甚詳云。橋梁以居仁坊安膺橋建築為最早。清康熙二十八年。縣人李衍廣。初建木橋。二十六年。貢生李國柱更築以石。上立石欄。旋縣人劉建瑜於由義坊建喻義橋。於是循禮坊之九如橋。後湖港上之萬壽橋。安樂橋。延壽橋。永清橋。吳公橋。永安橋。保壽橋。太和橋。磨子橋者甚多。今有名存而跡已湮者。亦有不知所在者。小志又云。勸工院門前有一橋。曰遷善。曰歸仁。為張文襄督鄂時所建。據後湖港上之說。可知今之街道。凡以橋名者。在爾時皆湖港也。其變遷如此。漢口舊有八渡。一在宗三廟。一在五顯廟。一在老官廟。一在沈家廟。一在

接駕嘴。一在柯家碼頭。按以上爲襄河之渡口。一在龍王廟。乘渡江漢之口。光緒中。官渡局設於此。植木坊於水次。署曰江

漢之漕。頗雅切。一在四官殿。爲大江之渡口。按嘉慶志於接駕嘴之名。尙未訛爲聚稼。然

漢陽府志作薛家。是同音沿誤。其來已久。此諸渡口。迄今亦多未改。但增輪船渡江各口而已。如米廠及租界之六碼頭是也。按漢口渡口亦稱碼頭。道光中。便有八馬頭之目。葉調元竹枝詞。有廿里長街八馬頭句是也。凡擔水者。多由馬頭而分行各水巷。徐志竹枝詞。有九達街頭多水巷。炎天時節不曾乾句。故漢市行人。多以此爲苦。自旣濟水電公司立。自來水管四達。此苦遂漸滅矣。

晴川閣。爲今日漢南最著之勝跡。光緒季年。長沙余堯衢太守爲之重新。工竣。乞張文襄書額聯。文襄題曰。洪水龍蛇循軌道。青春鸚鵡起樓臺。句切而雅。於閣之四望。皆寓其中。翼際之禹宮。上游之鸚鵡洲。並魯山下之

鐵道。皆在十四字中。而旁署三字名。尤博厚有韻。可稱雙絕。辛亥之役。摧殘於軍士。余以癸丑秋登眺。則聯額不知何在。可歎也。閣爲明代漢陽知府范之箴建。隆慶六年重建。萬曆元年。知府程金訖其役。提學姚宏謨爲記。四十年壬子。郡守馬御丙。以此爲漢陽關鎖。非僅游覽之概。慨議修之。清順治雍正時。疊次脩葺。後燬。乾隆五十二年。知府楊芳春重修。陳大文爲記。咸豐中。粵匪焚燬。同治三年。巴陵鍾太守鈞謙復建。旣自爲文記其事。又有監利王子壽先生柏心爲之序。吳光南山堂集作晴川樓。施愚山潘次耕。張匠門集中。則稱爲閣。今市人仍多呼晴川樓者。以次耕一律爲最佳云。大別山頭一閣雄。嵐光樹色遠連空。牕含夢澤三秋水。袖拂蘭臺萬里風。鐵鎖不消吳國恨。蟲書猶紀夏王功。懷鄉覽古無窮意。併在飛帆落照中。此詩似在毛子霞種樹刻禹碑之後所作也。又按文襄題黃鶴樓聯云。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多從江漢始。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

氣勢偉大。如文襄之人。由今思之。似爲辛亥武漢之役作讖應也。

琴臺在北宋時已有之。皇宋書錄稱寶晉齋書有琴臺二字。可與吳居父壓雲字比。據此知當時武漢江北有琴臺。江南有壓雲二名亭。皆名人書之也。今琴臺在月湖西。汪容甫代畢秋帆所作銘石久佚。漢陽府志云。伯牙臺在大別山尾。舊志云。亦名碎琴山。明阮漢聞有詩。道光中。宋湘有題壁刻石。今尙存。然漢陽所屬。實又別有一琴堂。嘉慶湖北通志云。平塘渡。在漢口西十里。

清一統志。舊府志。均作縣西二十里。

一名琴臺。相傳伯牙彈琴處。是此一琴堂。

卽平塘渡也。聞今尙有鍾姓村居在其附近。俗傳鍾子期子孫也。又漢陽縣識云。距城五十里。漢陰山。一名馬鞍山。下有集賢村。傳爲鍾子期故里。今山南有鍾子期墓。並有碑碣石也。惟今日琴臺之章顯。蓋始於嘉慶中。舉公總督湖廣時。亭榭亦所創建。遂以汪容甫一銘傳。自後遂增飾爲名迹。名文之有關於名勝。自來如此也。咸同兵燹。圯後再修。而容甫銘文。當

事曾有兩寫本刊於壁。辛亥以前春秋佳日遊人如織軍輿半圯矣。從前承平

時市人春夏最喜游琴臺。施襄竹枝詞有踏青先上伯牙臺之句。謂春游也。葉調元竹枝詞有乘涼最好是琴臺之句。謂夏游也。又云月湖堤上報花開。游女都從漢口來。譜上羣芳終日看。息夫人廟伯牙臺亦言兩處游女之衆也。惟桃花洞息夫人廟先有董以寧作記以罷其賽祠亦廢後旋復道光中王霞九學使贈芳又毀其廟。蕪水徐陳謨有詩紀之。後不再復。此迹行將湮矣。

漢口黃陂街在明嘉靖以前便有之。居肆商民大率黃孝人也。蓋黃孝與漢口之關係實先見於此。在二邑隸郡之前。故當時議者即引黃陂街爲二邑宜隸郡之證。始漢郡祇轄漢陽漢川兩縣。漢陽府志稱郡人陳明德云嘉靖間臺司僉議漢陽府爲省會唇齒之邦控轄甚隘而地連沔陽景陵。即天黃陂孝感。懇知府喻三位請以益漢陽。尋議承天府。即安陵府已割石首於荊州。惟孝感黃陂去伊府治三百里。界漢陽僅數十里。士民稱便。兼以漢口黃陂街大率黃孝人也。嗣是推官陳向庭力主其議不果。今黃孝田

屬漢陽士民者居半。增二縣以壯省輔。是在當軸者。以益郡治。蒞茲者。其加之意焉。此黃孝諸屬改隸之發端也。然當時郡吏持增漢郡屬縣之議。卒不行者。以景陵沔陽鄉紳持論不同。其事遂止。然論者又謂割附近黃孝二邑。以增郡治。於國於民。尤便利。蓋以尼於郢郡。故不行。往後持議。遂祇求割黃德二郡屬。此皆前明故事也。至清代雍正七年。始畫德安府之孝感縣。黃州府之黃陂縣。隸歸漢陽府。府遂有四屬。其沔陽一屬。仍如前明之難諧。迨乾隆二十八年。其議方定。始畫安陸府之沔陽州隸漢陽府。當時調停之說。又析州境。分置文泉縣。及三十年。仍併縣入州。漢陽遂有五屬。今之人當無不以黃孝先隸漢陽府。乃有漢口之黃陂街。烏知其先有街。而後隸郡也哉。

今人但知漢口南岸有洗馬口。不知有洗馬洞。實則洞與口。乃一同時並著之跡也。漢陽府志稱。洗馬洞。在吳王磯。土人云。蜀關羽洗馬於此。本一

石廈萬曆間陳大尹堯卿鑿爲觀音崖。旁建水月庵。樓臺日益壯麗。舊有一碑。勒振衣岡三字。一時之勝概也。又云洗馬口在縣東二里。臨江。舊傳蜀漢將關羽破于禁時。嘗洗馬於此。又別有藏馬洞。即關羽洞也。在大別山左。其洞乃一巖穴。三國時蜀將關羽嘗憩此。故名。旁有武安王廟。嘉靖末年虎據。獵取之。此二洞乃最古之遺。明曾靜有洗馬口詩云。戰罷沙場洗鐵驄。虎臣威已震江東。至今水映晴霞赤。似染龍媒汗血紅。惟威震江東之語。似與破于禁不合。知舊傳亦不一也。今無復爲題咏之者。毋亦巖穴開塞有變遷。後人無從識之。故遂聽其湮沒也乎。

按洗馬洞口藏馬洞之外。

尚有桃花洞。據府志稱在

魯山下。有桃花夫人廟。今亦不見有洞迹。又聞見近錄稱黃鶴樓下。石照之右。有仙人洞。世人亦無見之者。知古迹變遷多矣。或謂此三處之洞。殆如東坡志林所云赤壁後之徐公洞。非有洞穴之比。但山崦深邃而已。此今諸洞不可尋求之由也乎。

從前中外互市。世人但知有西北口外之茶馬互市。東南之厦澳互市而已。實則吾華人與異族互市。在晉時已有之。其地不在邊防。而在腹地。與今長江各口通商相似。晉書陶侃傳稱。侃鎮武昌。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據輿地紀勝云。晉西陽有豫州五水蠻。侃鎮武昌。作夷市於吳城東。此已開今日漢口通商馬頭之先。當時之五水蠻者。據宋書。西陽今有西陽河有巴水。蘄水。滠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種落熾盛。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是時蠻族與漢族雜居內地。而各自爲風氣。其目以夷者。與今日之稱苗。猺同。然此種蠻族。隋唐以後。漸同化漢人。否則亦歸淘汰盡矣。

宋代漢口之商市。在武昌南岸。號稱南市。其名不第見於入蜀記。吳船錄也。洪邁夷堅志亦言之云。乾道六年。湖廣總領所幹官江同祖。自鄂如襄。由漢川抵陽臺驛。吏白此地有虎精。爲人害。及還。過郢州。見一婦人。雙目

赤耽耽可畏。抱小狸貓。心念是虎精。又信宿。從漢陽濟江。彼婦在焉。益懼。還舍。一日。聞門外金鼓叫噪聲。士庶環集者幾千數。若捕凶盜然。出視。又彼婦也。問其故。皆言南市人家。連夕失豬狗小兒甚多。物色姦竊。無有也。獨小客店內。此婦人單身儼止三經旬矣。而未嘗烟爨。囊無一錢。僅育一貓。望其吻。時有毛血沾污。疑必怪物。訟於官。郡守李壽卿侍郎。勒押出境。入咸甯茶山。與采茶戶雜處。又因搏食蓄犬。爲人所見。箠而逐之。據此知當時南市繁盛。與潘邠老登大別眺望詩所謂鼓吹隔岸聞。樓觀排雲見者。味之均可見一斑。其五方龐雜。宵小叢奸。即此一事。可以推知。漸與今日之漢口近似矣。

宋代漢口入江。雖較近日迴繞十里。然當時之水口所在。亦必有商賈萃止。成都成聚。今之漢水入江處。水經注稱爲沔口。其間亦有可興商業之處。有一事可推知之。王得臣揮塵錄曰。安州舉子吳某。自漢江販米至漢

陽而郡遣縣令陳當至漢口和糴。吳袖刺謁當。規欲免糴。時吳處厚知漢陽軍。晚置酒秋興亭。遣介召當。當自漢口馳往。遺以蔡丞相近詩。明日。處厚於公宇冬青堂。箋注此十詩上之。按此則以紀蔡確詩獄之由。然按以販米必至漢口。和糴亦必至漢口。足見當日漢口爲商販交易。及官吏平準征榷之地。即此一事。可考知其大概。而秋興亭爲處厚所重新點綴。故讌遊必在茲。當時軍廨又有冬青堂。今則不知其遺址所在矣。

居業齋稿載漢口解孝廉一事。可以勸孝。今錄之云。解舉人居漢口。事母孝。兒甫一歲。母弄之輒喜。一夕忽中驚風暴死。家人瘞之郭外叢塚旁。詰朝。田父荷鋤過。聞塚中兒啼。以爲怪。田父兒踵至。發塚視之。生兒也。道逢一婦人。語之故。指兒絳紗袍。此必貴家子。老父其界某所。尼鞠之便。田父抱子去。遺一屨。婦拾之。歸後竟如婦言。鞠兒尼所。舉人母老。念孫輒泣。伏臘及兒生辰。或對案不能食。居無何。市上有老翁。似通術數者。數爲舉人

言兒在。已有神降。乩判漢陽數事。兼及舉人兒在。舉人又夜夢神告兒在。在某所。且走尼所問尼。尼匿之。弗得。則往尋田父。田父死矣。故發塚兒尙在。牽引拾屨婦。尼乃以實告。舉人於是厚酬。鞠兒尼。以兒歸。拜母堂下。母乃喜。食如常。舉人名乾濬。以庚子舉於鄉。

漢口童子能書。前已紀之。然明季黃陂同時有童子。均能詩文之事。亦與此相類。南中紀聞云。黃陂縣九歲幼童熊鼎鉉。持文稿呈送按院陸。蒙稱勉勵。又同縣有三歲神童。未曾讀書。能作詩對句。亦到省見各上司。俱天啓六年五月間事。時余在任見報。

鸚鵡洲。據康熙舊府志。稱在大江中。一統志收入武昌。黃祖爲江夏太守。殺禰衡於此。因葬之。以衡嘗爲鸚鵡賦。故名。其時江夏郡尙治安陸。未徙江南。夏口之名。尙歸於漢口。未移於黃鵠之東洲。無由屬武昌也。故特載之。戴純夫尙書金曰。洲聚於沙。而沙搏於水也。漢晉以前。橫亘於鄂尾黃

鶴樓下。逮國初。徙於漢濱。每經世復有消長。革而復營。或逆爲汜。別爲沱。隨時異狀。若神物然而莫可執也。今洲仍無實蹟。行水金鑑注云。洲在漢陽西南二里大江中。今蕩滅無存。王琦李太白集輯注云。鸚鵡洲在漢陽府城西南二里大江中。尾直黃鵠磯。明季爲水冲沒。遂不可見。嘉慶湖北通志亦列入武昌山川。云在縣西南二里。又引太平寰宇記云。鸚鵡洲在大江中。與漢陽縣分界。後漢黃祖爲江夏太守。長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於此洲。故名。陳壽按。入蜀記稱洲有茂林神祠。而白茅堂集言崇禎己卯。洲崩出。韋皋妾慕誌。慕漸淪於江。非復舊觀矣。據此。知此洲時在武昌。時在漢陽。無一定所。省志所稱。崇禎己卯。洲崩出。韋皋妾慕誌。此當是唐代舊洲之所在。惟唐代舊洲。以唐人詩攷之。今尙有可髣髴其處者。漢陽府志稱。漢陽渡在都城東南門外。通志無南字東渡武昌省會之要津也。溫庭筠詩。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據此。知溫詩之漢陽渡。卽指今之東門渡。而

李白贈漢陽輔錄事詩。明明揭出鸚鵡洲橫漢陽渡七字。王貞白曉泊漢陽渡詩。結句並及鸚鵡洲。而唐人詩又多以黃鶴樓鸚鵡洲對舉。陸氏入蜀記。有黃鶴樓正對鸚鵡洲之說。東洞山曉聰禪師。亦有黃鶴樓前鸚鵡洲之語。用參禪悟。亦謂在黃鶴樓望鸚鵡洲。明明了了也。丙午冬。余僦漢陽。時東門外水澗見底。露一橫沙。宛然洲形。舊洲當是其處。可知樓與洲。洲與渡。正遙遙相對。在一綫橫斜中。故王注李白詩。亦有尾直黃鶴磯之語。而當時洲中多樹。故李白詩有芳洲之樹。何青青句。白居易詩有紅葉林籠鸚鵡洲句。皆可證。崔灝詩晴川歷歷漢陽樹二語。亦即指洲中之樹而言。與下旬芳草萋萋互舉以見意。言樹草均在洲中也。晴川二字無所指。至晴川閣。明代始有之。即取崔詩名閣。而毛子霞補種樹。亦以粧點崔詩之景也。均不可誤會。又當時有禰衡被黃祖沈於江之傳聞。故鎮帥劉允章以此怒皮日休。見玉泉子。不知水經注明言禰衡被害於郤月城也。

而顧黃公稱崇禎乙卯崩出章皋妻墓誌當卽玉簫之墓。至彌處士之墓。今失其處。則立石於漢陽南門外江岸以志之。實則康熙府志已云今沒也。又漢陽縣識稱黃祖墓亦在鸚鵡洲。地名榛林。是與處士在一處。奇矣。然處士墓人人艷稱之。更不識黃祖爲誰何也。

今鸚鵡洲蓋始於乾隆中爲新淤之地。迥非其舊。漢陽縣識云舊志

乾隆二十四年復淤成洲。武昌居民以東岸白沙洲爲水所沒。請新淤補課。易名補課洲。嘉慶二十餘年。知縣裴行恕詳准復鸚鵡洲舊名。以存古迹。其武昌民補蘆地沖課七十餘頃。業經報部者仍其舊。再有新淤。隸縣作爲官地。招佃承課。作增給晴川書院膏火費。報部立案。咸豐兵燹後廢。今考此乾隆新淤之洲。似不當冒以鸚鵡舊洲之名。何也。此洲當卽是宋明時之劉公洲地。所再淤。據清初漢陽府志稱劉公洲。在縣南江中。宋延祐八年有沙洲涌出。知軍劉誼種荻其上。因以名洲。舊志稱洲自三里坡直抵南紀門多蘆。嘉靖以來漸沒。今於故洲外復淤一湖。下抵朝宗門。近劉公洲故處。初洲在江北爲郡城南岸。洲岸相界。中隴江水。冬春水落。舟楫羣聚。郡人給養多賴此。宏治辛酉武昌知府莆田陳晦有機巧。於此屬管家。以小舟數百載鐵器沈水中。并渡急棹犯其高處。沙隨水去。一夕渣口遂闊。乃號令漢陽商人。使移舟渣中。更其名曰陳公渣。是時漢陽守秀水馬與聽之。後里人奏行外臺。委晦勘處。晦過漢陽。幾爲郡

人所殺。急入舟盪去。乃免。按此洲在時爲利甚溥。今且化爲洪波浩流。止有小磯。微見於隆冬水闊之時。而朔宗南紀兩門外。不盈尋丈矣。据此。知此洲在清初已沒。至乾隆中。白沙洲沒後。此又生新洲。清一統志。白沙洲。正對陳公澹。是南北岸彼生此沒之理也。所常依然。復劉公洲之舊名也。

羅田雪巖。宋人留題刻石。張生純邊。以拓本貽余。石刻有二。一直行拓本。凡十二行。八分書。蒼勁淳古。泐去十之七八。首行有雪巖勝誌四字可辨。餘間有二三字可識。頗難曉其文義。別有橫列石刻十三行。行四字。亦有

一二字可辨。按姜廷銘乾隆羅田縣志云。治東南三十八里。

府志云。治東五十八里。似合。

曰雪巖。上有井。深數丈。宋淳熙年。蘄春郡伯蘭陵霍祐之。奉檄勸賑。偕邑令詹魯山來此。有石碣。光緒黃州府志據之列金石中。譌郡伯爲郡北。蘭陵爲南陵。霍祐之爲霍佑。故府志秩官表於蘄州秩官。不知列霍祐之名。不知俗稱守牧。多云郡伯也。考此刻石乃摩崖。亦非立碣。府縣志皆誤。姜志秩官。列詹魯山。紹興知縣。府志又作紹熙。按淳熙去紹興頗久。而紹熙

與淳熙相接。似紹熙較合也。又十二行刻石。有於其上三字。又有詩曰字。似是此刻爲題詩。非題名。亦非專紀勸賑事也。惜甌拓不合法。石刻字容有可辨者。擬他日親訪之。

雪巖今俗名雪巖山河。以山中有溪水也。在今奉泰鄉之東。與英山界近。

羅田石門洞題名。今數百年始發見。余嘗考此題名摩崖。爲書後云。羅田宋代直河鄉石門洞題名。迄今八百餘年。始一發見。其始光緒中葉。余中表兄周孝瑩明經孚先。訪得告余。比其弟雪侯茂才延暉。又手書相示。苦未得拓本。比李潛安茂才燾寔館余家。爲訪得鈎本。乃完好一宋刻也。其題名云。崇寧元年。清明前一日。洛陽吳熙老。晉安林子仁。同游石門洞。登瀑水巖。按宋徽宗於壬午歲。改元崇寧。張耒柯山集。有送吳怡序云。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不苟於其職。嘗主簿於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而熙老獨喜從余遊。居黃岡不數月。又遷蘄水丞。又聲畫集。有潘大臨題吳熙老所藏風雨圖七古一首。原注。熙老在羅田。催科不用。

鞭箠而辦。又有林敏功書吳熙老辭杜甫圖。据此。知熙老是年必正官羅田簿。故與子仁同游。子仁卽於是年爲題杜甫圖也。至吳之爲洛陽人。據柯山集。有吳天常墓志銘。稱天常河南府洛陽人。病告。居蘄州金沙溪。葬蘄春縣安平鄉。子三。忱。惇。悟。其名字與熙老名怡皆以偏旁聯名。知天常必熙老之諸父行。或緣熙老官此。從而厲此。其銘章或出自熙老之乞請也。蘄州林敏功。字子仁。湖北通志文苑有傳。黃州府志隱逸有傳。按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云。敏功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歎曰。軒冕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三十年。弟敏修。字子來。俱以詩文相高。元符末。蔡元度薦之。累徵不起。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二林詩文。凡千餘篇。號松坡集。又直齋書錄解題云。敏功嘗以春秋預薦不第。有詩文百卷。號蒙山集。兵火後不存。又尙友錄。稱政和中。林雲爲郡守。謂吾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還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旌表其門。子仁謝表云。自是難陪英俊之遊。何敢

妄意高尚之事。臥牛衣而待旦。寒如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又考田詩話云。據王龜齡纂集百家注蘇詩姓氏。蘄陽林氏敏功。敏修之次。有敏中。字子敬。又有林氏明仲。林氏致約。是蘄陽林氏。能詩不止子仁子來也。紫微詩話。載宣和末。子仁敏功。寄夏倪均父詩。趙蕃淳熙集。有讀林子仁詩五律一首。蓋吾蘄黃兩州。在宋自東坡山谷后山文潛。提倡以後。詩人輩出。考田喻氏所謂。宋則潘大臨。大觀。林敏功。敏修。夏倪。皆江西詩派圖中人是也。按當時尚有何顛之斯舉。熙老歷官羅田蘄黃。謂其因柯山以友邠老。仲達子仁子來均父諸君可也。謂其因諸父諸從昆弟居金沙。因與子仁同里往還亦可。今果訪得此題名。益見斯德之不孤也。子仁稱晉安。舉祖貫也。晉安今福建閩縣南安縣地。子仁祖貫殆閩人也。子仁名列熙老後。時羅田本蘄州屬。尊官長也。宋人題名。多不質書日月。余見永州澹巖題名。有書給享後十一日者。有書上元後三日者。皆是此例。是時羅田治城。在今

舊縣。由此遊今之石門關。纔可四五十里。可一日往返也。此題石在今縣東多雲鄉。東安河上游之爛柴溝。英山羅田連界處。其石長丈餘。橫不及丈許。前陷土中。至光緒丙申歲。山洪暴發。衝刷此石。置於河畔。刻文傾覆土外。字在其陰。凡五行。上層數字。略剗泐。然可辨。餘字盍大正書。略有分意。端勁可喜。考應山縣學。有宣和五年林子仁書四賢堂記并篆額。記爲文潛撰。欸書高隱處士林敏功書。金石存佚考云。子仁有詩名。得此碑。又可知其善書。今此題名。決爲子仁書無疑。瀑水巖。今名響水巖。石門洞。即在其旁。今有寺。尚名石門寺也。丙辰秋家居。曾取此刻並考證。爲書告武昌通志局李平存兵部。屬亟補入通志金石中。不知其果收入否。英山縣志。已因余言收入。又据李姓鈞樞此石者云。近此磨崖石谿中。更有刻石。尚存北宋時某年號。惜當時忽忽未一撫觀也。

漢口天都寶林二庵。乾嘉後。爲一般人徵逐之地。在清初則爲儒流墨客。

雅遊觴詠所歸。觀康熙中漢陽蔣東衍魯傳願學堂詩集所賦。詠可見也。集中有寓天都庵卽事詩云。蕭寺同聊落。牀頭見遠山。雲隨清磬出。馬向暮鐘還。晴色春千樹。寒流月一灣。過橋幽寂地。載酒不容閒。又天都庵對雪。龍川送酒蟹。走筆以報云。出郭偏邀一醉難。每懷心事寄蒲團。寒流鐘定梅花午。古殿香飄雪影殘。嗜酒漸能學避穀。持螯已自勝加餐。興酣落筆翻知己。不作新粧媚世看。又集寶林庵云。攜手橋南寺。看花興亦同。人間秋色裏。酒酌衆香中。梧落鐘初定。亭虛水自通。坐深忘晝永。歸渡夕陽紅。東衍才逸氣豪。不可一世。詩有真氣。與王孟穀倡酬甚歡。其父松巖鳴奎與蕭文超輩。講程朱學。有就正編二卷。東衍又有願學堂詩話。其書不多。獨到處不讓古人。其弟秦詹名魯。封丁。散文。有望藩存稿。中有與蔡冰根論雷書。謂地之陽氣如硫磺之類。憑春夏氣而出。故有聲有火。其說在西人電氣說未入中國之前。可謂獨見其真。又謂雷擊人爲偶然觸著。亦

與西說同。其理至精審。吾儒談理。固不讓彼人也哉。

蔣泰啓。與冰根書中論風。尤有一新說云。友人德安楊寅亮。精易數。言元會運世氣運。一日有一卦管事。一年有一卦管事。一月有一卦管事。又一卦管六十年。週而復始。云今是剝卦管事。該在去年換復卦。其議都不知何所本。未能窺測。自述生平足迹遍海內。曾於某山中見風。其狀大如水牛。無頭足。似一蠶蛹。出於山穴中。冬間晴時。嘗出曝日。童子黠者。投瓦石擊之。則怒而出風。石爲之飛。土人謂此風也。則風亦有物有形。所以風字從虫。可見風是一蟲矣。然亦謂天下之風盡由蟲出。則又未然。雷之有形。亦猶是也。

吾鄉江漢書院院長最著者。康熙中。鄂縣王豐川心敬。雍正中。孝感夏觀川太史力恕。乾隆中。金壇王雲衢拔貢汝驥。

按以明經充院長。自雲衢外。尚有黃岡王雙崎學博明道。孝感

王遠池太史廷鴻。黃岡靖果園刺史道謨。萬商泉侍御年茂。

子梓巖太守承宗。生於書院。後

六十年。仍主院。至十五年。諸生以世德作人。額頌之。

嘉慶中。蘄州陳愚谷工部詩。道光中。麻城袁金溪侍

御銑同治中。咸甯雷霍郊侍郎以誠。光緒中。武昌張濂亭郎中裕釗。尤以豐川觀川愚谷三先生掌教最久。門下成就較多。經心書院晚設院長。久任者推寶應劉叔俛。孝廉恭冕。門士亦多知名者。

吾鄂兄弟同舉進士。自北宋安陸宋元獻景文兩公。兄弟各得第一人。以

互易。傳爲盛事。後清代。則孝感熊文端公與從弟宗玉侍郎賜瓊。按宗玉通志作官侍

讀學士。湖北詩錄。作官司業。讀書樂趣。作官兵部督捕侍郎。

同鄉舉。同登順治戊戌進士。同改庶吉士。同里

夏觀川力恕。與兄力中。同登康熙辛丑進士。同改庶吉士。繼之觀川子扶黃。與兄子扶英。同登乾隆壬戌進士。又繼之以一縣之中。而兄弟相繼並

捷不絕。誠爲罕事。雖二熊與後之二夏非同懷。然要不得不謂爲科名佳話也。考戴璐籐陰雜記稱。同胞同登進士。順治丙戌。膠州法若真。若貞。己丑。烏程姚延啓。延著。康熙丁未。宜興儲方慶。善慶。庚戌。福山鹿廷瑛。廷瑄。丙辰。歸安沈涵。三曾聯名入翰林。己丑。長洲張學庠。學賢。大興黃叔琬。叔璫。乙未。長州李錦文。銳。乾隆丁巳。歸安潘汝誠。汝龍。戊辰。涿州劉湘。洵。己丑。山陰沈詩李。詩杜。本孿生。壬辰。咸寧賈策安。策治。戊戌。大興邵自昌。自悅。丁未。靈石何道生。元煊。乙卯。吾郡^{歸安}王以鏞。中會元。第二名即胞兄以銜。廷對狀元。則前此所未有。嘉慶丙辰。南昌許庭椿。應階。同胞三同甲。康熙辛丑。宜興儲大文會元。弟郁文。雄文同榜。又石鼓齋續錄云。嘉慶己未會試。同胞中式者。滿洲廉善。廉能。大興余恒澤。恒潤。大荔談士濤。士淳。亦近科所未有。按光緒庚辰。江夏張仲炘。叔煥。亦同胞同登進士者。蕪塘書中。以同胞同舉。尙多不及錄。但錄甘莊恪公汝來。爲巡撫時。其父萬達。弟

汝逢子禾。雍正丙午。三世同鄉舉。然吾鄉頗有兄弟三人同鄉舉者。康熙庚午。黃岡陳大羣。弟大華。兄大年。同舉鄉試。大華解元。大年北闈副榜也。是冬其父肇昌。擢僉都御史。王漁洋稱爲盛事。亦不亞甘氏也。光緒壬寅。蘄水陳曾壽。曾德。曾矩。同舉。又皆魁其房。同歲蒲圻覃壽恭。壽埜。壽彭。兄弟亦三人同舉。同縣張國淦。國溶。則二人同舉。

吾鄂詩人。先有黃州葉井叔。

按井叔。府志作黃岡人。武昌縣志作武昌人。湖北通志作黃陂人。吏垣續略亦作黃陂人。

在清初康

熙中入都門。與宋犖。王又旦。曹貞吉。顏先敏。田雯。謝重輝。丁煒。曹禾。汪懋麟。稱燕臺十子。通志作王士禛等誤。十子乃由漁洋定之也。井叔。杜茶村甥也。同時廣濟劉廓庵。張

藕灣等。建長風山社。嗣黃梅喻化鶴。黃之騏。熊恢。李枚。蔡洲。稱五子。王西

澗僉都材任。與陳仲夔。太史大章。稱黃岡二家。乾隆中。蘄州秦京。字子畿。通志作

秦畿。熊楚荆。玉山。李生槃。谷友張。崎子駿。郭從魯。崖黃。載華。砥南。載嶠。丹

崖稱兩湖七子。

通志作十子。誤。湖北詩徵傳略加入。釋鳴庵稱八子。府志鳴庵名重珂。

刻有兩湖吟社合集。

清代兩湖一隅人文

稱盛。自七子後。

里人李同倫復有兩湖倡和詩集。李澤溥有兩湖閣文集。

蒲圻張開東白菴。與弟開懋伯翹。李標。蔘灘

等稱四傑。其先有荆門胡作柄。與從兄作相。及兄作梅。鍾祥李蘇。李蓮。胡

光國。龔惟衡。天門涂始。稱八子。立有金河詩會。漢陽則李以篤。王戩。彭心

錦。文師汲。茶村弟子汪遜于。稱漢南五家。同里雷烈衡若。與龔恆若。張蒿若。唐

岱若。宋華若。稱五若。嘉慶中。沔陽稱詩號二李。肯庵太守堂。號髯李。石坪

學博基。號眉李。咸同中。廣濟胡醇。彭琅。楊枝燦。夏槐。刻有廣濟著舊詩集。饒雲鸞。雲

鵬。劉燁。勿立長風山社。續課。同光中。黃岡鄧琛獻之。劉溱扶裳。殷雯東坪。

等稱七子。皆前此吟壇盛事也。

有明一代。矜重名節。當時吾鄉人才輩出。相尚以品藻。始童承叙。張文邦。

廖道南。號楚中三才子。童廖與長沙李東陽。亦稱楚三才。顏木。王廷陳。號

楚中二傑。而興國吳明卿國倫。爲李王七子之一。蒲圻魏順甫裳。爲四甫之一。京山李大泌維楨。爲後五才子之一。監利李伯承先芳。爲廣五子之一。一瓶隱齋筆記。所謂楚人占其四是也。公安袁庶子宗道。吏部郎中中道。禮部郎中宏道。號三袁。隆萬間。江陵大紳。則有三張。謂張太僕楚城。巡撫汝濟。大學士居正也。漢陽戴金。黃梅石金。稱楚中二金。天門鍾惺。譚元春。稱詩號竟陵體。亦稱鍾譚體。蘄州顧初。蘄水朱期至。黃岡王一鳴。黃梅瞿甲。麻城黃建中。廣濟陳以聞。蘄州姜夔。稱六子。沔陽游雲子士鳳等。稱黃鶴九老。麻城梅長公李夢白等。稱西陵三老。廣濟胡篤生。與同里楊認庵。韓南皋。江夏段煥。同受學於管東溟門。東溟稱楚四君子。而詩人楊大鼇。劉養微。寇學海。三家。知縣劉燕及爲刻其詩。謂之三良。蓋明中葉以後。社風至盛。風習旣開。多好以攻文講學相結納。詩文沿隆慶七子餘波。講學沿陽明後學。學會門分派別。聲光炯然。皆當日聲氣翕集之效也。

前清康熙己未。乾隆丙辰。開博學宏詞兩大科。吾鄂膺是選者寥寥。据吏垣牘略所載。康熙己未。湖北被薦者五人。與試未用者二人。候補主事葉封。湖廣黃陂人。己亥進士。原任西城正指揮。程大呂。湖廣孝感人。癸丑進士。行催不到者二人。顧景星。湖廣蘄州人。拔貢生。原禮科給事中。山東武德道僉事。今候補僉事。王追騏。湖廣黃岡人。己亥進士。與試列二等。授職檢討者一人。曹宜溥。湖廣黃岡人。恩蔭監生。据詞科掌錄所載。乾隆丙辰。被薦者六人。與試未用者三人。李春耀。湖北孝感人。丁酉舉人。毛一驄。湖北東湖人。拔貢生。南昌齡。湖北蘄水人。監生。不就試者二人。丁憂。湖廣寶慶府教授夏策謙。湖北孝感人。己卯舉人。原任雲南姚州知州。在籍。靖道謨。湖北漢陽人。按靖果園庶常乃黃岡人。此作漢陽乃公牘之誤。辛丑進士。先行就試者一人。雲南雲龍州知州徐本僊。湖北蘄水人。庚子舉人。按李夏皆工部尙書涂天相舉。靖徐爲署兵部侍郎王士俊舉。毛南爲署湖北巡撫吳應棻舉。通志以毛一驄爲總督遺

柱所薦誤。惟大呂或亦稱其方待試都門。遽卒。則與牘略與試說異。考徐氏故知錄。知其是年以引見入都。甘莊恪公擬以大科薦。辭之。而王平越司馬薦疏至。徐氏擬不就試。甘公以平越方獲咎。恐累舉主。乃勉就試。其先行請試者四人。徐氏與焉。蓋亟欲出都赴任也。始康熙時。湖廣共六人。南省祇湘潭王岱一人。至丙辰。則南省被薦者至十三人。則湘鄉易宗瀛。易宗澐。武陵胡期頤。陳長鎮。侍郎陳樹萱。楊超會。二人先後重保薦。善化劉世澍。祁陽鄧獻璋。一作章。陳世龍。陳世賢。寧鄉王文清。長寧段梧生。巴陵許伯政。華容王元。長沙劉曄。清是也。而十三人又皆與試。亦見南省人之樂於進取也。至乾隆十七年。薦舉經學。湖南北祇得二人。則寧鄉王九溪主事文清。爲文勤阿克敦。梅文穆穀成先後所保。孝感夏觀川編修力恕。爲唐中丞綏祖所保也。光緒中經

濟特科。湖北入選者二人。靳水陳侍御曾壽。黃岡陶明府炯照也。

明代鄂中品藻之盛。猶有可稱者。如公安王祭酒恂。在館閣。爲二十八宿之一。石首楊文定溥。爲三楊名相之一。監利裴璉。與少保楊溥。尙書劉儻。知州何忠。尙書張純。有荆南五君子之稱。通山舒宏緒。與江夏郭正域。武昌孟養浩。大冶胡允同。一時並稱。漢陽朱衣。與茶陵張治。蒲圻廖道南。沔陽童承叙。亦一時並稱。漢陽蕭良有。與京山李維楨。蘄水朱期至。並稱三少年。天門黃問在都。與同宗黃汝亨。黃景昉。有海內三黃之目。黃陂陳龍伯。與麻城劉同人。黃岡何綱卿。一時齊名。安陸劉伯生。大鶴。伯燮。小鶴。與劉紹恤。瀟湘。稱安陸三劉。石首王天根。啓茂。與兄啓亨。啓遵。弟啓棠。啓芬。有五鳳之目。凡此皆明代才俊世出之盛。因之相得益彰。爲吾鄉先輩極良之風尙也。

梅子山。在有清中葉。頗極園林之清雅。漢川張竹樵。楚天樵。話曰。漢陽諸園亭。推梅子山爲第一。他處多藻繪。此獨以澹瘦勝。同友人酌酒石几。有

句云。暫憇勞薪到此來。萬竿煙雨旅懷開。石牀影靜秋花落。消受湖山酒一杯。此可見當時之佳勝也。今則易爲西人別墅。除西人居室外。更無點綴者。良由漢市商人。各逐所業。以致勝地。今付他人。可惜也。明清兩朝。吾鄉聚會結社之風。時有所聞。惟明人於詩社外。並多講學之會。至清代。即以諸生結社爲厲禁。斯時祇有倡酬之詩社而已。晚清士氣不振。職此之由。愈令人追思盛明不已。吾鄉當有明中葉以降。詩會學會之著者。如公安三袁中之宏道宗道。年尙未冠。結文社於城南。兄弟迭爲之長。京山魏象先。與同里王謝譚。結黃玉社。天門黃問之子千麻。字用草。偕同里熊湄鄒元芝。爲講學之會。羅田郴州學正王邦儀。偕伯雲仲雲叔雲季雲兄弟五人。仿七子四甫之例。築五雲館以讀書。倡和名一時。孝感楊洪才。程怡孔。丁之鴻。沈宜。彭大壽。章煥然。左熙光。爲貞通學社。以昌正學。相與講論不輟。潛江郭鈇。與名流酬倡。有漫園雅集之刻。厥後稱詩者。

以朱悔人。劉阮仙。莫大岸。三人爲最。皆提倡風雅之效也。至清代同時稱詩。及詩社之著者。如天門先有胡君信。吳旣閑。及唐赤子。皆以詩文鳴。其後則胡子重鼎臣。張瑋公其英。劉孝長淳。稱三詩人。安陸董旦。王旒。與應城程大中。雲夢馮炳時。壇坫齊名。後學慕效。漢川張竹樵。李雪坪。周芳村。同稱江漢名士。同里傅野園。垣。滋圃。培。南稿。均。號三傅。大抵其時天漢兩縣。如漢川李蟠。方陶。劉泐。李先華。傅垣。兄弟。天門譚蔚齡。熊士鵬。馬鈞光。致遠兄弟。皆一時詩友。而漢川周海城。陶宗白。曹東安。又後先齊名。羅田陳九香兄弟。父子。與同里潘四梅。亦以詩遨遊江漢間。江陵劉南赤。與黃梅喻石農。漢陽葉雲素。黃岡王徒洲。萬三峯輩。陳愚谷稱爲五詩人。雲夢許兆棠。許兆椿兄弟。又並負詩譽。漢川林維昌。與華嚴魏廣齡輩。復鳩立詩社。鄭縣張凌雲。與同里藍樹。趙晉基。劉澤源。爲詩社。有花墅聯吟集。京山王奎翰。與同里黎樵莊。王西漁。劉一巢。胡墅崖。黎山山。黎鳩柴。王湘曲。

及僧鈍鐵。於白谷洞結詩社。襄陽凌哲。與王謹微。黎美夏。劉體式。徐聯習。結詩社。而顧夔章。與陳炳。張先登。白其光。汪德位。蕭定俊。號樊川六拙。有六拙合草。蒲圻張奇勛。與龔璋詩名埒。號龔張。此皆近三四百年學筵藝苑。餘韻流風。大略可考者。而諸先哲當承平時。則發抒情性。處衰亂時。則共葆歲寒。今則乾坤閉塞。人道將淪。又何怪斯道之成爲芻狗也耶。孝感胡牧亭侍御紹鼎詩曰。所存集。星槎以手鈔。本厖余。集中有翰林院放牛歌。其序云。乾隆乙未夏五月。有牛夜奔於翰林之堂。據地而號。院人張火視之。則子母牛也。明日屠者至。將索之。逡巡於門。是時修四庫全書。聚翰林之賢才。且明而集。見牛不忍。欲釀金以贖。或沮之。於是牛方乳犢。則不忍須臾之去而就殺也。紀曉嵐後至。解佩顧役者。值而償之。牛得不死。歸之憫忠寺放生焉。余聞其事爲作歌。歌不錄。按此事頗奇。放牛草野。木天文明。居然相涉。可附詞林典故中。亦見紀文達好行方便。異於他人。

文達生平喜談因果。故有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之作。其信因果之由。見梁
茵林楹聯叢話。因其子汝侏。死去復生。爲索債聲口也。侍御同時漢口詩
人有吳樛原。即文禧相國後也。兩人多唱和之作。又集中稱辛巳夏。登翼
際山。竟日流連。十餘年不到。則編戶之繁。數倍於昔。此亦足見漢口市坊
變遷之速。自昔已然。又考集中。知南昌詩人楊載塋。因遭同學妬搆。以至
於死。皆舊聞也。侍御本夏觀川太史力恕高弟。有贈觀川子雨山詩序。稱
吾與足下。遠游日久。子屬之閒居者。日不見先正風儀。耳不聞當年議論。
家學艱難。久且失所傳焉。豈不大可懼乎。讀之令人穆然感念前輩自貴
其家學如此。今余浪迹南北。二子正讀書時。余皆不一顧念。可勝懼哉。

續漢口叢談卷六

晦堂居士偶編

黃鶴山有壓雲亭。嘉慶通志稱在縣西黃鶴山上。明一統志稱舊爲頭陀峯頂院。元世祖嘗駐此。至正間建亭。清一統志沿之。嘉慶通志據宋袁說友東堂集同鄂州都統制司登壓雲亭所作一詩。訂明一統志至正間始建亭之說之非是矣。然尙有可證者。據皇宋書錄云。吳琚字居父。谷中云。吳琚工扁榜。鄂渚有壓雲二大字。極工。史嘗見壓雲二字搨本。初疑爲于湖得意書。大略可與寶晉琴臺字比。是此亭之額爲吳琚所題。琚爲宋人。更可見是亭在宋久稱名迹矣。

明代黃鶴樓下有花子街。余壬寅僦此一年。不聞此名。今不知其所在矣。考一統肇基錄云。甲辰春三月。陳理銜璧出降。上入武昌城。取陳氏所藏金花子銀花子賞士卒於黃鶴樓下。至今人呼其處爲花子街。又駐蹕封

建亭。謂此當封楚王。後果然。按此稱封建亭。似是先有此亭。太祖經此。因封建二字。乃豫籌及爲封王先兆。實則不然。嘉慶通志稱。封建亭。在縣南梅亭山。明太祖旣降陳理。駐蹕山上。得使報生皇六子。喜曰。他日以此子王楚。及封議王齊。寶三鑄不成。因悟曰。朕昔駐梅亭。有言。其王楚乎。一鑄而寶成。後乃建亭於山上。然則封建名亭。乃由後溯前爲誌慶之舉。不如肇基錄所云也。又東軒述異記。稱武昌府漢陽門內。舊有陳友諒廣積倉基。今皆爲民居。考今漢陽門內。有巷名廣福坊。或者廣福即廣積。積與福音近。坊與倉音近也。殆即是矣。又括異志稱。頭陀寺山下。城有小路。旁有費家園。有西漢前將軍何復墓。近冢有叢薄。有老松。今亦不知在何處。漢口之名。在湖北亦有見他處者。荊門州所屬之當陽縣。已有二處。皆險要隘害之地。宜於用兵。而非經商要衝之區。其一曰大漢口。在縣北三十里。又一曰小漢口。與大漢口相近。皆高巖絕壁。下有小徑。通安陸府及

荊門州。縣人相傳謂皆關壯繆屯兵處也。

段溫崔余諸輩之漢上題襟集。不專詩也。有往來簡牘焉。其書在襄陽作。不與漢陽涉。今人多用之漢陽漢口。即張文襄亦用之於壽漢陽知府之母。相承之誤久矣。惟書錄解題有宋知軍于霆及教授施士衡鞏豐之南紀集後集五卷。湯邦俊之南紀別集一卷。斯誠爲漢郡詩文編刻之書。南紀即當時樓名也。用之漢口漢陽詩文集會之事則合矣。

從前科舉盛時。大比之年。諸生貧者多仰給於各種公私賓興規費。自郡邑以至一姓。皆各有公產以給其事。自童試以至殿試。又各有規則以差其多寡次數。其事萌於明代。而權輿於漸水。明崇禎初。南昌李汝璩爲漸水令。創興賢莊。康熙中。嘉善李振宗任內。踵成之。因有歲入租谷百七八十石。至鄉試之秋。分給諸生。自後各屬仿行不倦。浸至於一鄉一族皆有之。江夏之哲興。則始於乾隆六十年。義婦甘李氏出其夫希賢遺田租谷

三百石爲之。以資士子鄉試公車費。建哲與莊於武勝門內。而初頤園學使彭齡爲之撰記。相沿至清季。其莊宅高爽可居。時以賃客。余初不知其緣起。後見初學使碑記。始曉其由來。并知此事乃先見於吾郡。且遠沿自明季。此亦科舉中一故事也。志之。

天完徐氏。元末起義。始都蘄水。繼都漢陽。今漢陽府城絕不見天完故都遺跡。草創之朝。又不成功。故世人易忘之也。天完都漢陽。爲元順帝至正十六年。天完立國。至是凡五年。遷都漢陽。是歲改元太平。以倪文俊專政。以陳友諒爲領兵元帥。計天完漢都凡歷太平三年。天啓二年。天定一年。始徙江州。在此凡六年。清初某方志。

按此則錄出圖書集成坤輿輿漢陽府志條後。然曹學佺天下名勝志。黃州府志於羅田縣條

下亦收入。但較簡耳。或明代羅田縣志中語乎。載徐壽輝。初名眞一。姿狀魁岸。無他長。至正十一年。中

原盜起。壽輝行山中。獲鐵數十觔。會麻城鐵工鄒普勝。夜夢有黃龍蟠其

鐵礎。明日壽輝携鐵過之。令製耨鋤。蹲坐鐵礎上。普勝已心異壽輝。見所持鐵。告之曰。今天下尙須耨鋤活耶。當爲鍊一劍贈君耳。於是兩人深相結。陰謀舉大事。先是瀏陽有彭和尚。勸人念彌勒佛號。入夜燃香鐙。偈頌拜禮。其徒從之日衆。彭欲以爲亂。未有所附。一日壽輝浴鹽塘水中。身上忽毫光起。觀者驚詫。按此事亦見郎玟七修類稿而普勝復倡妖言謂彌勒佛下生。當爲世主。以壽輝宜應之。乃與衆共擁壽輝爲主。義兵以紅巾爲號。搆聖人堂於多雲山中。溪水日再潮。溪旁有巨石。狀類臙舟。壽輝命鑿一穴。刺桅其上。視之曰。天助壽輝。石當揚帆出溪口。石爲行十餘丈。壽輝遂決意反。按此本萬歷湖廣總志。多他家紀天完事者所未詳。余爲天完紀事亦未錄入。惟其中有可以今事證之者。嘉慶通志稱。天山砦在羅田縣東一百三十里。多雲鎮南。一名天堂砦。元末徐壽輝曾據此。此即今羅田之上五堡也。道光英山縣志。多雲山下有徐壽輝殿基。聖人堂。名今猶存。多澗書作

勝任堂所云鹽塘。當在今多雲山附近鹽堆山下。即巴水所出也。其山中獲鐵之說。緣羅田多大山。每山洪暴發。水自深谷中沙石雜流。內多礦質。細與砂等。居民多淘取鍊成巨鐵。日可出鐵七八百觔。此多雲一帶自來所擅自然之利也。徐氏所獲鐵。及麻城鐵工鐵碓之說。皆緣此起。縣民製農器。每歲春秋農作。多往多雲購鐵爲之。附近英麻蘄皆然。徐氏製耨鋤。鄒普勝爲之工作。亦與此同。惟當時紅巾諸人。壽輝羅田人。鄒普勝麻城人。倪文俊黃陂人。明玉珍隨州人。陳友諒沔陽人。明人所稱國初羣雄。是也。徐布商鄒鐵工倪書吏陳漁人明弓兵

嘉靖朝。吾楚人才最夥。因之發皇盛大。并紀載楚故之書。乘之迭出。爭勝一時。自蒲圻廖道南爲楚紀六十卷。同時應城陳士元有楚故略二十卷。楚絕書二卷。德安何遷有全楚志若干卷。蒲蘄魏裳又爲湖廣通志九十八卷。黃安熊光楚爲三楚典故若干卷。魏順甫之書。本總督汪道昆屬作。

有謂宜與何懋益書合者。順甫頗不懌也。當時人物與表章文獻。互居其極。當其事者。又以楚材極選。主修方書。自諸人外。又以王廷陳顏本王格諸子共修。興都志二十四卷。書進不刊。而以徐華亭之承天大志四十卷。訖其事。王之垣有承天大志紀錄事實。以完備故事。雷叔聞郢里陽春集。則專輯當時承天之詩。以鳴盛流。至崇禎之世。高世泰督楚學。又爲三楚文獻錄之輯。延黃岡汪陞。延易爲鼎高思忠。汪三奇龍墳。蘄州李本晨。廣濟劉醇驥。黃安吳應庚。共與其事。皆同郡人也。入清初。和之者。猶不絕於黃郡。如陳肇昌之三楚文獻錄百卷。王掄士又爲之續其書。朱日濬又有黃州文獻錄之作。皆可繼響有明。自後則除陳愚谷工部。喻石農學博外。此事絕跡久矣。光宣兩朝。以各行省例修之通志。獨吾鄂官私修書經三十年。費帑數十萬。且不成。可歎也。光緒庚子。同里潘芝堂太史頤福之楚北先正傳略稿出。王勝之學使屬予校定。不果刊。其書雖未必完美。然在

今日固一時鳴鳳也。予浪游歸里，再覓其稿，已不知何在矣。

湖外自湖南文徵外，其沅湘者

舊集已經再續。余在長沙官書報局時，湘之雅流，力主張三續其書，因爲力贊其成。湘人之熱心愛鄉，其公誼如此，惜不見之吾鄂也。

有清中葉，漢口花木園亭之勝，有洪旃林壇之誰園，在居仁坊。園中有問青閣，得月亭，卍字橋，諸勝。又有包雲舫遐裕怡園，在漢口南岸。漢陽東門外，園內有水亭，滿種芰荷。今皆不知遺址所在。又有白園，在後湖。程耕雲乘有題壁詩，其址今亦不可考。此外覃懷會館同人，有豫成園，亦耕雲爲之記。在今藥王廟。至近日通鎮所傳，祇一劉園，在鐵路外。辛亥之變，半已摧毀，尙待規復云。

余閱楚風補，見孝感沈會霖詩。又於嘉慶通志藝文中，見有沈氏德安安陸郡縣志十卷。注云：存。因此二事，始知沈氏乃明季之文學家，不知其曾仕獻賊也。後爲蘄黃四十八峒紀事則，諸書皆直書其官，僞知府無諱。當

時亦据探之。而未嘗不深惜其人。後考康熙漢陽府志稱。崇禎癸未五月三十日。武昌城陷。孝感舉人沈會霖被執。以爲漢陽府知府。以燕厥中爲漢陽縣知縣。龍貫爲漢陽府學教授。按此龍貫不知與崇禎時修三楚文獻錄之黃岡龍貫是一人或是二人。填字夢先以貢生官

應城置官有差。未幾賊大索紳衿。禍且不測。賴沈會霖保持之。皆得放還。賊有謀臣潘獨熬者。舊善沈。時爲謀於省中。沈禽而斃之。城破沈有老母在。故不得去。賊執欲殺之。賴左右固請。得不死。遂使守漢陽。漢陽人賴免禍良多。沈尋以奇計脫其母。因遂去。不知所之。有府胥秦某。實使逸者。詞不遜。乃并秦妻子沉之江。沈會霖之去也。賊更命彭永觀來。而僞縣燕厥中。益無忌憚。燕素無行。方春。欲因亂傾某家。諸生攻之。爲學師所撲。時學師潛往湖間。燕百計覓獲。鞭楚最毒。又間中富人子以危法。借賊威以恫喝。不如意者。觀此可知沈之污賊。全是倉卒中權宜委蛇以求免其母者。而一則曰紳衿賴以保持。再則曰漢陽人賴免禍良多。其爲公論所頌如

此及觀沈用增棠溪文鈔。答陳右臣明府書。則爲沈瀚雪其汗辱。表襮其居心行事。則其人本末。更以大明書云。大著安陸縣志補正。急宜改正者。則沈君會霖之傳與論也。沈君以前明崇禎壬午解元。入本朝爲大同推官。執事作傳。謂會霖事母至孝。罷官歸。貧困。寄居蕭寺中。食苦讀書。不與當道來往。然吳梅村綏寇紀略。載張獻忠陷楚。以沈會霖爲漢陽知府。繼書沈會霖遁。以孝廉而污僞職。是以傳論深斥之。戊辰冬里居。敝邑吳姓。請序其族譜。中有其遠祖蘭溪家傳云。崇禎癸未。張獻忠破德安。蘭溪兄弟四人俱被掠。繫之漢陽城。賴沈公會霖縱之歸。後蘭溪以明經官廣文。年八十。每歲必祭沈公墓。以示銜報意。辛未寓都門。與貴邑蔡勤甫司馬談及吳氏事。司馬曰。沈公雖爲賊屈。其功於桑梓者甚大。吾家有江漢紀事四大部。載沈公爲賊獲。賊以其年方壯。又名孝廉也。偪授以漢陽知府。公不得已。僞受之。佯爲致力。及賊悉精銳攻武昌。公乘賊渡江畢。夤夜開

西門釋城內繫民萬餘人。由蔡甸四散去。公亦遁回孝感。至白雲砦。依程
郎中良籌等。糾鄉勇克復孝感。雲夢。德安三城。此書國初時已刊行。惜流
傳未廣耳。余歸核之。順治時孝感志所載白雲集義事。果有沈君名。始知
司馬言非虛。昔管仲反顏事讐。孔子以九合之功許其仁。朱序降於苻堅。
晉史以淝水之戰稱其智。蓋自古艱難莫如一死。聖賢論人所以不爲過
刻也。沈君生平無大可述。然受數日僞職之污。遂以全萬餘鄉民之命。以
功準過。或足相當。執事前論未免責備太甚。務速改易之。勿令讀江漢紀
事者爲沈君歎不平也。此書立論平實。可以杜彼一般責人無己之口也。
靄園一名劉園。乾嘉間會城勝迹也。其址在崇府山之東。光緒中尙有靄
園石額。時廢園門巔。吳白華學使所題也。陸以湑冷廬雜識云。湖北武昌
府城內劉園。乃明故藩遺址。按卽崇陽王府址也。在將臺驛之東北。因山而構。建於
乾隆癸丑歲。吳白華學使題曰靄園。通州劉純齋太守錫嘏爲作記。并題

聯云。挹朝爽西來。杯底嵐光飛隔岸。望大江東去。簷前帆影度遙空。園第一門西向。內僻地數畝。皆繞以垣。有祠祀花神。題聯云。五百年爲園主人。高臺曲池。點綴江城如畫裏。十二月催花使者。和風甘雨。氤氳香國得春多。北有茶社。榜曰來鶴。游人於此小憩。第二門東北隅南向。有梅苔荷露山房。小天臺。白華亭。諸勝。俱在東徧。向西小天臺之西。有佳山草堂。向南可望江景。入第三門一小徑。東有吸江春草二亭。徑盡有堂三楹。向東顏曰一池秋水半房山。堂東有池。池東有樹。樹陰環繞。涼意襲人。於此避暑最佳。堂之北卽主人內室。園不宏敞而幽邃靜逸。翛然塵外。洵爲鄂州勝地。又有吳學使詩刻石。光宣中。靄園後人劉寶臣供職學部。余見其作靄園圖。徧徵題詠。寶臣工繪事。曾手鐫景蘇園帖行世。聞園址漸次爲教會所購去。倘非陸氏紀之。後人殆無復知有此勝矣。

黃鵠山。宋人建有江漢亭。惟其遺址今不知所在。即自來江夏志及省志

均佚不載。吾考此亭當在南樓蛇山間。紹興中南軒先生張栻所建。曾撰文記事。江湖後集載鄭清之有江漢亭百韻詩。其詩亦見安晚堂詩集補。蓋南宋時一名蹟。今則絕無知者矣。

章實齋修湖北通志。書成。忌者尼之。中止未刊。稿亦爲章氏携去。光緒中。彭芴亭中丞開志局於武昌。懸重賞數千金求其稿。不得。祇得其序目。駢議二册刊行而已。及余縉珊中丞官上海道。乃得其殘稿。曾印行曰湖北通志檢存稿。凡六册。則一鱗片爪而已。余考章氏當日修志之地。今猶可推知者。時爲乾隆壬子歲。湖北向來與湖南同修者曰湖廣通志。正德萬曆康熙雍正均同。至是爲湖北獨立修書之始。畢弇山制軍極佩實齋史學。因開志館於水陸街。出其經訓堂藏書二十萬卷。聽其甄探。又以萬金供脩脯。可謂士逢知己矣。卒爲實齋鄉人陳燾所媒孽。致此奇作不傳。誠吾鄉文獻巨阨也。燾爲嘉興進士。時官湖北德安通判。其人乃文士。不諳

史法。嘉興府志文苑有其列傳。樊樊山乃誤以此事屬之愚谷先生。非也。當時詆諆實齋者。皆流俗少見多怪之談。獨蘄春陳愚谷先生論特持平。曰實齋所爲書。以體裁見長。而考據乃其所短。則誠篤論也。愚谷與實齋彼此交推。並少違言。觀兩家遺箸可見。至爾日志館在水陸街。吾嘗疑爲即後來之姚園。但尙未得左證。光緒辛卯。張文襄建兩湖書院。立楚學祠。朔望師生行禮。而實齋列主於寓楚師儒中。此亦稍慰其闕靈也已。漢陽門外觀音閣。有明季董文敏所書蓮華淨域四字匾額。至今猶存。卓然名跡也。此閣與對岸晴川閣相望。峙有銅像高五丈許。未知今尙存否。王凝齋秋燈叢話稱雍正丙午。有乘夜盜其額者。僧夢神示以兆。起視額已失。乃駕舟追之。至陽邏江邊。大士閣獲焉。又寺前接引庵銅佛一尊。高丈餘。從前屢鑄不就。有乞丐來投鐵錢爐中。像立成。至今佛掌及肩。錢形宛然。市人傳說如此。當更驗之。

會城東之長春觀。通志但稱其爲元代所建。究創自何年何人。余撰新修碑記時。求之絕無可考。後見鈔本洪氏湖北通志。餘引江夏舊志云。長春觀太上像。宋淳熙八年。仙師王重陽偕真人邱長春師徒。撚紙塑太上像。神氣肅穆。鬚眉如生。後有羣盜。疑像爲金。竊之不能舉。盜愈疑。又一日復持刀來刮金。刀甫行。太上視竊人一笑。盜驚遁去。按此乃流俗不經之言。或盜竊故爲神異說。以聳俗聽。不知淳熙乃宋孝宗時。宋金敵國。重陽長春皆北人。考其生平。絕未至江漢。何至淳熙八年來此撚紙像。據元史釋老傳。當嘉定後。元人南侵江淮。歲斬掠動以萬計。邱真人傷之。言於世祖。聽其弟子隨軍。遇殺戮虜獲。輒便宜救治。所活無算。鄂州之有長春觀。殆難民感其徒衆恩德。建以崇奉。若云淳熙便有此觀。則未免太早。未可信也。同治中。官文恭督楚。重予鼎新。李世忠又輸資修理。今觀主侯永德。提點觀事。建築道藏閣。收儲全藏道書。煥然一新。夏靈炳主席。又建上帝

及三皇等殿。皆荒亂中之太平點綴也。

從前武昌府公建之書院曰勺庭書院。入民國改爲府中學校。又移其校於漢陽門內。曰勺庭中學校。余嘗求勺庭二字命名所自不可得。後乃知勺庭者。乃康熙中提學大興薄有德之字也。薄提學實創建此書院。故人士即以其字爲名以紀念之。恐此後無復知之者矣。

近出研究院所刊行之明清史料。首列紀年。於崇禎曰思宗烈皇帝。於弘光曰安宗簡皇帝。於隆武曰紹宗襄皇帝。於永曆曰昭宗匡皇帝。但昭宗廟號不知見何書。殆延平郡王所追尊也耶。於清之始建國曰金。天聰後改號清。於太祖曰天命汗。於太宗曰天聰汗。於世祖曰章皇帝。不書廟號。以後仿此。清初在關外稱文人曰榜什。稱案牘曰檔子。檔子者。以木片爲牌子。積累多則貫皮條挂壁若檔也。後書於紙。亦呼爲檔子矣。

潛江易君均室忠籙。究心金石之學。箸有稽園書契傳及題跋等作。丙寅

武昌折城議行。君於其時留意訪求。巒壘累年所得無數。最古者爲吳嘉禾四年所造。又有黃龍嘉禾均象形刻畫。亦吳主權紀年也。可覘季漢之畫品。又得一甌。兩側分書永平元年四月。干慎立墓富貴十二字。蓋壙甌也。但干氏本末無從考耳。又有一甌。鐫陽字。君謂古巒吉陽即吉羊是也。在近古有宋南渡後物。曰嘉定戊寅官窰三十將造者。書法絕肖唐碑。考南宋高宗時兵制。有九軍三十將之編制。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居然與今日師旅團營以數目區別者同。此類甌君所獲不下數十種。如嘉定咸淳至元嘉靖崇禎。其埏埴尤精美。又有嘉靖十八年奉分巡武昌道督委武昌府造一甌。且因諸甌而攷知嘉定嘉靖時城。武昌各路列郡均承應分造。大抵前代大工大役。必起各州軍路民夫。又各以其物應類如此也。均室閒以拓本見貽。故因而志之。攷錢梅溪履園叢話。載乾隆己酉歲荊州築堤。取土得古錢無數。時梅溪在武昌節署。偶渡江至漢口。見肆中有古

錢三千枚。皆購得之。其錢文曰。宋通元寶。太平通寶。淳化元寶。以下直至德祐元寶。皆宋一代之錢文也。梅溪因爲分次甲乙。得五十三種。今均室所獲之輒。較梅溪爲更侈富矣。皆吾鄂金石所取材也。

宋時武昌最繁盛之南市。余嘗疑其地即今之長街。比行長街市中。見一藥店門額。堦至人騎猛虎象。作冠服。手金鐙。踞虎背。虎回顧作獐狀。此非寓言也。明代吾鄉先哲。確有馴虎之二人。一武昌熊桴。洪良品古榆閣蒼談云。武昌縣西山。有明熊元乘都憲。叱虎處。按熊公名桴。武昌縣人。徵時讀書西山。夜啓戶。有虎蹲於前。遽叱曰。熊元乘當爲忠孝死。安能葬汝腹也耶。虎垂首去。後以副都御史督左廣兵。屢著戰功。以勞瘁卒。王孝鳳理少曰。公在明代。與江夏熊襄愍。蕪水熊文燦。先後齊名。號湖廣二熊。身名俱泰者。惟武昌一人耳。後漢陽次侯。孝感文端。猶連江夏稱三熊。以襄愍之名最烈也。余謂文燦誤國。與元乘襄愍不可同年而語矣。一漢川張緒。

嘉靖庚子鄉
試榜名劉疑

湖北通志志餘錄蕭雲際所爲傳云。甌山

緒別號

張公與天臺耿

公游四馬山。里人指其松林曰。有虎乳子。嘗盜食人牛。公裸體造其穴而
手掌其虎子。曰。曷不食我老骨頭。乃食人間牛。天臺亟呼里人鳴鑼持竿
往救之。見公正與虎子徒搏。里人急奪公出。復往擊虎子。則虎已吼至矣。
解者謂其人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公踏虎口之類也。然卒不可解。按此即
紀文達筆記所謂至人騎猛虎。道力消其鷲之說也。

泉布統志見長人國錢是十字架形。面有長人形。按此長人形即耶穌也。
前此不曉此錢爲教會紀念之物品。稱長人國誤也。惟云西洋國最大。前
明勅封古里。即紅毛人。蓋南洋羣島奉耶教者佩帶之章。不作貨幣用。稱
錢即誤矣。又錢布統志。稱明宣德六年。安南國黎利稱帝。紀元順天。鑄有
大正通寶錢。今日本明治後改元大正。是襲用安南之名號也。彼國亦有
學者。何以不知其與安南雷同而用之。不可解也。

蕭珩珊耀南。曾出資屬黃陂蕭伯丞校刻明潛江劉雲密尙書本草述一書。劖劖已竣。尙未印行。比晤伯丞之弟端甫告以此事。並屬余爲作一序。余允之。攷常州羅潤安著有本經疏證十二卷。本經續疏六卷。本經序疏要八卷。羅氏自序。其書爲潛江劉氏本草述而作。是吳人更有爲劉尙書此書作義疏者。不知其書今尙可見否。按潤安名澍。武進人。當取武陽合志一考之。

庚申入都。見漢陽周子幹平事貞亮。纂五百家駢體文粹。余因示以松滋胡君所爲陳圓圓墓碑。文至道美。蓋以圓圓隨吳三桂在松滋軍中沒葬此也。子幹因徧攷羣書。知圓圓果隨三桂軍。因爲之撰圓圓別曲。於吳婁東詩外。別張一幟。一時輦下諸社友。舉推其突過梅村。以余攷之。不但圓圓沒厝松滋也。王緇綺代彭剛直輯衡陽縣志。其山水篇中有云。大雲亦有梳粧臺。云陳妃遺迹。或傳云吳三桂嬖妾圓圓經塗頓此。據此則圓圓

隨吳軍經過衡陽。因留梳粧臺遺跡於大雲。是又由衡陽入松滋之一證也。可作松滋香冢之旁證矣。惜子幹當日未引據及此也。

北人呼南人爲蠻子。南人呼北人爲胯子。此通俗所知也。陸文量菽園雜記云。畚音貽字上聲。南人罵北人爲畚子。余兒時見里俗多呼河朔人爲畚子。初不曉此字如何寫法。及見菽園記。始知畚字卽此。光宣中。吾里村農呼地方官作畚子。又不專以目北人也。吾鄉菜圃中多種芭蕉。專取其葉作蒸饅首之用。及閩菽園雜記。始知此俗在明初便有之。雜記云。南方人家庭院中多種芭蕉。或以葉代荷葉。觀蒸麪食。然婦人有癩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甚。據此則蕉葉蒸饅首於婦病不宜。吾里人則未之知也。

吾鄉風塵方技之士。自唐僧泓宋龐安常之儔。代不絕人。嘗見長女禮嫻在都門手鈔冊。爲章大來稱陽雜錄有云。顧魯眉在長安。一日訪友。見一

丈夫在旁舍。方焚爐香。友與顧言星鑑諸事。顧未信。其人忽前。言先生信夢乎。顧對曰。夢隨心使。然亦多恍惚。不足據也。其人遂劇言夢之足信。且言某能使人夢。但隨所欲。默禱于晝。夜卽夢見。顧曰。徐試之。顧是時無子。遂默祝。夜夢一朱門雙掩。推之人。見數婦人。一罽者雜抱二子。次日再默禱。家人安否。復夢朱門如昨夜。推之人。覺稍輕易。見其父及家人笑語如平時。後隨禱隨夢。入門愈便。如是五七夜。無不應者。問其姓。曰魯。名曰皦。字繹。先楚之嘉魚人。年可五十許。屬顧以此事毋洩。洩恐禱夢者來也。別數年。忽遇于禹陵。言欲往諸暨。且游天臺雁蕩耳。又數年一寓書。言顧家事甚悉。人不及知者。皆揭之。又言君負才使氣。不聽吾言。又言後當待我于黃山。事甚怪。其書猶存顧家。竟不知何等人也。按此爲嘉魚魯皦字繹。先者自得之一種奇技。不可理解。其人當爲清初人。大來乃毛西河弟子。所述必康熙中事也。及清季吾鄉又有蔣姓者。亦以術數有聲都門公卿。

問文廷式純常子枝語。述其人云。方士淦蔗餘偶筆云。同年齊梅麓彥槐。精天人推步。造渾天儀。嘗言談星命者。須生人時。將經緯度於皎日下對準方驗。若僅據某日某時推算。毫厘有差。休咎或爽。按此卽天步真原之學。近時溫明叔侍郎葆琛傳其術。景東甫澧京卿言。明叔爲寶文靖之師。嘗爲文靖推平生休咎。無一字不驗。其中有目疾數日。亦先推出。術數之學。信有奇驗者。然此事要關夙慧。侍郎之門人有梅姓甘姓者。傳之皆不甚驗。余所遇通數學者。有蔣姓。湖北人。每有人問休咎。但言父母存亡。兄弟多寡。即可推其誕生年月日時。余在京師。與友人袁慰亭沈子培張巽之梅廉中諸君歷試之。皆驗。然其言休咎。則絕不應。此小小術數。猶射覆之類耳。然要不可謂竟無其事。觀此亦江湖售術類有之事。胡應麟甲乙臚言稱。都下有鈔前定命者。人皆狂駭以爲神。郝懿行曬書堂筆錄稱。掖人張冕善推命。有鈔本書。持算盤檢書。萬不失一。而未來事不盡酬。是二

者皆蔣姓之術所本。但不若魯氏之奇妙也。此二人吾鄉人殆無一知者。故爲著之。至天步真源之學。近年衡陽夏彛恂觀察通其術。余嘗面詢其當得自溫侍郎之門人。渠笑而不言。蓋其在金陵營務處供差有年。故知其必聞之於彼也。

余觀古今術數之靈驗。莫有過於邵康節者。然其學不傳於世。嘗觀朱子文集。有答吳玘書。言學之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授。正爲此也。按此殆即指先天之學而言。邵子必先要聰明人辦一副載道之器。再言講學。其本旨如此。然陳長方步里客談述此事。則又不同云。邵康節先天學。自李挺之穆伯長相授。墓志中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其實自陳希夷來。嘗云天下聰明過人。惟程伯淳正

叔。其次則章惇邢恕。可傳此學。程先生問幾年可成。曰二十年。先生曰。某兄弟無此等閒工夫。章惇聞康節語遂來。康節視之曰。章子厚邢和叔心術不正。挾此將何所不爲。終不與之。故先天之學不傳。嘗爲章子厚筮一卦。說平生不差一字。按此即朱子所述邵子之言而傳聞異詞。不知邵子傳數學與程子。斷無需二十年之說也。足見術數之超絕者。非其人不可學。尤非其人不可傳。文氏稱溫氏之門人皆不甚驗。知此事亦須有夙慧。不可強也。

光緒己亥秋。余在漢陽府試院校郡試卷。爲宿松黃皖泉大令修初題畫象結語云。几坐非狂亦非病。笑看篆壁起涎蝸。皖泉初不解何意。在余亦非有意僞古法也。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極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云。李杜齊名吾

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余之二語。較古人尤爲顯明。而黃君在宦海不得意。仍自不以爲意之概。自見不解當時人何以不知領略也。余据泉布統志。知今之馬蹏錠元寶。每五十兩爲錠者。其制始於元。實則宋代便已如此。張氏可書云。米元章作吏部郎中。徽宗召至便殿。全書屏風四扇。後數日。遣中使押賜銀十八笏。元章對中使言曰。且去奏知。知臣莫若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中使歸奏。上大笑。蓋十八笏九百兩也。据此則每笏爲一錠。二錠爲一百兩。則十八錠乃九百兩。然則宋時元寶便如此矣。九百者。世人嘲癡人之方言也。

劉因之譚言璣記。載武昌兄弟事云。武昌有兄弟某者。其父邑中名秀才也。早卒。貧無以爲食。兄日作寒具賣。弟幼從師讀。每聞其兄喚賣聲。過齋前。則輟讀垂泣。師問故。對曰。我父亦諸生。兄以貧廢書。作小業糊口。而日鳩十數錢爲我讀書資。故聞聲傷心焉。師爲之動容。呼其兄至。謂曰。束修

勿辦。我成汝弟。兄大感激。自是再過師門。叩頭藏聲以去。一日師見之。嘆曰。焉有爲兄如此。而弟不成就者乎。誨之愈勤。弟亦肯讀不懈。十六歲入邑庠。逾年中鄉試。又數年成進士。而門前兄猶設寒具舖。不忘本也。按此所指當是張粵卿督部之父事。督部之祖。世稱善人。名正泰。業糶。每歲暮以升合購者。輒覆其直米中反之。陰行其德類此。其長子名渠。道光丁未進士。殉壬子武昌之亂。生督部兄弟四人。此所云名秀才。當即善人傳訛。進士爲兄。賣寒具者。殆其弟傳訛也。孫少元。光庭。東齊。文鈔。有滇督張府君神道碑銘。所言如此。其人即督部女壻也。所述當確。督部治舉業處。在今西廠口文昌閣中。猶有其聯額。其貧居似在百壽巷一帶也。貴後居宜鳳巷。

陳預生示余以梁敬叔十續池上草堂筆記。載劉氏女一則云。湖北潛江縣劉氏女。宿慧能文。長適某氏。結褵之夕。見新郎之貌。頓悟前生。謂伴媼

曰。孽報矣。詰之不言其故。已而有娠。而夫婦殊不洽。婚一月。夫他出不歸。其家欲覓之。女曰。恐不返矣。細詢之。初尙囁嚅。繼而曰。此前世事。言之亦可爲戒。兒前世某省孝廉。公車入都。在途患病。就尼庵借宿。尼尙少俊。一見相悅。病愈。遂有婚姻之約。旣試不第。遂他途歸。不復通問。尼久候不至。憂鬱發病死。今轉世爲郎。相聚亦匝一月。此去恐不返矣。其家不之信。而徧覓其子。殊無蹤兆。亦姑置之。女承事翁姑。克盡婦道。分理家政。亦井井有條。持身接物。人無間言。未幾生子。離襁褓。自教之讀。兒亦聰慧。而苦戀其母。跬步不離。母密言兒前生是庵中長生鶴也。髫年入學。補廩生。學使屢稱其文。惟惜其稍帶脂粉氣。問之皆出母教。此康熙末年間事。予問之彭慎修。蓋其鄰里也。即此論因果。亦必合前後世觀之耳。余初覽。覺其事甚瑰異。究不知劉氏爲何人。後見湖北詩徵傳略。載潛江閨秀劉之琪。字亮凡。朱明經邦彥之母。有雙清閣詩草。藜閣吟草。但書其子而不及其夫。

收其感憤一律云。囉噴新詞不必哀。逢門甘守舊蒿萊。青鸞別去終無信。紅葉流來豈是媒。一自蒲團先入定。百年鏡匣肯輕開。幾回想象三生夢。繭已無絲蠟已灰。按此詩即指筆記所書一段因果也。用囉噴曲事。取其載兒夫墜去。經歲又經年之意也。可見其夫朱某。始終未返矣。朱歲貢邦彥。與天門熊兩溟爲友。荆湖知舊詩鈔。收其母五言絕句十七首云。劉之琪。潛江閨秀。余友朱介卿母也。据此則其人乃嘉道間人。其父母亦乾隆時人。非康熙時也。又江陵縣志。載余芳燦。號三湖詩史。潛江舊家女。適江陵陳氏。與劉之琪倡和詩頗多。萬句。湖北詩徵傳略收其四時回文之作。但二閨秀詩。今俱不多見矣。幸有傳略一詩。可與梁氏筆記相證合耳。近年諸家新纂譜牒。余所見以門人孝感夏孟皋正乾所輯夏氏宗譜最。有法。夏本澧之家族。孟皋斟酌史表傳記方志之間。尤能使一族文獻無遺。壬申春。漢陽門人張小春業廣。與余癸卯同舉。因纂譜來與余商。余見

其舊牒始知漢陽義里張氏爲北宋以來鼎族。其先宋翰林學士錫。自蜀遷漢陽。其子曰子充。官縉雲尉。父子二人。歐陽司馬兩公均爲志墓。生繼太常寺丞。生昌。中官宣撫使。同居至八世。三千人。馮當世京贈詩云。一水潏洄繞沌村。子房苗裔此間存。同居八世三千口。可惜君恩未表門。嘉定間。孫杓知漢陽軍。以聞於朝。詔旌其居曰義里。昌中壽百有四歲。子普賢。字韓侯。生子順。幼子普貴。字唐卿。咸淳元年。與姪順。以諸生爲民兵部將。授鄂州左衛水軍都統制。救襄陽之圍。戰死。此其譜所述者。余先在昭忠錄。齊東野語。昭忠逸詠。諸書見張氏大小兩都統救樊城事詳悉。而方志多未摭入。至是盡取以附小春。小春欣然搜採。一洗舊牒之陋。其譜中綜述張氏世表。與余爲王氏世表意合。故余於夏氏張氏兩家之譜。皆爲之序。惟義里張氏譜中。尙有普貴勵志詩一首。誠一壺千金也。爲錄存之云。愁裏高歌祇自吟。猶如金玉動悲聲。十年勾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

秋送新鴻哀故國。夜來餓虎齧空林。胸中有誓深如海。肯使神州竟陸沈。
又云。鈞天夢冷紫宸春。臣子銜哀社稷屯。一縷血。朧開白日。兩篇心。誓哭
蒼旻。渡江祖逖願興晉。蹈海仲連羞帝秦。回首故都宮闕恨。滿山秋色正
愁人。按普貴。宋元二史俱作張貴。張順卽普賢之子。與孟珙同創寶通寺
者。兩人同死國難。最爲慘烈。劉後村有詩弔之云。二將同時死。路人聞亦
哀。力窮鏖戰急。圍困突難開。戰骨尋應在。殘兵間亦回。傷心郵遞裏。隔日
捷書來。惟張氏譜載有戴石屏與張唐卿一律。考張唐卿乃孝宗時人。見
薛氏浪語集。與貴乃同姓字者。非同時人。因屬小春刪之。

續漢口叢談卷六終

續漢口叢談

中華民國廿二年八月出版

平裝一冊定價八角

著作者 羅田王葆心

校刊者 武岡鄧成熙
羅田王夔武

印刷者 利華印務局

漢口六渡橋

發行處 益善書局

武昌察院坡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6
441181

441181